

晨曦 / 李生庄 · 一 no. 1 (民国27年[1938]5月)
~[?] · 一昆明: 云南省立腾越简易师范学校,
民国27年[1938]~[?].
: 插图; 26cm.
月刊.

* * * * *

本刊共摄制1卷, 16毫米, 缩率1:20. 原件藏北京图书馆, 北京图书馆摄制, 母片藏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北京), 原件有污迹, 破损.

本刊片卷摄制目录:

no. 1 ~ no. 5 (1938. 5 ~ 1939. 2)

新中國青年

第

一

卷



一九五一年七月一日出版

開的，本刊係學術文化刊物，其性質為普遍的，故歡迎各界投稿。本刊略分短評、專著、邊地問題研究、文藝、各欄，短評為對於時事之批評，專著包括教育、文化、政治、經濟各門之調查，邊地問題之研究，或苗寫與二、一、為實際情形之調查，二、為邊地情緒，或苗寫與的地理問題之作品。載有抗戰情緒，或苗寫與邊地問題之作品。載有抗戰情緒，或苗寫與富有生命之文字，不悖於時代精神，並適應抗戰，需要為主，但編者對於來稿有取舍之權。如署名，由作者自定，但須將真姓名及住址告知，以便接洽。來稿登載後，酌酬本刊若干册。



晨 嗽 創 刊 號 目 錄

封面
題記

杜若雲
生 莊

戰時之教化問題

李生莊

走向一九三八年去(木刻)

杜若雲

築路者(木刻)

杜若雲

中國民衆文學概論

徐家瑞

抗戰期間後方青年應有的覺悟和修養 楊玉生

上緬甸的神祕民族

曾克念

緬史綱要

李耀庚

謝萬慧法師(詩)

天地一庵主人

勘界瑣記

尹明德

自蘭州飛迪化途中口占(詩)

雪 生

感時(詩)

生 莊

考查邊地民族之重要性

江應樑

貢山一瞥

張仞壽

小說

沒有刊出的新聞

白平階

余雲龍

阿 紅

(插圖)

杜若雲

苦茶

岳 軍

詩 歌

火把在我們手裏

阿 紅

西路工歌

艾 虎

高黎貢山的雪

艾 華

牽牛花

而 生

抗戰之歌

彭振聲

投進大時代鐵流中去

再莫想溫馨的家

學生抗日歌

婦女抗日歌

民衆抗日歌

常備隊抗日歌

(藝)

跳躍的心

木 楓

空軍炸沉寇艦長門號歌

適 齋

雲南婦女戰地服務團行

適 齋

抗戰歌

石 齋

抗戰小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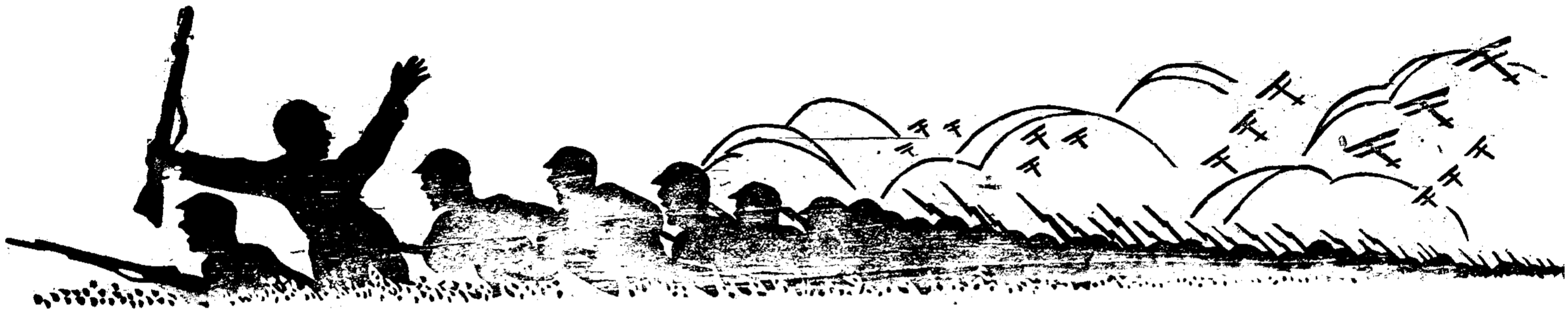
艾 而

感時

俊 輔

贈嘉藝師弟

禾 書



文藝談話

漫談戲劇
雷雨在騰衝表演
關於中樂之研究

艾而
禾書
芷谷

特載

省立騰越簡師對時局宣言
簡師女生縫製棉衣勞慰前方將士宣言
簡師男生參加修築公路宣言
邊地服務團出發宣言

編輯的話

(一)本刊編印都正忙中，州縣上的印刷很不好，遲滯而又拙劣，本刊原定的出版日期為五月一日，但一直到现在才得問世，真是慚愧，可也是沒有辦法的事。

(二)我們本想多登點與抗戰有關，或激勵民族意志的文章，但以所在地點關係，我們要顧及眼前之實際需要，故將關於邊地問題的材料多徵集了些，這雖與抗戰無關，但我們衷心相信此為我們底最大責任，以我們底立場來發表此類文章是必需的。

(三)我們發表文章的態度是純客觀的，既不欲為某種理論張目，更不欲為某種事實鼓吹，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只要工作上能於問心所安，也就算了。

(四)原擬欄目本定有「民族抗戰呼聲」一欄，評論時事及社會情形，早已編好，因時間性已失，故將其抽去，第二期出版時當保留此欄。

(五)在州縣上來出雜誌，尤其是雲南的州縣，我們覺得似乎還沒有人先我們這樣地做過，我們姑作初次的嘗試，我們底成功能達到何種程度，自有本刊的內容事實來為我們說明，不過我們和讀者的請求是：要原諒我們所在的地點是州縣，而且是最僻遠的州縣——騰越。

(六)本期執筆的各位先生，都是編者底至親好友，散居各處，今以他們底助力使本刊終得與世相見，我們應當謝謝他們底厚誼。

(七)由於 刷上的滯礙，我們覺得書內錯字太多，是沒有辦法的，一一更正既不可，只得籠統地聲明一下，但有一點要特別提出的是：論文第四頁應改作第三三頁，四六頁以下類推。

(八)我們希望以後，不論是相知與不相知之文化界上，同調者，都能給我們以文字上的幫助，換句話說，就是我們歡迎投稿，好讓本刊底生命能夠長延下去。

(九)第二期已陸續在排中，打算八月中旬出版，不知能如願以償否，但我們要在這裏預告一聲。

介紹騰衝的幾種刊物：

騰越日報 出版者 日報社
地址 騰越簡師校內

抗敵月刊 出版者 縣黨部
地址 縣黨部

怒江 出版者 怒江民教館
地址 怒江民教館



——我們底學校是邊地底學校！

這是「越簡師校歌最末的一句，也是本刊命名「晨歌」之所由來：由命名的來源上說，本刊底名稱簡師底出品當然是毫無疑義的，但是，我們又不能將它誤會成「越簡師校歌」，因為它底性質絕不同於校刊，它有着它底獨立性，有着對於這時代和「社會所應盡的使命和任務，他也和別的雜誌一樣在今日的文化工作上負有相當的責任，在我們底計畫中，至要，要讓他變成今日的文化活動中之小小一員，雖則我們此刻所在的地點是偏僻在極遠之西南國境的盡頭，而我們底能力又是異常地薄弱與不充分。

在抗戰期間的我們底一切應該是動與力的實行和描寫，我們需要的是鬥爭、熱血、憤怒、研教、鋼的意志、鐵的事實、等等行爲，能描寫我們，時代之情調的字眼是火與熱，而不是月與花，小資產階級之有閒的輕鬆描寫與溫情主義，在現下之緊張的時局裏是應該被取消的，其次是標榜有客觀態度之學院式底死板的與公式的研究也不是我們眼前所需要的工作，我們底區區懷抱，很想把本刊底內容和形式變成時代前綫的東西，適應「社會之必然的產兒，我們是向着這目標做去的，所以本刊絕不是某個機關之報告和記錄。

但因為我們所在的地點關係，有些研究又不能不偏重於地方色彩，這些材料，除了我們，恐怕已不會再有其他的人來從事搜集研究和整理，這雖不見得與時代有多大相干，而在本刊則是不能不認其爲必要呀。



638494

晨晨這個名詞雖充溢着朝氣，但顯然地，他是不能描寫這時代底情調的；今竟以名本刊，倒不是我們捨不得晨光之象徵，而故意拿他來標榜我們底態度和心境。事實上，參與美與溫柔之熱情地憧憬絕不是我們之所願企慕；一種東西的名稱不過是代表這東西之形式上的稱呼，絕不能該括了這東西之本質的內容。

最後還得說明的一點：晨晨這個名詞之被使用是在另外的一些青年朋友們；他們也打主意出刊物，命名晨晨，可惜他們底刊物終於沒有出成，他們想到的名稱現在却被我們來使用。我當時曾幫他們寫了幾句話，搬到這裏來覺得也還適用，現在把他錄來印在下面罷：

✱ ✱ ✱ ✱ ✱ ✱ ✱

這是幾個興致濃厚的朋友弄着玩的玩意兒。

說是玩意兒倒不是「不講正話」「不做正事」之謂；真正會弄玩意兒的人絕不是庸庸碌碌的人；故玩意兒並不是甚麼人都可以隨便弄，而且是容易弄得好的東西。因為所謂玩意兒要有能玩的沖動，而這沖動之本質地流露者，就是我們平常所稱為「文藝」的那東西。

文藝是起源於遊戲的沖動，學者們都將這一大因緣告訴

了我；這樣一來，難道我們還敢說遊戲是不對的東西嗎？在必須遊戲的立場上，遊戲正是一切創造的根源。

不過這好像是已經過了時的唯心論者底論調，從歷史的必然性上來說，時代已經到了現在，我們既不是喪心病狂，還有甚麼理由來崇拜美、崇拜夢、崇拜幻想、崇拜著邊際的海市蜃樓與蓬萊仙島？中世紀底奇蹟早跟著科學抬頭與產業革命而被摧毀得只賸着點渣滓了；憧憬變成了扮演在戲台上底一個可笑的丑角。

在現在甚麼都要切切實實的；具體的「力」代表着現代的一切；惟有使用人力去墾拓，去創造，才可以發現偉大的真理，偉大的價值。晨晨正是「力」的開始活動，把熱與光陸續地升起，陸續地擴大；這一天的光明就須看這一早的太陽對於前途的奮鬥能否充分地表現著自力之如意的發展。

然則，就不能不盼於弄這玩意兒的幾個朋友忠誠地做個培育「力」與灌溉「力」之發展的園丁。

這裏要開的花不僅限於供給這地方的人們賞玩，應該要逐次擴張，讓這裏的花成爲世界的花之一環。

民國二十七年二月二十日生莊記

戰時之教化問題

李生花

上 篇

一 爲甚麼要作這篇文章？

這裏提出的問題有似是非常寬泛廣大，實則答覆了起來則又最簡單。把只答語縮成了短短的幾句話，則爲「戰時之動亂狀態將社會一切都改變得使和平時完全異了面目，人民底生活情況一改觀，社會意識形態便都動搖了起來，這裏的動搖不是某一部門之社會意識的動搖，而是整個的社會機構之上層建築的全部動搖；當然所謂教化是屬於只些上層建築中意識形態之一部份。凡是上作文化事業的人，對只些非常事件，責任上不能不有相當的研究和認識；把自己從只時代裏研究得來與認識清楚之必然的意識形態諸事件供獻給社會，乃是所謂文化人對於社會應有之工作和努力。文化人底任務是要負責說明只時代底文化內容是甚麼，同時還要指出一條路子來讓只時代底文化向着合理的與必然的方向邁了進去；只就是只篇文章之必須要作的理由。

二 被決定的人生觀

(一)

文 論

亡國的君主多感慨，沒有經過艱難困苦的小子哥兒少爺小姐總認為人生大致沒有所謂憂患一類的東西；反之，一天到晚在田裏耕種的農夫與在工廠裏勞作的工人怕不會再想到衣食性而外人生還有甚麼其他的有如絕望恬靜一類的享受了罷！只是社會意識決定個人意識之必然的實際例證。富家子弟多賴，凶家子弟多暴，時代環境使你怎樣你便感好怎樣，一個人一定要等到飽暖以後才會思淫逸的。所以，悲觀、樂觀、厭世、玩世、積極、消極、只些各種、各樣、各不相同的人生觀的型範，不是與生俱來先天就配備妥當給你只一輩子領受的，事實上是好的環境給你以快樂，惡的環境給你以愁惱，而有的時，快樂的環境上別種條件會將人底意識轉變成興奮，只裏面雖有各種不同的變化，但總有一定的因果關係決定着以一切。把話再說得明白些，造成功一切個人行為與個人意識的只結果，其原因總是屬於社會的與時代的諸條件。一切都是被決定了的，所以，人生觀也是必然地在被決定。

二 我們底時代

誰也曉得只時代是一個大動蕩的時代，那一方面，法西斯諸野牛代表著死亡的資本主義勢力盤狂地在送最後一次之囚徒，掙扎着再作一次殘忍的屠殺，只一方面，弱小民族者們在自覺到本身滅亡的慘痛而不能不興起，聯合世界上諸同情於弱小民族的大國，共同構成反法西斯諸民族聯合戰綫。只是目前世界上之兩大敵對壁壘，彼此在作充公之準備，準備着作擴大與全世界部公助員的廝殺。一九三六年之意大利進攻阿比西尼亞是只廝殺之開始，因只一次的廝殺見意大利獲得勝利了，於是幾個法西斯諸的國家便都得意忘形地次第露出了驕橫的面目，德日意先後退出了國聯便是他們要顯明地樹立起他們底旗幟，而所謂防共協定正是他們有意要將只邊和那邊的戰綫弄得特別森嚴些，讓我們底時代加勁地尖銳起來。

在反法西斯派的陣綫，誰也知道蘇俄是演着主要角色的：蘇俄在原則上所要消滅的勢力就是只垂亡的資本主義之最後的瘋狂行動。反過來，法西斯派所構樹的旗幟也在鮮明地標着反布爾希維克運動。只兩個主義上的死對頭，論理是應當早早在戰場上以兵力來顯一顯高下的，但因國際形勢之錯綜複雜，以目前蘇俄單獨的力量是還不足以對付此蠻強之反動勢力的，蘇俄若有野心要領導全世界之被壓迫者實行革命，則對內它要將自己底實力準備得充分，對外它不能樹立多數的仇敵；以此之故，它在目前，一方面即竭力從事國內建設，另一方面則利用國際對峙的弱點，先將德國底世仇法國拉攏，再與老謀深算持重處事之英國取得聯絡，更老遠地向美國送去了求愛之秋波；於是法索制德，英牽制意，美牽制日，同時，德歐有法，意歐有英，四國又互相敵有，而東方的日本更時時在太平洋上作挑釁之舉動。這樣的錯綜變化，便織就了現在國際形勢之均衡狀態。

但，這樣的平衡絕不能維持此嚴重，而使之能長久穩定，在一九三八年之各國預算中，軍費之擴大是勿論英、美、法、俄、意、日、德都在走着同樣的路向。各國只樣無限制地擴充軍備究竟打甚麼主義呢？只是稍稍有點國際常識的人都會懂得罷！將到來之我們底時代就是充滿着火藥氣味之一個零團場合。

四：遠東的火藥庫爆炸了

一方面在瘋狂的軍備競賽之舉，而試的心理在作怪，另一方面是資本主義制度下之劣質無限制地在生產，同時世界上底商戰與經濟的又驟擊，極分而又極分，掠奪風分到無可掠奪與無可瓜分的地步；於是，日本帝國主義者不得不冒天下之大不韙，將東亞底這一部，不惜重本犧牲，以軍力實行對中國領土進攻，以替其過剩之商品，而圖成其自明治以來之偉

國好夢。勉強掙扎延長資本主義底生命：瀋陽事件、蘆溝橋事件、松滬事件、以至於南京陷落，都是從只根據裏發生起來、爆炸起來的。中國是幾十年來養成的一塊肥樹，當然是任人宰割、任人侵吞，但只塊肥樹不會讓某一個人獨自享受，只一個人既來染指，那邊便會有好些人在流涎。結果，祇有請戰爭來當仲裁，只裏頭便伏下不可避免之世界上互相斫殺之混亂禍端。

遠東的火藥庫是因日本軍閥之狂妄橫蠻的行爲而引動、而爆發了，誰都爲只事件而悚然皇然，認爲將由此而影響世界和平，世界混戰之必成爲事實只在今朝。的確，只絕不是錯誤的推理；只一天，只一事件，只一斫殺，總之會到來的。

暴風雨之前一定先醞釀而凝結着鬱然的陰霾，倘若空中底氣流儘在維持着他們的均衡狀態，那麼，陰霾便會維持住底現狀於相當長久的時間中，不是陰霾不會變暴風雨，而是陰霾狀態一時還不能打開的緣故。我把只一個比喻來象徵我們當前的時局。

舉實際的例子來說罷：日本侵略中國，和他發生正面衝突，除中國外，西北爲蘇俄，南則爲英，東則爲美。照推理說，日本既以軍事力量佔我數省土地，蘇俄爲防備滿蒙方面反動勢力之蔓延，並貫徹實行其主義，英爲維持其在華中與華南之已得利益，美爲爭取太平洋之霸權與企圖進取中國利益，起見，對於日本在華行動如此之恣肆與橫蠻，當然應聯合起來，用武力加以制裁；但事實上却與我們所推理所樣：蘇俄既不出兵助我，英美亦從旁觀者，只爭使我們國人不少的失望；不過是無礙的：國際軍事的發動原來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此次遠東的軍事行動截止到現在依然是中日局部的爭端，在只戰爭裏，如果始終沒有第三國正式參加作敵，則第四國或第五國也不容易加入。何況，此次日本之對華行動，真正能同情他的，怕只有法西斯派的祖國意大利罷，在國際上是反共協定的國家，但他顯然不同意日本之斷然採取此次之侵略。

作：只是站在利權關係上的國際現狀之怪誕的矛盾。不過，如果蘇俄出兵捷華，則德國佔在反其協定的立場上，勢必出兵以禦蘇俄之後；德既發動，則英法當然不能安居，意大利之必起而爭取地中海之新權亦將成爲事實。爲要維持國際之苟安狀態，同時蘇俄亦不願當他底內部建設尚未達到充分成功之時即出而領導世界實行大規模之革命運動，當然祇能先讓中國與日本局勢地在所殺著！不過只林的苟安狀態終不會長久；蘇俄遠東的防禦工事並非自今日始才做了起來，英國是彰明較著地公佈增加軍艦噸數，最近星洲舉行的擴大的軍港落成典禮不是對遠東軍事作嚴重的示威嗎？美國口唱和平實際在竭力增加軍事預算，意大利爲野牛性質式必圖出世界大戰的禍事來是無疑的，德國則希特拉已宣佈軍事政權經濟統歸元首一人節制，更不曉得只義又做着什麼野心；總之，只些事實，都在努力準備製造大戰。只就是所謂大時代的幕後，快要到來的那暴亂的我們底時代吧。

五 最先被犧牲的中國與戰時之人生觀

只戰事已在中國境內發生，當然，最先受戰時之苦痛滋味的就是中國，中國是最先被犧牲的國家。在只裏，我們底一切被飛機天砲所震搖，我們各階層人的生活都被破壞，戰時之恐怖和緊張的心理支配了戰區以非戰區（即前方或後方）之每一個中國人。抗戰！救亡！與我不動而死，不如動而或不致於死！武裝！動員！只就是目前中國人之人生觀。

造成只樣人生觀的原因當然不是由這山賜予，只是一切實實的地下的原因，日本鬼子給與我們的恩惠，我們什麼讀或下面抄引來的一些寶貴的史料和記載：

一 屯溪一月七日電：敵在屯溪各縣，恣意騷擾，壯丁悉被殺戮，婦女則遭姦淫，見財物即搶，見房屋即燒，數十

(六)

里內無人烟，傷心慘目之景象，非筆墨所能形容。

二 金華十日電：敵軍佔據杭州後，聲言中國既圖破壞杭州，除水電廠外，一切民屋，日軍當盡力徹底破壞，故三日大火，城內焚燒殆盡，中國婦女，不分老幼，悉被掠去，城破之前，曾大事搶劫，以軍用車將凡可用之物品載去，軍紀之壞，無以復加，又在附近掠去青年良民四十餘人，拖至山上，用機槍射擊，屍體暴露，狀極慘。

三 金華一月十六日電：自滬來西人談，十六日上午八時，敵三百餘經浦東高橋，遇我年輕鄉女二人，希圖侮辱，該兩女忽以炸彈投之，當場與敵同歸一盡。

四 金華二月九日電：有人於本月初經過青浦，見□□鎮焚燒甚烈，多係日軍所放之火，燃燒四晝夜，至其原因，係日軍兩次到該鎮強姦婦女，為該地人民所殺，故藉此雪恨，該鎮為津浦線之大鎮，現已化成焦土。

五 臨汾一月五日電：敵軍在大同一帶，掠獲青年男女千餘人，運至大同開化等處，逼令賣淫，以供應日軍及偽蒙軍之獸慾，並將所得金錢派人管理，以此項收入作日軍及偽蒙軍發給雙餉之用，又敵在太原城外，檢查來往行人，專以搜財為目的，凡帶有財物者，不論多寡，悉被搜去。

六 戰區青年，無法逃出，被敵搜捕，排跪迫令地下，強作笑容，使敵照相，綽取備強一刺刀即戳入胸內，有不得已而屈服者，仍不免於一死。

只這不過是隨便舉出的例子；根據這些報章的記載，我們不難查知所謂目前的中國民衆處的是甚麼樣的環境。不得安定地吃一頓飽飯，不得舒舒服服地穿一件衣裳，不得平平安安地住一所房子，敵人底飛機破壞了我們底生活，分裂了我們底疆土，使我們父母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我們大家都為只現狀而苦悶，而奔命，而感覺到生活之無保障與無

辦法，同時，它又刺激着我們，逼迫着我們，使我們不能不沸騰起熱血，激燃燒起火的情緒來。我們需要生存，我們需要人格，在不甘屈服於被侮辱的羞恥之下，自覺心激勵了我們，使我們深切而明確地認識惟有抗戰才是我們民族今後的出路；這就是戰時的我們之必然的意識，也就是戰時人民應有的人生觀。

一個人在平時的生活比較容易解決，祇要一碗飯、一套冬天底棉衣或夏天底涼衣有了着落，所謂人生初步的要求便可以說是已經得到相當的滿足；只以外，他還可以把剩餘時間去從事一些超物質的、或對於心靈有所安頓的、而對於生活本身則為「多餘的」與「閒散的」工作，所謂有閒階級者之「輕鬆的」與「幻夢的」享受。舉例如春秋佳日，花前月下，古寺深林，有天才數盞，飲酒賦詩，或圍棋以消水晝，或歌詠以解閒愁；只樣恬雅超逸之名士生活，誰能不說它是最高尚而又最饒風趣的呢？但，只享受必須在太平時才會顯出它特有的價值；至若戰亂時候的人民逃奔生命還恐怕有些忙不及的樣子，那有閒情餘致去遊山玩水，更那有工夫去酌酒以催詩腸？

一方面在為實際之最低限度的生活條件而掙扎，另一面又被恐怖、不安、惶懼、震怒、憤激諸心理所支配，戰時的人民應付眼前之實際事件與實際需要尚覺得有些皇皇然，所謂輕鬆的與慢性的那些超現實的精神活動當然是提不上口的。

一句話，戰時底一切與平時底一切比照起來，兩者之情形是居於完全不同的兩尖端，平時底一切設施絕對不能拮据出來以應戰時之要需。

下 篇

(七)

以上寫了四千多字的文章，計算起來，怕要佔全文字數之半，却沒有幾句話是說到了我們所關懷的本題——戰時之教

(八)

化問題——上去；只個，我要請求讀者鑒諒；我底文章絕對不是放蕩不羈的野馬，自外表看來雖則像是一些離題話，實則只是離題話正是本文之前提，我要說明我所要說的理論底結果，必得先追溯到決定只結果之必然的原因；只原因，就是以上所寫的那些看似離題的句子。

六 甚麼是教化？

教化之另外一個名稱或者竟叫它作教育罷，不過在我只篇文我不想用教育裏章只個名稱，故改爲教化。只中間倒沒有甚麼了不得之深奧意思，最大限度也不過覺得教化一詞所涵意義較之教育稍廣而已。因爲說到教育我們便會聯想到學校，聯想到課室，好像教育只是關係於幾個屬於某學籍內的學生底事，學生以外便沒有甚麼還可以稱作教育的東西。只觀念是大錯而特錯的：訓練學生固則是教育，但社會上應該受訓的人不僅是學生，學生以外，凡各種類、各業務、各階層的人，在某種情形和某種需要下，不能不使他學習一些他所不會知道而又爲當時適應實際情形所不得不知道的智識，於是所謂教育便廣大地在社會上顯其作用，而普遍到社會上之任何人底身上，以盡其爲只一適應形之社會的任務。只樣一來，我便覺得教育一詞在人們底觀念裏範圍得稍狹，不足以概括我心目中認他爲具有足以轉移整個社會和策動廣大人羣之能力，那就是我只裏所稱作的教化。

七 教育的作用在於變質

過去，大家對於「教」的認識有着一個極大的錯誤，學院式的教育學者誰個不是將教育看成一種有階級者們的玩意兒呢？有些人總是認定教育是承平時的剩餘事業；當生活的未得到解決時，則勿論社會或他人，便都根本不必談起「教育」只

麼一回事來的。只樣的錯誤觀念，顯然是出發於將「教育」與「讀書」兩事混在一起來說的緣故。把教育完全看作讀書，又把受教元全看作讀書，只無疑是金剛和縮小「教育」之涵義與範圍；教育可以為教育之一部分，但僅舉教育不能包括全部之教育任務，書今的能力只可以增加我們底智識，而教育的作用則除了增加智識外還須供給我們以智慧的利器。對於人生、對於社會、對於時代，要有清楚而明白的認識，要能自覺於我們對於人生、只社會、只時代負有甚麼樣的責任，我們應該怎樣使用我們底能力來安頓人生、改革只社會、適應只時代。才對。所以，教育不是像筆墨一般將士其堆起來之謂，而是要變更只籍使它適應於實際的需要，只就是變質。

水底本身本來是沒有甚麼用，但若讓它變一變質，則其作用便不小；既可以灌溉田畝，又可以發動機械，誰不知道火車的發動是蒸汽，而蒸汽豈不是由水變質而生的東西嗎？陶器是由土變質而成，棟樑是由林木變質而成，為製造廠彼一種之實際需要以完成其當下之作用計，我們是不惜犧牲此一種底本身使之變質而去完成彼一種之偉大任務；職司只轉變質之任務的便是教育，我在本文裏就稱他為教化。

只種變質的理論，即在中國底古書裏也是有的，他們稱它做「變換氣質」；教育之最後目的當然是要變換氣質的，譬如只個孩童生來最為頑皮，只所謂頑皮可以說明只孩童底前途有極大之無望與危險，但我們既已曉得了他底無望與危險是在於頑皮只一點上，那麼，要使他底前途不致於無望，也不致於危險，當然要設法去掉他底頑皮，而頑皮是他與生俱來的東西，當然我們應該在所謂「與生俱來」只一點上用功夫；只不就是所謂「變換氣質」那件事嗎？而也就是我所說的「變質」，教化所應當去實現的那東西。

八 教化必然要適應社會和時代的需要

社會上之一切精神活動，即屬於文化範圍內之意義形態諸產品，絕不會憑空從天上落下，也不是上帝或其他甚麼神仙之類的權威者冥冥中決定了來戲弄或驅束人們的，而是實實在在、確確切切之人為的活動與社會的產物。也像道羅法律一般樣的，在某種空間與某種時間之場合內，為要適應那當下的需要，除物質上的配合外，還須建立起所以維繫那場合之存在的各種精神建築物，只些精神建築物底名稱儘管是一樣，而他們底內容總是跟着時間空間的不同而異其樣式，教化（或者就稱作教育罷）也是斷斷不得例外的。

譬如說，在封建社會裏面所需要的人物是忠臣和孝子，那麼，所要教化的人才，其標準常然是向着忠孝的路上走去，臣僕必須絕對服從君王，奴隸必須絕對服從主人，只在社會上已經成為論理學上的前提，理法上的天經和地義，則教化對此所擔負的責任當然是要將一般人民變質成忠順的奴才與給人搭腳或做墊背的牛馬，只決不認教化的罪惡，而是社會決定了逼着教化不得不如此地做去；教化不過是忠實地履行了他對社會所負的責任而已。

所以，時代到了某個階段，其所需要的教化是有一定樣式的。三家村學究式之蒙重教聖早成了已被埋葬的東西，原因是它們底時代已經過去了；新時代底教化另有著新的辦法，決不是已曾行使過的那老一套可以隨便拉來冒充抵塞得過的。

九 學院式的教育應該要休息幾天

從上篇的分析，所謂大時代的到臨就在不久的將來，而眼前則是一個混亂之過度時期，只時期底歲月其為不久當然不是可用數目字推測而知，但也不是一年兩年可以完結。在只期間每個人最要緊的是要能學習怎樣求取應付艱難生存的技巧。

或智識，此外，甚麼百年大計，甚麼整理歷史，都是一些暮在第二義的，並非急需的，而且只是爲事實上所不容許你去做的工作。

在平時，有閒階級的紳士先生們，講經說道，搖頭晃腦，也未非不是像煞有介事地忠實於他底職務，社會上對他們也蓋著尊貴重中的好評，而他們，也泰然地——其實是靦然地以領導社會文化的責任自翹。他們把油滑的中庸主義去教社會人，要社會人們動心忍性，一個個學成老臉厚皮，軟糖式的行動，還未死得乾淨的古寺老僧。只樣的修養，就某一方面說來固然是清高，但所以成其清高者也祇限於某種時空內之某一方面。聖若刀已架在脖子上，還說對於自己底清白無損，只像掩耳盜鈴的行爲，祇可以欺太平時代底聾子們。

復次，把一些青年或少年集攏在一堂，引今據古，解說「大禹非人，而爲龍的降圖」之不可摹擬的理論，或用心地在解說「銅器時代奴隸制度已產生」，還舉現存之某野蠻民族底社會事實爲證。只些研究，就某一立場說，當然是不可少，而且是最有價值的；不過，只也是太平時候的事業。至若敵人底飛機已在天空中飛翔，炸彈隨時可以從我們頭上光顧，隆隆的大砲不斷地在向我們威駭，槍彈像蝗蟲一般地飛了過來；只時的人們，逃生尚且不暇，那有閒心來想幾千年前的古人古事担憂呢？

一句話，學院式的學術研究非戰時所能容許，它幸而（或者也是不幸）遭遇了戰時社會秩序之不安定，人們底腦海爲戰爭的恐怖所激盪，它是應該暫時離去我們底思索而休息幾天的。

十 戰時的教育是立等見效的

十年生聚，十年教養，二十年之後才來復仇，只是戰事還未發生以前可以作從容之準備的說法；到戰事既已發生，則誰也不讓你生聚，更說得上甚麼教養？故，戰時的一切，都須是應付眼前的設施，甚麼都是現露熟實，甚麼都是臨時煇炙，祇要能夠應付得了當前則甚麼都好，否則甚麼都不好。只難有些近乎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樣子，但社會的實際是只樣，社會祇則支配着一切，它需要只樣你斷斷乎不能不只樣，也沒有理由不只樣呀。

說是百年樹人也是繆紳先生們底矜持而傲慢的誇大語；真的要一百年才教出來一個人，那麼，照眼時的中國情形，祇有等著先亡了一次國，再謀復興之道罷。戰時的一切毫不允許你猶豫，也毫不允許你慢絲條理地準備只或準備那；兩軍陣前你底槍柄祇要稍為扳慢一分鐘，則敵人底子彈已經穿入你底腹腔內，思索、猶豫、慎重、考慮，只無異自己在殺自己，戰時並不需要只些的。

敵人要來殺我；我正當的辦法是：打人不如先動手，還是先把敵人殺了罷？怎樣才不為敵人所殺和怎樣去殺敵人？只才是戰時的我們應該學習的辦法和技藝。戰時的我們不必求取多麼高深的學問，能保得住只一條活命和守得住建築得有自己房屋的只塊土地，也就算是能人，也就算是盡了做個戰時人民的責任；此外，甚麼都不必要，連話也不必多說半句的。

敵人已侵佔了我們底幾省地盤，還繼續不斷地進以過來，戰事一天緊似一天，而我們依然放大了寬心說要再等十年教養才慢慢地給敵人以反攻的教訓，又或，嚴重的時局竟將我們駭倒，到被迫不過則甘作城下之盟的講和，希望藉此得到稍縱休息，從事教養。只樣庸俗無能的迂闊見解，祇合讓優柔寡斷的酸秀才們伏在案上去細加考量，慢慢地作深味的工夫；事實上是火已燒到了眉尖，半分鐘的時間也誤不得，還能等甚麼十年？更還需要甚麼講和？水求土抵，兵來將擋，只是動亂期間最簡單而又最直捷的應付事變之適當辦法；此外，沒有甚麼理論可談，更不許你有絲毫的猶豫態度。隄防了，當然

由潰處想實際之補救辦法。倘不此之圖，而回轉了身，跑向圖書館去，翻閱關於院潰之理論的書籍，只樣的不能忘其所急，結果，怕書還未會翻開，大水已成泛濫之勢了；天下之愚蠢事此為全極，天下之不達時務者亦以此類人為最。亡羊補牢，何未為晚；若因亡羊而退回書齋，用心思索養羊的辦法，恐辦法尚未想好，餘羊都皆逸去了；書生見解之無用，與書生行為之不足以應付社會事變，當於此等處得到確切之證明。

是故戰時的教育，應該是大刀闊斧，直截了當，一針見血的有效工夫。譬諸患瘧熱症者，芒硝大黃，才敢對症下投以補劑，豈僅無效，適足以傷病體。

戰時的教育是立等見效的。

十一 戰時的教育是社會與大眾

要到這裏我們才可以指出——並且也才可以見出教育之必稱爲教化的用意在其地方

因爲戰時的社會秩序已爲戰爭所破壞，特爲教育而成立起來的機關之學校根本瓦解，學生們已經失了歸宿。只些教育對象平時是埋頭在實驗室裏或圖書館中的青年學生，只時都也變作和其他一切人們一樣爲生存而掙扎着。社會變成一包糟，只些徬徨無主宰的學生羣衆，與生活根本發生動搖的社會大眾，成了同志同類同階層的人，都在迫切地等待着得到領導的機會。他們沸騰着戰鬥的血液，燃燒着解放的情緒，可是找不到適當的路子能夠參加實際的戰鬥。以既下中國的實際情形來說，只所謂戰鬥，無非是民族解放鬥爭。教育只樣的大衆，領導着他們走向合理的路上去，讓整個社會的人們都成了一致的抗敵風化，乃是切合實際的需要；教化只個名稱之所以成立，即由於它有上述社會意義的緣故。

其次則我們底社會羣衆還有不少對於民族抗戰意義認識尚淺的，有的怕連革命底感覺都這有些模糊，更有的則雖有了認識與感覺却沒有所以實現此認識與感覺的辦法；只些羣衆是中華民族的基本成員，也是佔民族人口之大多數的。在民族抗戰的營壘裏，只廣大羣衆將表現其勇敢的與雄厚的鬥爭力量，抗戰前途的光明或暗淡，勝利或失敗，當其其不羣衆本身之健全與否或工作之努力與否有極大關係，不過只些羣衆必須經過一番嚴格地訓練，則其力量才可以有把握地集結起來，成龐大的鬥爭力量。只種對於廣大羣衆所進行的嚴格訓練之工作，就是戰時教育範圍內應有的並也是最切要的事件。要將整個社會，整個民族，整個大衆，教育訓練，使其行動一致地共同陶化於民族抗戰的陣營裏，且工作必須竭力普遍化，徹底民衆化，絕對社會化。

十一 應將全國人都教育成英勇的戰士

在所謂全國總動員只個大題目之下我們進行起我們底抗戰工作，事實上是無論甚麼人都應該擔負起其本身所負那一部分之鬥爭工作的；前方的武裝同胞當然用不著說，因為他們已担任着國防第一綫上之守衛責任，他們是名副其實地站在最前綫上的戰士；不過，所謂戰士，不一定要武裝起來，鬪爭的方式有著各種各樣的不同，抗戰的總目標之下，祇須我們底行動能使敵人直接地或間接地受到打擊，便算盡了民族抗戰的能事。

所以，喚起廣大羣衆參加現階段之民族解放鬥爭，乃是抗戰期中教育工作之最急切而又最重要的事件。

在平時，我們就已深切地感覺到目下教育制度之不能令人滿意，教育上沒有甚麼收穫的結果，有的也祇是使人失望和悲觀。因為學校制度和社會情形根本已不調和，每每在學校裏面學得的東西拿到社會上去便完全無用，在學校裏學的是此

一種學問，到社會上去又須再學另一種學問；於是，大學生畢了業離開學校第一下碰到的難題就是找不到職業的苦痛，大學生進社會若找不到職業須從經驗上另去學習一些大學內所不會學得的智識和技能。其次幾千年來之封建積習入人太深，陞官發財之臭惡觀念充滿在差不多每一個中國人底腦經內，科舉制度早經廢棄，而科舉時代之功名思想依然為一般讀書人或非讀書人所保存，學校成了變相的科場，學生多是一些醉心功名的變相舉子，祇消一個初中畢業的資格取得之後，回到家鄉，便可以作威作福，壓迫弱小同胞，掛著「洋秀才」的招牌，實行「舊土劣」的故技。女的，不進學校還好，一進學校，則升了地位，不可一世，自驕自大，小姐脾氣便充分地表現出來。只憐令人悲觀失望之現教育制度下所生的結果乃是事實，只些事實，在平時我們就已認它為現教育制度之污點，而在戰時則是應該根本取消的。

戰時最不需要的是專會吃人的社會贅瘤老爺小姐，更不需要祇知擺臭架子的舉人秀才，所有開階級的老爺太太，凡自私自利的貪官污吏土豪劣紳，平時養尊處優，恣意享樂，既不知人世之辛苦，更不知稼穡之艱難；一經事變，則慄慄莫知所措；再到生活沒有變法時，乃搖身一變，敗壞名節，當漢奸，竄狗洞，無所不至其極。只類人，另具心肝，對於社會，無益有害，根本不必給他教育；而佔在抗戰立場上，最好是先將他們殺個絕滅。

真能肩起抗戰工作來的惟有已覺悟了的熱血青年與學生羣衆和觀念單純認得清民族存亡榮辱的勞苦大眾，其次則直接間接在戰抗戰的工作人員，只幾種人為支撐著民族存在之基本人員，要只些人們團結一致，努力工作，才可以造成強大之抗戰力量；而只些，也就是戰時教育所應該注意的對象。

全面的抗戰當然不是某一個人或某一階層人又或某一職業人單獨的私自事件，而是全中華民族人人份內應有的事件，總動員是總動全中華民族的員，不是祇動某幾部份軍隊的員。抗戰是全中華民族每一個人身上應負的責任，不論前方不

論後方，不論職業，不論階層，凡中華境內的人民，個個都有一份，個個都應變成戰士，誰也不得偷懶，誰也不得苟安，喫苦是我們底本份，犧牲是我們底信條，行動是我們底道德，抗敵是我們底義務；軍民教育應該只樣進行起它底任務，也應該只樣地將全國人教育成英勇的戰士。

十三 正規學校的現狀及其在戰時應有的努力

自蘆溝橋事起以後，戰雲即籠罩了北方；平津既陷，太原旋亦失守。這戰事影響到了文化上，北平的大中小學完全關閉，天津的南開大學亦遭罹厄難，在北方工作文化的人一批批地向着南方跑。乃未幾而松滬形勢又告緊張，跟着滬杭南京失陷的是蘇浙兩省大中小學完全瓦解。好幾省的青年都失了學，知識階級者們逃亡殆盡，戰區內人民賸得的祇是火藥氣味和恐怖心理。槍聲、砲聲、飛機聲、炸彈聲，替代了學校內學生們之歌唱聲與講台上教員們之講誦聲。一句話，戰區內我們底正規學校已完全為戰事所破壞，我們底文化亦因暴日獸蹄之殘踐蹂躪而無復存在。自東戰場之抗戰軍事在敵人底機械化戰術的壓迫下萬不得已而失敗下來，武漢即替代南京上海變成政治中心，同時也成了文化中心，於是失學青年收容所之類的機關便在漢口組織起來；此外則北大、清華、南開三校合組之臨時大學亦在長沙開課，最近將移昆明。總觀全國二十幾個行省目前都為戰事所威脅，僅滇川黔三省比較上稍稍安定，故正規學校之得安心照常上課者也祇這西南三省；然因社會鐵則限制著一切，故辦法上仍始終不能不多少為戰時之必然的變亂所波及。這就是我們底正規學校在眼勛之實際情形。

所謂正規學校乃是切合平時之實際情形而創設起來的教育機關，它底辦法當然是完全與平時的需要相適應，它是按部就班地、一證一證地、慢慢地來，並以充分的時間來規畫出一個人求學的階段和步驟，更分別出若干之學術部門要學者們

安安心心地去做研究的。平時社會秩序很安定，當然，若們的生活並不成甚麼問題；他們可以毫無顧慮地埋頭在圖書館中或實驗室裏，更可以到甚麼地方去從事於實際之考察和研究，可是，這些事，在戰時，都是不能允許你自由去做的；第一，你底生活無法得到保障；第二，處處都是烽火，你有甚麼辦法去做考察的工作；第三，平時的那些東西並不能為戰時所需要；這樣一來，學者們在戰時的研究不能不視之平時所研究者改變其方式，而學校亦不能不於平時之正規辦法中改一改面目。最低限度的要求，一個人生觀的改變至少是需要的。

根據以上說明，我不能不對正規學校有如下之建議：

應有的聲明，我對正規學校並沒有取消它的意見；正規學校是經過前人們之若干思索考慮和研究而創立起來的制度，這制度的本身並沒有錯誤，不過時間性上有着先後情形之不同，才使我們發生了合時與不合時之感想而已。故在可能範圍內，即在戰時，我們也應竭力保存平時之教育制度，使之也能多少顯示出一些作用；不過在保存之分兩和應用上則竭力使其對實際有所遷就而適應其要求。譬如戰時最需要的是軍事智識與軍事訓練，而這種智識與訓練在正規學校之正規課程內是沒有的；為要適應戰時之需要，必須加授這種課程，又如看護一科，在女子教育之正規課程內也是沒有的；為要適應戰時之需要，在女生課呈內也必須將它加授起來。不過是隨便舉出的兩個例；至實際上之改變，還須看一看其時其地其事之情形而斟酌決定。此外，為要增授戰時之必需科目起見，還須將正規課呈的輕重而加以減裁；又或將教科書徹底改換，依照原有之正規教科將教材大加減削至一半以上，另印適於戰時應用之教科書；再者必需，更應將畢業期限縮短；這樣一方面保存著正規制度，他方面即為實際需要而加授若干戰時課呈。教育的目的不在教人讀死書，而在教人怎樣對當下社會盡其應盡之責任。正規教育之本身原帶有學院式教育的性質，即所謂公式主義的教育制度，老氣橫秋地擺著研究而

孔。這是最使人頭痛的制度。倘能將這制度從態度上改變一下，則正規學校，既以保持平時之教育收穫，更可以為抗戰的實際而完成其所負教育任務之時代的意義。

十四 正規學校的缺點及其在戰時應授的課程

學院式的學者先生們，當敵人底機彈在空中威脅著時，他仍故意地表示出好像中世紀之修道士的模樣，很有修養般地正襟危坐，而發揮其正規理論。大致說：戰時一切的確是變亂的，不過學術上所職司的事件不同，勿論社會情形變亂到甚懸地步，學者們依然掌握著學術的舵，臨危不亂地保護著這份祖先們以若干心血換取得來而傳給我們的精神遺產。處過危險關頭，使一些遺產不致中道失落，乃是學者們戰時對於學術應負的責任。這話不能說不對，而且此類人也是戰時所最需要的；不過此類保守遺產的乖子弟，能夠有不必太多的幾個為數已足。事實上，無知的社會鐵則和時代車輪並不管你這子弟乖不乖，它要推動著你向動亂的前頭跑你是無法立得住的。乖子弟的人數既不會多，也不宜多；至若說到要在戰亂期間領導著文化界走向乖子弟的路上去，不惟不可能，而且是不達時務，做夢而已。

戰時教育所需要的功課說起來只有四種：(一)政治、(二)軍事、(三)文化、(四)經濟。政治為嚴肅人類關係之不可少的工作，軍事為應付戰時之最必要的事件，文化為人類行動之最高指導，經濟為人類生活之基本原則，這是勿論大中小學的學生都應該讓他們懂得的。過去教育觀念的錯誤，大半原因是由於科舉觀念的遺留尚未肅清，將教育看成了讀書，又讀書以作文為極則；於是國文在任何階段的教學裏都成了主要學科，學校取錄學生亦以國文為標準，小學則以識字為極則，這樣過份看重了詞章的企圖，顯然歪曲了教育的原則和任務。教育是人類生活之習練與補充，詞章在人類生活中所佔不過

是很小很小的一部分，爲要完成教育任務計，在某種條件下，我們肯犧牲了詞章，却不能讓教育的結果離去！這社會與這時代的需要。故，戰時的教育，應該要糾正了平時一般對於教育所具的錯誤觀念。

小學教育在原則上是應該游導孩童心靈使之走向自然的發展上去的，不過，將健全之生活經驗樹基於孩童們底認識裏更爲必要。那麼，教室內之識字工作在戰時的教育工作裏是不必多費工夫的，與其存教室內訓練小學生用筆將字綴成合法的句子，不如在會場內訓練他們用嘴說出幾句溝通聰亮的話來，與其教他們知道「孔子治魯三月而國大治」的死故事，不如教他們認識「日本在杭州放火燒了三天三夜」的活歷史。要怎樣求生存？要怎樣將敵人趕出去？不是應該讓小學生們多多懂得的見識。

中等教育較之小學教育當然要高深一層，但所要教給學生的學科，質的方面較之小學不必有甚麼改變，祇量的方面須將所教各科內容擴充；國文應多着重在政治報告或軍事記載，又或有時代感之抒情寫作，其次則練習政治宣傳演講，一句話，國文的極則是要使受訓者訓練到用手能寫和用嘴能說那麼一種程度的。史地應教的是與民族抗戰有關的智識，其他不相干的有如歷代帝王之盛衰起落，或匪徒們個人間之砍殺斷打，都是不必枉費腦筋的故事，儘可以讓專家們去保存記載。算學科內要教授的是軍事計算與測量，至於「雞兔同籠知其腳數求各爲幾隻」一類的四則題儘可以丟棄。理化科內要教授的應以軍事化學實驗爲主，不必太過偏重理論的講述，亦不必太過重視學科系統，最要是讓理化和工藝合併起來，一面作學術講授，同時即將它應用到實際工作上去。此外不必要的科目可完全刪去。至加緊童軍訓練及軍事訓練，應視作各科中之最主要科目。我這樣地將正規功課修改，不是自作聰明的企圖，實際是由於我們底當前是一個持久抗戰的局面，在戰時，甚麼都不得與平時相同，戰時一切都沒有秩序，教育所需要的是切合眼前的實際，學術上的秩序是可以不必呆板地死

守著的。至於正規功課之外，尚有爲戰時之特殊需要而不得不添設的科目是國際政治經濟講話，又學生除正課外，須參加社會工作，這裏最當注意的是學校當局應負切實正確之指導，並須加授民衆組織訓練及抗戰宣傳兩科。

大學教育爲正規教育之最後階段，故大學生爲正規教育中程度最高之學生。大學教育分科訓練，故學生得就其所長以謀盡量之發展。但戰時之大學教育與平時亦不得同日語，平時之大學研究態度戰時絕對不適用；此爲實際之環境逼迫而成，非人力所可強致。因爲戰時社會秩序不得安定，學者們當然是無暇安心從事於學術研究的，此於本文前章曾作過詳細之說明。然則戰時之大學，又不能不另想出所以適應此戰時需要之特殊辦法來。我底意思：大學生如智識是已經訓練到相當成熟地步，他將準備著將去能力供獻於社會，其與社會之接觸將較中學生爲近，其能影響於社會工作者亦較中學生爲深，故不待不及速準備著去充當社會工作者中重要之一員。正規大學之畢業期限爲四年，在戰時是嫌其過長了的，戰時的大學畢業期限最多不宜過兩年。爲適應戰時之急切需要計，其所設科應改爲：(一)軍事化學科、(二)軍事工程科、(三)國際政治經濟科、(四)文化宣傳指揮科、(五)民衆運動教育科。戰時一切都是例外的，故大學教學亦當視之平時的正規學科爲例外。持久抗戰的工作不知何日始結束，我們正等待着戰時大學能更快地趕造出些戰士來參加戰鬥。抗戰的營陣中正需要有着的青年參加作戰，而實際我們在青年却又大批地感受到失業或失學的苦悶，這是戰時社會狀態之矛盾；我們要設法將這矛盾化開，使任何人都能對抗戰有用，社會各部份底力量結集在一起。

十五 廣大地發展社會教育及開辦臨時學校

此次，們對日之民族抗戰，就大體說，不能不謂爲通力合作，團結一致，共同抵抗敵人；但在民衆方面，則其準備前

緒，顯然不及北伐時代進攻軍閥勢力時之高漲；北伐時革命軍每到一個地方，都得到民衆們底熱烈歡迎和擁護，運輸籌餉，也常得民衆們底助力；但如這樣的事，在此次抗戰的經驗中却不多見，聽說我軍從淞滬線一退下時，所經各縣地方，民衆們早已逃亡得乾淨，連找一杯開水喝喝也感困難，幫助是根本用不著說的。所以演成這樣事態的原因，第一是由於勝負形勢不同所致；第二是恐日癩深深地埋藏在一般人民胸中，他們聽得我守軍已敗退下來，赤手空拳的老百姓怎敢逗留半刻，大家逃生之不暇，更能說甚麼幫助！常情使他們不得不這樣做，我們當然不能去怪責他們；因為敵人是那麼兇橫，正式軍隊也還抵擋他們不住，素無訓練和一盤散沙的老百姓當然不會有甚麼辦法。這是我們抗戰中之一大缺點，要用一句話來說明這缺點，就是：我們底民衆工作做得太無成績；或者說，民衆簡直就沒有受過訓練，他們對抗戰意義沒有認識。

所謂全面抗戰的主要隊伍誰也知道是廣大的民族羣衆，正規軍隊事實上不過是抗戰隊伍中之急先鋒；衝鋒陷陣是正規軍隊底責任，穩紮穩打持久抵抗的工作則須由民族羣衆合力負擔。但，所謂羣衆根本上是些不會受過教育的人，他們對於抗戰當然不會有正確之認識，經驗和習又告訴他們：日本國富兵強斷乎不好惹；中國和日本開仗則吃敗仗的必是中國；要參加抗敵作戰無疑是送死；這樣半真半假的錯誤觀念實在支配了一般民衆底心理，因為怕日本就不敢決心打日本，一不敢決心打日本則抗戰前途當然難有勝利的希望，影響於抗戰工作者關係非小。是故，我們若要加强抗戰力量，擴大抗戰工作，則訓練民衆，組織民衆，爲目前之基本要圖。

(一) 在抗戰軍事工作之積極進行中，我們要使我們底民衆清楚地認識：日本的現狀如何？日本之必於進攻中國者其本因何在？日本進攻中國之實力如何？日本進攻中國對國際能發生甚麼影響？中國爲甚麼要徹底抗戰？中國抗戰之結果對民族解放有甚麼好處？具有十分重要性的民衆動員參加抗戰對民族解放前途能發生些甚麼影響？這些問題：要讓每一個中國人都

能深切地了解，能明確地認識。同時更要讓他們徹底覺悟今日的亢戰乃是保衛民族之神聖亢戰，必須激發起他們底亢戰情緒，使他們自覺地、同時還要自發地動起員來，實地參加武裝的、或非武裝的亢戰工作。

但在這裏我們察覺到我們底亢戰工作眼前是尚未徹底普遍的，可笑而又可悲的是民衆們底亢戰行為每每不是出於自發地動作；如服務兵役，爲抗戰時期人民應盡的責任，但事實上人民對此很是畏葸不前，結果是由政府以公令強行徵募；又如救國公債，亦亢戰時期人民應當送給國家的光榮錢，但以過去最近數月推行公債的情形看，就沒有見過某一個人真能慷慨傾囊購五萬或十萬元的，話還不必說得這麼高，就說低些，則連認五元十元的人都很有些考慮和比較，現出猶豫不決的樣子，必須等到救國分會（依然是政府機關）想出種種辦法強迫攤派時，才將這帶有光榮性質的錢文拿出來，然而已經不是自動或樂意的了。本來是民衆自己底光榮責任，爲甚麼他們不能自發地供獻給民族，一定要等到政府加以逼迫才服從下來呢？當然又是民衆們未曾受到充分訓練的緣故，民衆們對於亢戰之意義和需要尙不會有實感的認識。

所以，民衆訓練在今日之亢戰的實際工作上是最不可少的企圖。我們要造成強大之民族亢戰勢力，我們要使民衆都能自覺地動員起來和組織起來，最重要的工作是能對那些意識還在朦朧著的廣大民衆加以提警和訓練，直接地讓他們實感到自己責任。重大和民族危機的緊迫，這是戰時教育應負的責任及應有的工作。

正規之學校教育在相當長的時間內訓練出少數之專門人才，這樣的人才不能數戰時之應用的。戰時需要的是以衆多的人數及雄厚的勢力團結成鐵的陣線，向敵人威脅進攻。故這裏的教育，並不需要說教式之繁瑣理論的講述，造出幾個天才在社會上擺架子，而是要全社會都叫吼起來，教者先覺的吼聲與羣衆自覺的吼聲相附和，讓全民族中之每一個人都能受訓，也每一個人都能發吼，宏大的吼聲震撼大地使敵人爲這吼聲所震懾。戰時教育之功課不必太多，期限不必太長，祇須

煽動與提警的任務達到，則受訓一個月固可畢業，即受訓一天或一點鐘也可以畢業。

是故，爲適應戰時而組織起來之各種各樣的臨時學校，在我是認爲最必要，而且也是最能表現其服務戰鬥之偉大力量的。在這些臨時學校裏，我們可以訓練出各種、各樣、各階層、各業務的人。看各人底才能，施給他們以戰時所需要的相當技能。程度高的由臨時大學來收容，稍次點的則辦臨時訓練班收容，再其次則施行廣大社會教育。這裏的社會教育不是平時所施行的有如識字運動那麼一類的東西，而是直截了當簡單明瞭地將戰時之鬥爭理論及行動演習讓民衆們認識和實踐。這是徹底的政治行動，不是學院式的聽講。在擴大的民衆大會裏可以施行這種教育，在盛大的游行示威裏也可以施行這種教育，縮小範圍祇須在不管多少人數的民衆聚會裏都可以讓這種教育顯示其作用。這樣的教育如果能徹底實行起來，不怕民衆沒有覺悟，不怕民衆沒有認識，所謂民族總動員，不必由你鼓吹，它自然會自發地行動起來。

—— 文 論 ——

抗戰勝利是需要民衆總動員起來的，而民衆之所以能總動員，這裏便有著好像蒸汽發動機那樣的「動力」，原動便是戰時的教育。

十六 我們從事邊地教育的人應有的努力

(三二)

當前方將士浴血飲痛、奮勇抗戰，讓個人生命在生死線上掙扎跳躍著今日，我們遠在後方的民衆雖也不免時時幫他們在擔憂，也時時在慶祝他們底勝利，但實際上，我們始終是隔離得戰地太遠，至少，兩頓飽飯，一覺熟睡，總是有的。不管我們怎樣關心民族抗戰的前途，也不管我們怎樣燃燒著民族抗戰之革命情緒；而實際上並不曾親切地受到敵人侵略之實地刺激，我們從戰事那裏所引起而生出之憤怒情緒不是敵人親自刺激著我們由我們自發地生出的反應，而是由同情

(附二)

心所喚起，同胞間的痛癢相關之正義感所激成。故我們這裏的抗戰情緒始終是主動的，始終是和實際經驗隔著一層紙；這不是良心有無之問題，而是實感有無之問題。

根據以上說明，我們對於邊地民衆之抗戰情緒不能不有所提警：因為一個人底情感是最容易疲倦的，刺激來得猛烈時則情感必然會緊張，到刺激漸漸消滅時則情感亦必隨之而鬆懈。把這原則應用到現時局去，戰事激烈則我底抗戰情緒必高漲，若戰事持久下去，進退皆呈紆遲狀態，則民衆之抗戰情緒一定會疲倦的。這樣的事實乃是由於必然之因果法則所產生；要提防這事件之不致演成，我們從事教育的人應担負起提警的責任。

其次邊地民族複雜，各民族間由於語言血系不同的緣故，一直到現在，各民族人底心中，總牢牢地保存着向來之民族形式間的隔離；雖則這樣的隔離我們本也可以確保其不致發生甚麼擾亂社會秩序的事變，但在民族抗戰激烈進行中之今日，的場合，我們內部之各式各樣的團結是需要的。形成邊地各民族間之隔離的原因乃是由於平時各民族間不步發上和好的關係所致，各個民族佔有著和劃清了一個住區在各自保存著其特有的風俗習慣，這些在原始式的人民腦海中盤據得根深蒂固最不容易改變的風俗習慣，便築就了各民族間生活上之嫉視、譏笑、不調和的鴻溝。此種隔離現象在平時已覺出對於民族親睦及團結上藏伏著危險之因素，在戰時更需要民族戰綫統一當然不能儘讓此種隔離現象存在著。我們若以化除各民族間由隔離的生活實況所發生之隔離觀念，最要的全圖當然是要改變他們底生活習慣和頑固心理；而能担負此種改變責任的誰也知道就是教育（或名之爲教化）。那麼，我們正心爭者邊地教育的人是否萬脫不負責任？

復次，對於邊地教育之工作方式，平時，我們底主張，也祇偏向於社會教育方面，在邊地成立若干正規學校，它所能發生的效力實在不如循環教育之能於普遍而深入，書本的與識字的教學辦法實在不如露天演講收效之大，故戰時邊地教

育，絕不是單純之識字運動，而應該是加大的文化運動與文化宣傳工作；其任務則為：

- (一) 改善邊民之生活習慣；
 - (二) 增進邊民之社會常識；
 - (三) 團結各民族間之一致關係；
 - (四) 喚起邊民之民族抗戰意識；
 - (五) 訓練後方民衆成爲英勇強幹之民族戰士。
- 是故，我們底工作，又必然要向着兩條大路走去：

(一) 在認識上，努力於政治文化宣傳，使邊民對於抗戰意義至少亦必有最低限度之了解。

(二) 在行動上，努力於軍事訓練，養成邊民之合理的勇敢精神，準備到必要時去參加實地抗戰。

在這樣的時代，這樣的嚴重時局裏，不必分出我們所在地區的遠近，戰爭的浪頭一定嚴重而無情地向著我們身上打來，絕不會對誰稍稍饒恕或放鬆；故在責任上，我們必須搶上這浪頭的前頭，爲爭取民族生存的前途而努力，並且在整個中華民族之強固團結下，全中華民國境內之一切人都互相牽手，向着民族解放抗戰之陣綫上前進！

附註：本文因知「底」字不敷應用，故前半篇皆以「只」字代「這」字，又「的」字亦不夠用，故將「底」「地」兩字攙用；其用法：「底」用在領格，「的」用於介詞及語尾，「地」用在副詞上。

(完)



上：築路者

左：走向一九三八年去

杜若雲作



中國民衆文學概論

徐夢麟

中國民衆文學的特點

文學的根蒂是埋在社會的土中，從某一種社會必然產生某一類文學。

從中國文學史上看來，也有這樣的情況，因為中國社會文化早已區分着文人社會的文化與平民社會的文化，從平民社會的文學中產生了中國的民衆文學。這民衆文學的特點：是集體的、務實人主義的，所以找不出作家的主名；是普遍的、平凡的，所以非常淺近明白，容易流行；是共通的、社會的，所以具有有類型性；是從人人自己生活裏昇或出來的，所以還沒有分工，還沒有取爲文人士專有的職業；這是原始民衆文學的特點，無論什麼民族都會經過這樣的發展。

後來文藝到了必然的情況下，變成文人士專有的

職業，呈了分工作用，於是作品上面都賦加得有作家的主觀色彩；文藝於是成了個人主義的產物，注重個性與天才。

文藝和民衆便越隔越遠，這就是文人文學和貴族文學。從中國戲曲起源去看，南曲中心的杭州，北曲中心的汴京，當時社會的奢侈頹廢已達極點，所以產生了無數以藝術爲職業的說書家、音樂家、舞蹈家、表演歌唱家，才成了兩大組，綜合一切藝術的龐然大物——南北曲。

民衆文學之口耳相傳的特質

民衆文學，尚有一特殊之性質，即口耳相傳是也。古代之詩，以口爲重，故曰「詩言志」，而不曰「詩寫志」，曰「發言爲詩」，而不曰「寫之爲詩」；蓋詩歌發生，遠在文字以前，其初本與音樂跳舞相伴，或隨神靈，或發勇士，或抒朴素之人情，或爲戰陣之軍歌，皆口耳相傳，不著竹

帛，經多人之口傳，加以技術特質，遂由自然民語變為技語。其後文字發明，乃由與音樂相關之口述詩歌，著於文字，變為獨立之詩歌，與音樂脫離關係。故民衆文學之特質，即在口耳相傳，而著於文字者乃後起之事，又或採詩者之事，文人文學則未有舍文字而存在者也。（根據相馬御風詩歌論文藝百科全書一一頁日本早稻田大學編）

民衆文學家之出幕式

文學史之功用，在明瞭文學進化變遷之法則，而促進未來之文化與發展。但任何民族，其文學性質極為複雜，性質之分析不精，則進化之公例不明，故文學分類在文學史上極為重要。茲說明文學分類中之最大要件，即「平民文學家」一語之確立如下：

平民文學一語，久已流行；然其觀念甚曖昧，蓋多流於形式分類，以為淺易明白之文學即平民文學，能作淺易明白之文章者即為平民文學家，此大謬也。而所以致此謬誤者，實由「平民文學家」之身分過於卑下，傳記之所不傳，士林之所不齒，當其時，則婦人孺子有知其姓氏者，及

代遠年湮，不唯忘其姓名，抑且不知世上曾有如是之人，故民衆文學家之觀念與意義甚不確定，一般不過以之指能作明白淺顯之文字者，如白居易、王實甫而已；不知下級民衆中，當時創造新體支配羣衆者，別自有其團體，別自有其生活，別自有其教育，一切皆與文人不同，雖其智識品格卑微，而社會教育之大權反操於此輩手中；其流行之廣且速，洵非文人之所能比。彼等姓名湮滅不彰，有如不客山，雖主名可以指陳，然可謂有其人而不傳，不可謂直無其人也。本文略述南宋平民文學家之姓名、身分、性相，使文學史上之秘密洩露，一呈其真面目，名曰平民文學家之出幕式云。

一 說書家：喬萬卷、李郎中、武書生、宋小娘子、陳小娘子、張小娘子。（以上演說史書者，大多為下級民衆，其中亦有進士貢生解元等，然大多文人落魄與下級羣衆為伍，以謀生活者也。金院本中亦有類於說書者，如諸雜院中之埋頭千字文、錯打千字文、講樂章序、講道釋經、神農大說藥等。）許貢生、張解元、周八官人、陳進士、劉進士、陸進士、陳三官人。

(以上皆文人落魄，與平民為伍者也。作西廂錫州詞之董解元，想亦此類。)

二 佛曲寶卷宜說家：長嘯和尚、達理和尚、法和、陸妙慧(女流)、有緣和尚、借菴、戴悅菴、戴忻菴。

(以上為說經渾經，大約即宣講佛曲寶卷之人，其中人物，以和尚尼姑或齋公之類為多。)

三 小說家：張小四郎、粥張二、色頭陳彬、張黑尉、霍四郎、秦州張顯、酒李一郎、王十郎、故衣毛二、

哥兒徐榮、撥條張茂、鑲肝朱榮和、李公佑、方瑞、史惠英(女流)、張拍、(以上諸人，皆以小說為業，或以嗜好得名如酒李一郎，或以地方得名如秦州張顯，或以行次得名如張四小郎，其他尚有不可解者如故

衣毛三、哥兒徐榮，皆為下層民衆之特徵也。水東日記云：「今書坊相傳射利之徒，偽為小說雜書，農工商販，抄寫繕畫，家畜而人有之，婦女尤其嗜好，好事者因目為通鑑；士大夫不以為非，而相率推波助浪，遂泛濫而莫之救。」(葉盛撰水東日記)。足見當時小說流行的一般情況了。)

馮夢龍、賀蘭、陳尾犯、畫魚圖、陸應龍、笠翁、周應龍、作都事、下八。

四 唱京詞：蔣郎婦、孟客、馬客。

五 諸宮詞：高郎婦、黃淑卿、王雙蓮(文流)。

六 鼓板：段防禦、陳宜娘、張驢兒、潘小雙、周雙頂、來七、陳喜、莫及、金四、董大有。(以上皆為唱

鼓板者，想即唱「大鼓書」及「鼓子詞」者也。則趙德麟之鼓子詞亦模仿民間。此外尚有「彈唱因緣」之「童道」

等，唱「耍令」之「大禍胎」「小禍胎」等，唱「撥不斷」則有「張鬍子」，說「津話」則有「張四郎」等。

以上所列，是否盡為民衆文學者，尙不敢定；因說史者未必即為歷史衍義作者，說經渾經者未必即為佛曲寶卷

之作者，小說及小唱諸宮詞京詞之唱者未必即為小說小曲諸宮詞之作者也。然不能即謂彼等所說所唱皆非彼等之所

作，其中恐有幾分之幾出于自作，即元曲選中之曲，出于倡優自撰者，亦有之矣。蓋此等作品，皆極淺俗，作者之

學識與說者唱者之學識相差無幾，即令非唱者所自作，而作者之學識亦可推見，則唱者說者儘有可以代表作者之資

格也。况平民文學之特質，在於口耳相傳，不著於書，即令偶有脚本，而經說者唱者加以不少之修改增刪，所唱曲

「自然民話」變為「技話」是也。例如「元人雜劇」，乃當時之

脚本，甚爲簡略，及經多次上演，由歌者口中增加不少；同一劇也，收於「元曲選」中者，較收於「元刊古今雜劇」中者，其科目增加數倍；蓋前者爲戚叔就當時所歌者整理增加，而後者則原日之脚本也；今列於下：

馬丹陽三度任風子——元曲選本較古今劇本多三倍。

死生交范張雞黍——元曲選本較古今劇本多四倍；

薛仁貴榮歸故鄉——元曲選本較古今劇本多七倍；

西華山高臥——元曲選本較古今劇本多四倍。

其他尚有十餘種，亦三四倍六七倍不等；然曲則兩本相差甚微，不過文章互異而已。唯「白」則元刊本極簡略，但略記大意；例如元刊本但云「孤云了」「旦云了」「外上云了」；所云何語，概未著錄；蓋曲文排調必有一定，白則俟上演時任優伶自爲，庶免生硬拘束之弊，更可以發揮優人之言語天才；（編新劇者于此點似可取法）及上行次數既多，而白文遂隨歌者而異，故戚叔云：「頃從劉延伯借得二百種云錄之『御戲鑑』，與今坊本不同，因爲添註校定，摘其佳者若干，以甲乙厘成十集。」（元曲選自序）鹽谷溫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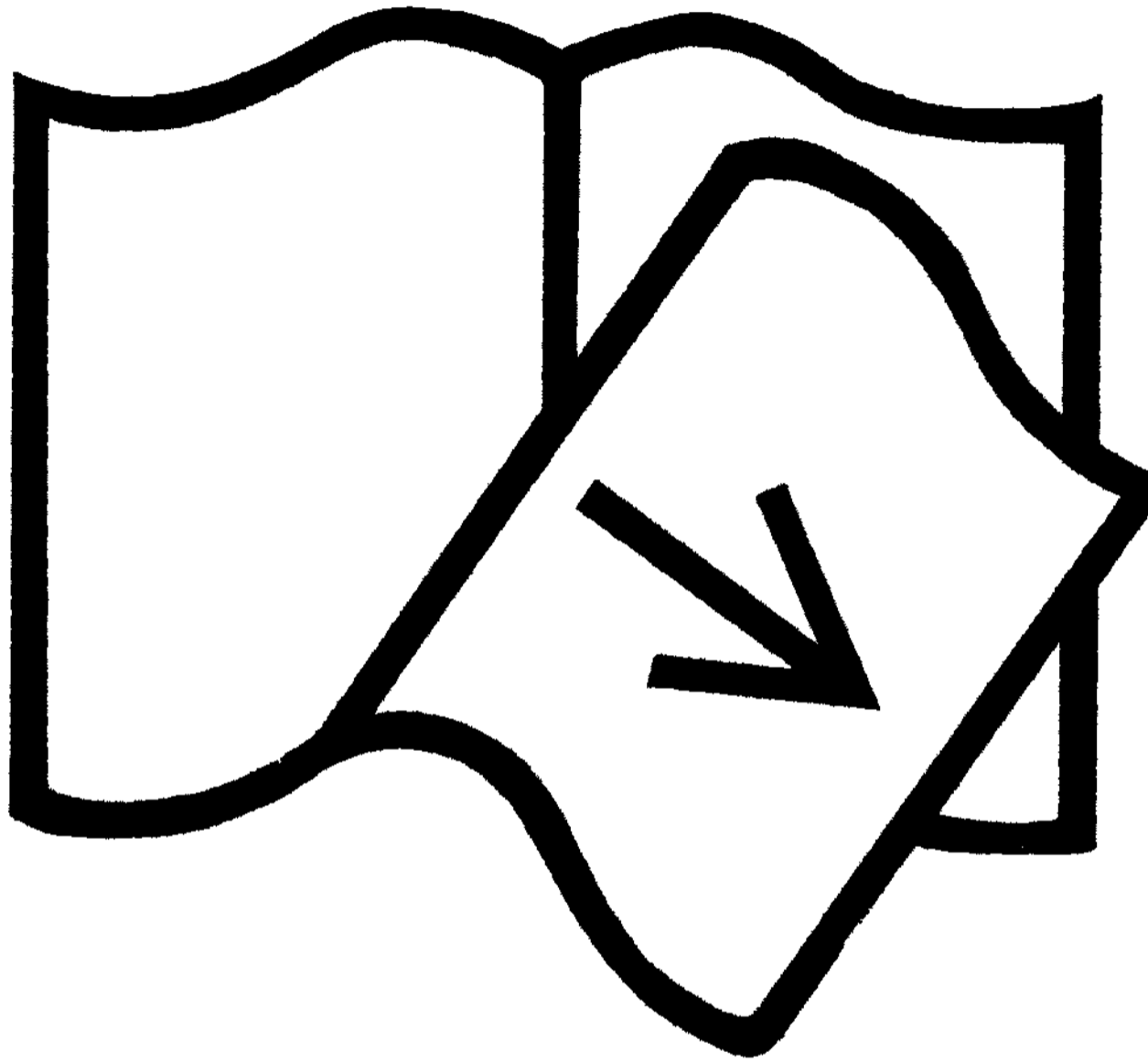
「古今雜劇」乃坊間流行之粗本，百種曲想經戚氏之手定者也。「支那文學概論二二頁」蓋上演既久，各本互異，

一切科目皆歌者所增，戚氏集取其長，遂成巨篇矣。

準是以觀，平民文學之歌者或說者反占主位，而作者則居於無足輕重之地位；蓋文人文學以筆爲主，故作者居主位，平民文學以口耳爲主，故歌者居主位；雖謂以上所列者爲南宋之平民文學家，無不可也。

平民文學中秘密演員既已出幕，則平民文學家之地位、身分、性質可了然矣。質而言之，則所謂平民文學家者，非白香山，非柳屯田，非王寶甫；而爲宋小娘子、張四小郎、故衣毛三、史惠英、王雙蓮、張二、丁八之流也。

彼等之出身極微賤，其知識皆極淺薄，其思想異常平凡，其文學又極鄙俗；唯其如是，所以容易入于下級民衆之心。彼等大都備有音樂天才，不唯能作，亦復能唱，宛如希臘之荷馬，唱者與作者，歌人與詩人，殆無差別。故其作品雖陋，而能借音樂偉大之暗示力以醇化之；故其傳播週遠，非文人作者可以望其項背。不過彼等已經在社會分功之後，把藝術做了他們的職業，他們把藝術去娛樂民衆，民衆給與他們金錢。平民文學家之觀念既已明確，則「何爲平民文學？」一語，當可明白；決不至再以口居易之「折臂翁」、杜工部之「石壕吏」指爲平民文學也。



原件短缺

P31 - 44

心理學家告訴我們，青年人有一般般的热情，有鐵一般的毅力，復有純潔的動機與時代的思想，有健壯的體魄，有豐富的朝氣；所以民族底獨立生存，需要青年底奮鬥犧牲；社會之改造維新，需要青年底努力進行。在歷史以上，青年們曾遺留下不少悲歌慷慨之偉大事業，供我們贊嘆，供我們模範，就是現代，也是可以找到很多的榜樣。意大利底青年，受着嚴格的精神教育和完備的軍事訓練，個個都有團結精神和戰鬥能力，他們是法西斯意大利底砥柱，德意志底青年，以其傳統的鐵血精神，樹立強力政府，努力排猶運動，欲恢復民族地位，欲發揚日耳曼精神。蘇聯底青年，以其熱烈的情緒狂暴之行動完成了革命，現在又以冷靜的頭腦及精密的步驟，努力於國防建設。土耳其

抗戰期間後方青年應有的覺悟和修養

楊玉生

底青年，打破了近東病夫之頭銜，建設了民主共和的國家，現在都從事於發展文化，開辦實業和研究學術，以為國家百年大計，看了這些情形，現時代之中國青年，當是如何警惕，如何慚愧！

現刻之中華民國，已正生死存亡線上掙扎其最後之一息，中華民族正在生死關頭等待其最後之轉機，中國青年底責任，是比歷史任何時代之青年加重，是比世界上任何國家之青年尤重，但今日中國之青年，或在封建外洋過其暮氣沉沉的優閑生活，或在繁華都市中過着紙醉金迷之淫靡生活，或甘為下流入流以宿棍之伍，或挺而走險作危害民族社會之漢奸出賣國家的勾當，那一件不使我們痛心疾首？那一件不使我們咬牙切齒？茲就觀察所及，將現

代中國青年生活態度分爲以下各種派別：

公子派——即所謂公子哥兒派，他們承繼了家屬底資產，衣食無憂，終日過其優閒生活，心目中無所謂民族國家，時代社會，祇知個人，至多只是一個家庭享樂者。

浪漫派——此派青年，有些靠先人餘蔭手頭比較寬裕，有些因職業之優越收入頗多，飽暖思淫慾，於是徵逐於酒食賭博，美其名曰『浪漫生活』，實則對於社會蠹蟲。

過激派——此派青年，在承平時代之生活安定、正如操舟於風平浪靜之水面上，可以致有危險，現在的社會，紊亂、複雜、黑暗、惡劣，於是二部份青年，因不平而憤激，因憤激而趨於極端了。

消極派——派的動機，也和過激派同樣不滿於社會現狀，因而感到人生乏味，遂生厭世之心，於是心灰意懶，毫無奮鬥精神，但求『苟全其生命於亂世而已』。

政客派——多數青年因處榮利祿的觀念所驅使，政治鬥爭之環境所浸潤，同時又存了『不勞而獲』的僥倖心，於是捨其應走之正軌，而參加所謂小組織之活動，成功了政客式之青年。

獨善派——人類總是中庸之才爲多，一般青年既不敢露頭角，又不屑與小人爲伍，惟有抱『各人自掃門前雪』的態度，所謂『窮則獨善其身』，閉戶讀書，一切不過問，其他還有自空一切之傲慢派，不修邊幅之拓落派，是

非不明之胡調派等，不一而足，這都是目前中國社會上可以看得見的現象，國家最有希望最可寶貴之青年，竟有大部份走到這許多路上去，國家前途尙堪問乎？

國難重矣！世變深矣！時代之巨輪在飛躍着，民族之警鐘在激盪着，中華民族之甦生都係之於今日青年身上，國家希望於他們與要求於他們的當然非常迫切，他們若不醒覺與奮起，民族淪之慘痛將立刻呈現於我們眼前，我們底危機再不容許我們高談闊論，我們底環境更不容許我們詳慮深思與躊躇猶疑，是故現代青年應負起國家興亡的責任，誠然從前在戰區裏之公子哥兒浪漫胡調以至獨身自好之許多青年已被時代逼得翻然覺悟；看罷，在「二八」事變時，已經有許多青年參加到壯士隊伍中工作，「七七」事變以來，更不少青年奔到西北去接受救國教育，若干非戰區青年正式要求政府當局實施戰時教育。再看，空前制勝敵人以台兒莊戰役是青年熱血畫成的史蹟，（四月二十日覺民報徐州四月廿三訊）最近在魯境津浦路綫奮鬥之我方健兒，就中大多數爲新近訓練之學生，彼等皆受高深教育，有已畢業於大學專門學校及方在大學或中學肄業者，類皆體魄健強，精神奮發，故能一舉大捷，因自密蘇南京淪陷後，我政府即進行招募精壯青年若干萬人，資遣至各地受訓，現時有半數以上已完成訓練課程，踏上火絨輾國，其餘亦將陸續出發殺敵致果云。（我們在安台後方）自下

可離安全)的青年。時代已經不容許我們隔岸觀火了，我們應當及時努力，及時準備，準備為垂危的國家奮鬥犧牲。當前方青年同志後盾，我們迫切希望後方所有的青年有以下幾點再悟和修養：

(一) 民族意識的覺醒：西洋人譏笑中國人為一盤散沙，就是因為中國沒有民族國家觀念的緣故，中國社會下家族本位，而非民族本位。所以祇有家族意識而沒有民族意識。士君子十載寒窗，熟讀諸子百家，無非欲博取功名富貴，以榮宗耀祖及顯揚鄉里，從前的人不願遠離家鄉，若行之千里，便得痛哭斷腸；就是現在一般青年亦何莫不然！試看各地農材破產，生活艱難，但是很少青年到外省或邊荒去；那兒有無限的寶藏與無限的富源，一般青年不是不知道，卻是因為家庭觀念太重捨不得離開家鄉的緣故。總理全部著作對於民族主義闡揚最多，就是深知一般青年仍未脫除封建思想，祇知為個人、為家庭、為宗族、為民族國家觀念最為淡薄，所以不惜苦口婆心地宣揚民族團結之本旨，使整個民族醒覺。「九一八」事變以後，整個中華民族已在生死線上掙扎，危巢累卵，勢甚迫急，本一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之義，則今日之中國青年便該根本覺悟，努力民族革命，參加救亡工作。亡國之朝鮮尚有許多青年從事悲壯激烈的獨立運動，印度也有許多青年發動着可歌可泣的民族革命戰爭，難道中國青年還不及印度和朝鮮嗎？

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由遠東放起烽火，目前我國與日本對敵，故得運用外交手腕與其他各帝國主義周旋，可望苟安一刻。迨世界大戰爆發，在各帝國主義者互相火拼和各弱小民族發動革命之大混亂中，中國也許就處喪失主權，被人瓜分，又或從此恢復民族地位，達到自由平等、永遠生存。但 是要我國所有青年能振作起來，努力準備，為國家奮鬥、為民族犧牲。我們民族領袖蔣總裁已發動了復興中國的革命，領導全國青年從事復興中華民族偉大的抗戰；青年們，奮發自新的時候到了，祇要你們有志氣和決心轉變，將來都會變國家柱石與民族中堅。我們應當認識中華民族之歷史上的光榮及地理上的偉大，對於民族固有文化、固有道德及固有智能都應剛揚發揮，我們尤應認識清楚我們不聞槍砲響而現成地做一個亡國奴；我們家庭祖宗墳墓姊妹弟兄有受殘踏侮辱之可能，我們處處保持「國將不國何以家為」的慷慨情緒，這是我希望於後方青年的第一點。

(二) 團體行動底修養：中國人不但沒有民族意識，同時也沒有團體意識，人人都以個人為重，往往圖一己私方便而破壞大眾組織，極少為人羣而犧牲一己之存心；是故散沙一盤，毫無羣力，只有私爭，並無公鬥，此為最大之缺點。試看過去國內各種農會、工會、商會以至青年們自己以學生會之類，很少能夠堅固團結，切實表現團體精

神裏常在報章雜誌中看到，某一個團體分爲數派，互相攻擊，各說自己合理，對方非法，結果團體解散，彼此才甘心；就是青年學生組織的自治學術團體，有謝絕參加，有的求之恐恐不及，有爭主席部主任及吞沒公款等種種腐敗行爲，亦有被反動份子利用爲宣傳工具藉以煽動學潮，擾亂社會治安，爲漢奸一樣的行爲，更是傷心的事！

種種個人輕團體的風氣，都是不明團體之性質及其重要的原故：一般人祇知團體是爲私人謀飯吃造機會出場所，而不知團體存其偉大作用和重要地位。原如現時社會組織愈益複雜，現社會的競爭愈益激烈，個人的智識能力有限，難以適應環境及建了事業，必須集合許多同志組織各種團體，或爲經營實業、或爲研究學術、或從事社會運動、或改進公共事業，一個人所辦不到的，合多數人的力量組成團體便辦得到。團體爲其分子謀共同的福利，原是現社會最經濟最合理的生活方法；但中國人誤認團體剝奪個人權利，減少個人機會，結果大家都將公共利益供其已用，公共產業佔爲已有，團體那能不失敗不散呢？只有許多人士雖然明瞭團體的力量和團體的優點，却去利用團體從事種種非法勾當，團體的真正意義和性能喪失了。

現在國家在動員全國的力量，從事民族生存的鬥爭，青年必須擔負社會上前方後方各種事業，時時刻刻需要許多同志協力進行，所以應該在任何時地任何事件均應具有

團體觀念和團體行動。我們不要自私自利，應該愛護團體、愛護同志、犧牲小我、完成大我，以團體的成功爲個人的成功，以團體的光榮爲個人的光榮，而後民族國家才有生存希望，這是我所希望於今日中國後方青年的第二點。

(三) 創造的能力：中國人底智力並不劣於外國人，但是外國人處處能創造，中國人却處處僅能仿效。總理會說我們外國人底頭趕上，這便是說，我們不僅仿效而已，還需趕先創造。青年站在時代底前驅，社會底中層，應該領導羣衆從事創造事業，但是我國青年却祇學人家皮毛，拾人家唾餘，人家說馬克斯主義好，我們便學馬克思主義，人家說道爾頓制好，我們便學道爾頓制，人家說羅馬字拼音好，我們就主張廢除漢字，甚至中國社會研究係何種性質，還要聽從蘇俄史托二派決定，我國缺乏創造能力以至於此，能痛心！推究其源，還是由於青年自己太不展進，太不勤奮，所以只知抄襲外國學說，仿造外國東西，就算完事了，所以我國近年以來，在學術上、制度上、思想上，不但沒有新的創造，而且仿效得也不成樣子；留法學生便將法國制度強在國內施行，留美學生便將美國制度學說硬要國民接受，留俄學生替第三國際宣傳共產主義，留日學生替日本軍閥提倡東亞門羅主義，整個中華民族充滿了舶來品和仿造貨，民族的固有文化已淪亡了。

一個民族完全模仿其他民族的文化，即不爲其他民族

所同化以至滅亡，亦將蹈亂投藥石一命嗚之危險。青年們儘有豐沛的精力和耐苦的體魄，可以努力創造，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乃至一草一木，都可發揮創造精神；我們不應該仿效日本軍閥殘暴，却應效仿日本明治維新後的孟進精神，建立中國新文化和新生命；這是我希望於今日中國後方青年的第三點。

(四) 勞動服務的習慣：『好吃懶做』為我國一般小資產階級的特徵，青年尤佔多數。勞動本是社會進步的惟一途徑，也是人類文化的唯一原因，所以戰後各新興國都以『勞動神聖』鼓勵國人，青年尤應注意勞動習慣之養成；我國過去一班觀念，以勞動為低賤恥辱，富裕之家都不再去勞動，以為勞動有失身份、有礙體面；這種觀念都是從封建時代遺留下來的；各國人民都已打破了這種觀念，惟獨中國人還牢牢保持着。試以美國來說，中等之家尚不願用女僕，一切烹飪縫紉洗滌之事都由主婦自任，就是置有自備汽車也自己駕駛，不另雇用車夫；英國是貴族制度尚存保守風氣未除的國家，但是像我國大戶人家所畜奴婢的現象則極少看見。

現在我國生產落後，分配不足，大家好吃懶做也是一大原因；青年從今日起必須時刻勞動時刻服務，個個都是生產者，每一小時的勞動與為每一件事之服務都是有益於整個民族的，關於心理方面，不要以勞動為鄙賤，而須以

勞動為神聖，不要以服務為辛苦，而須以服務求快樂。近來各學校有所謂勞動教育的提倡，也在養成青年的勞動習慣，不過這種教育尚太普遍，大多數的學校學生還是在過養尊處優的生活。總之：少爺型的青年，不是現社會須要的，工人型的青年，才能担負社會的重任和革命的使命，讓我們大家以勞動來維持我們的生命，以勞役來為國家盡職務罷；這是我所希望於今日中國後方青年的第四點。

(五) 尚武任俠的精神：尚武任俠為我國古代優美的品格，尤以春秋戰國時代最為盛行；漢唐以後，佛教思想輸入中國，養成重文輕武的風氣，便亦漸失尚武任俠之精神。尚武之所以自衛，任俠之所以救人，都有高尚的道德價值，且能培養毅力強健身體，尤為青年修養一大方針。歐西各國及日本都極鼓勵青年養成此種精神，像德國底擊劍、意大利的巴里拉前衛隊及日本的武士道，都是顯例。我國青年則個個是文質彬彬，白面書生，自強尚且不能，救人更談不到，所以根本沒有任俠的精神；因為沒有尚武任俠的精神，所以處處表示懦弱、畏縮、投降之心理和行為，直接影響整個民族，使我們民族也失去自尊、自主、自衛之信念，祇表現妥協、苟安、屈辱之劣行，這是民族前途一大危機。當此抗戰開始復興革命之際，欲恢復民族地位，必先恢復民族精神，欲恢復民族精神，必先恢復國民尚武任俠之精神。

尙武任俠必須有強健的體魄和精良之武術，關於這點應從各方面去修養，各項運動固應時常練習，其他如國術、騎馬、游泳、射擊樣樣都要熟練，養成尙武任俠的體魄與精神，無論爲各人爲民族，青年應該一掃文弱風氣，充分表現義勇及殺身成仁的尙武任俠之德性；這是我希望於中國後方青年之第五點。

(六) 大公無私正直光明底胸懷：青年之心地原是純潔的，態度原是光明的，但是受了黑暗社會之濡染惡劣環境之侵蝕，便由純潔變爲卑鄙，由光明變爲醜惡了，我們看一看，許多青年都會營私舞弊，都會陰毒奸詐，其手段較年長之人爲尤高明，其胸懷較年長之人爲尤陰惡，如斯現象，言之痛心。因而青年們對待朋友、對待弟兄、對待父母、以至對待民族國家，都無十分誠意，不是欺詐便是謀害，道德都淪亡，於此已極！整個社會湮沒了人性，民族也喪失了道義基礎。

再看，青年們在學校裏大天喊着打倒軍閥，劃除貪污，一旦走入社會，自己便就成了軍閥，成了貪污，而且變本加厲，較前愈烈，都是青年沒有養成大公無私正直光明之胸懷。所以對人對事都以私利私慾爲其動機，雖然外表裝得官面堂皇，說得大花亂墜，內幕却是醜態百出，不堪聞問，現在已成爲一般風氣，不能獨責青年。但是青年都是未來社會之主人翁，若青年個個都有大公無私正直光明

之胸懷，那麼社會必會從偏私入於公正，從黑暗入於光明，青年們，趕快以身作則，爲社會倡導新風氣，爲民族樹立新道，而後方能作到蔣總裁提倡舊道德實行新生活之標準；這是我所希望於今日中國後方青年之第六點。

以上略舉目下中國一般青年的缺點，及應有之覺悟和修養方針數項，爲我安居後方青年之提示，因爲國難至今不能說後方青年沒有覺悟。眼見許多青年，悲憤國事日非，但無法找救國途徑，以至囂張盲動，或則煩悶以至於消極，這種錯誤，當然是應速謀糾正，應知道我們安全地帶的青年，目前是準備時期，不應盲動，不應煩燥，只要將上述應有之修養努力完成，雖還不足稱爲十分完全的青年，但至少已能擔負國家寄託之重任，參加抗戰工作了；

一說到醉生夢死還未覺悟，絲毫沒有民族國家思想的青年，應當存已往種種譬如昨日死未來種種譬如今日生之打算，人誰無過，但貴能改，從今以後，應一致地努力於新生命之培養，然後可望成就一個高尚、前進、革命之青年，英勇壯武之疆場壯士，這就是國家民族之光明和幸運了。安全地帶的青年們，趕快覺悟罷！

禮巡

上緬甸之神祕民族

曾克念

卡 慶

學生應處於重要邊疆上之卡慶民族，他們之風俗習慣我必須有以報告諸君。

卡慶並不是一個衆多之民族，他們之人口總數最多不過二

十萬，江心波或恩梅開江與邁立開江兩江同流入緬境合為伊落

瓦底江之間是他們之主要居留地，此外如戶拱及其迤西亦純為

彼等之住區，又上緬甸及雲南西部山嶺茂林間亦不少此輩足跡，西藏及亞細此時

還有他們之部落社會。

卡慶人是沒有文字的，因此我們找不到他們底書籍，俾便探索他們底歷史。

四十年前美浸禮會教士漢生博士以羅馬字母拼成卡慶話，創為卡慶文，行之頗有

成效，今卡慶人中已不少能應用此項新文字通信，緬政府亦已採用列為學校中之

一科，教導學生。但每遇婚喪及其他祭祀時，那些卡慶巫覡們却詳述卡慶族之

事蹟○由古時說到現在滔滔不絕，一連要說幾天幾夜，事蹟中雖多含混或全係無

根據之荒謬神話，但他們如此之記憶力確是驚人的絕技了，能說幾十代卡慶史

(一)

—— 究 研 地 邊 ——

散佈地點
人口總數

考察雲南邊地民族的重

要性

江應樑



近幾年來，國內有一新興學術名詞發

生，所謂「西南民族」者是。西南民族，意

即指今日散居於中國西南邊區各省之未開

化或半開化的諸種民族而言；直言之，即

包括廣東境內之黎人和瑤人，廣西境內之

瑤人，湖南、四川、貴州境內之苗人，雲

南境內之羅羅、擺夷、苗子、瑤人、古宗

……諸種民族，更加上浙江福建屬之畬

民及閩粵沿海一帶之蛋民。這些民族，實

其居住區域，實佔有全圖西南七八省地帶

(二)

的人在他們中並不稀罕，只要稍稍聰明些的便能信口開河、毫不躊躇地講完四五十代的故事；如果你不怕煩冗能把這幾十代和幾千載之歷史事蹟記下時，那麼恐會鬧出「騎鬼一車」來呢。

衣食住之情形

卡愛人底村落多居高山峻嶺或茂林叢中，那裏沒有正式街道，許多住屋散亂地不相連接；據說為避免火星起見，屋子均作長方形；其長度自三十尺至一百尺不等，視主人之財富如何而定。每屋足夠住幾個小家庭，故父母和結了婚之兒子們永遠同住，不必另覓

—— 畧 ——

。這父系家庭就是他們唯一的安樂窩了。屋子支架全用粗大之樹幹搭成，剖竹編織以為壁，屋內離地二三尺，搭架如矮樓，析竹為編，鋪於架上，上住家人，下置豬雞，穢氣上熏，彼輩處之泰然。茅草屋簷，突出數尺，儼然一大廉廡，然此即為堆放農具及雜物處，婦女舂米處，男子做些簡便消閒工作處，牛羣住宿處。

要升堂入室須登一架粗笨樓梯，又須赤著雙足，否則定遭主人拒絕。屋之一方有許多火塘分列或連列著，父母及已婚兒子或未婚兒女各有一火塘。另一端是廚房、客房及本家祖先鬼神牌位供奉所；這間供鬼室陌生人是不許進去的。家凡兩門：後門雖設而常關，為鬼之門戶；前門方為人行之門。客來如誤投鬼門，主人即認為奇恥大辱，須重罰錯認門路之客人，犧牲致祭以安定鬼位。

；言其人數，雖迄今尚無確切之調查統計，然就粗淺估計，實不下數千萬；言其生活，則又皆是全未開化或半開化之原始民族；就人類學及民族學上研究：此諸種民族，與自命為漢人的我們，實在便是同體系同統屬的一種人民，初無漢夷界限。幾千年來，由於漢民族之自尊與誇大心理，把這些被迫退處邊地之人民，不當做人看待，始作俑者的後漢書作者范曄為投合時人底心眼而編造了祭旗故事，（見後漢書南蠻傳，據載苗蠻底始祖為祭旗，祭旗乃高辛氏所畜的一頭獵狗）。從此而後，讀古書的腐儒們盡以為有史可據，便都一致地不儘把西南邊地的民族認為「非我族類」，更且視之作犬，而寫其名作「蠻」（加大旁下果羅同）「猪」「果」「羅」，視之作虫而

房裏另佈置一很低的凳兒，幾張睡蓆，便是惟一之點綴品，間或在屋角斜倚著幾個貯水竹筒和幾口不大完整的鐵鍋，抑或有瓶把酒。火塘概用泥土嵌在竹編地板上，靜默地蹲坐著。因為沒有窗孔，全室內黑暗陰鬱，雖有竹壁空隙而及大門上透進的些微光亮，但亦無補於事。好在卡慶人白日多在戶外，夜間歸來時，火塘內燒起熊膽火，一室為之照遍。山頭寒冷，他們無力購買被褥，故夜睡多合衣臥於火旁，因山間容易拾柴，故徹夜生火。但濃烟瀰漫在竹牆上，慢慢地染上漆黑之烟色了。

一間長屋最多只能住到八年，以後漸漸倒塌，或憐到卡慶人也認為憐了，他們便付之一炬，另建新屋。主人備好木材竹子茅草之後，請起村內之熟人幾個，幫忙工作，大概最多兩天，新屋便可落成。來幫忙蓋屋之朋友，通例不給分文工資，不過新屋竣工時，主人即預備筵筵請他們大嚼一頓，多量酒精便是無上珍品。完工或未完工之新屋主人第一次進屋內歇宿之先，須請巫覡（隨時都可在附近家找到）來虔誠禱告，懇請本家祖先鬼神降靈新屋，更新神賜福賜壽，六畜興旺，五谷豐登……新火（第一次進新屋點火）要用兩片乾竹片磨擦發火，在大火塘上燃起來，巫覡又向大火塘把火分點到各火塘去。這是表示婦女們可以開始煮飯做羹的符號。

寫名為「蠻」；可憐 千千萬萬的大好民族便從此永視作「非人」而被迫退居於山谷中，度其原始或半原始式的生活。

自從新的學術思潮及科學理論給我們揭示出了事實的真理，國人翻然發現古書作者的欺人，個去傳絕觀念的謬誤，於是對含冤數千年未能享受到人類文化靈被之西南邊地民族，始以另一付眼光來看視，而匪謀所以開化之道；此「西南民族」四字所以為現伐國內新興學術名詞，而西南民族之研究，始為現代中外學者以至政府視為有特殊價值之重要工作底原故。

西南民族的種類，據過去非科學的未經實際調查的分類，竟有數百以至千種不同之種族名；其實西南民族之種屬絕不如是紛繁複雜，倘根據各每族間底歷史傳說

在所謂新屋落成之慶筵中，款待幫忙之友朋，主人是特別懇懇的，有多量之酒，大碗大碗地放在各人面前，大家圍坐在簾幕上，喝起酒來，豪放不羈，狂喊聲，尖叫聲……震動四鄰，乃是他們興高烈的表演。

他們所在地汗濁不堪，穢氣薰溢；尤其是身上的衣服，更髒得可怕，每件衣服上身從不脫下洗滌，白天夜裏也不讓他離開自己底身子，必須等到極其破濫，穿到不能再穿時，聽其自然地和身子脫離關係，落下地去，有時雖高興弄好新衣，也要把舊衣套在外面才算稱意。有些人說造成他們此種汗穢習慣的原因是由於他們住區距水太遠，取水須經峭壁懸崖，深感不便；但其汗穢懶惰，已成習性，是不可諱言的。

他們在食物上也有許多可笑的迷信：倘若某人呆癡便說他是吃多了豬毛，某人怯弱胆小便說他是吃多了鴉肉；吃老虎肉的人勇敢大胆；小孩不可吃雞蛋，否則雙足無法長大；老鼠心肝吃了會忤逆父母……

米是他們底主要食物，煮器除少數人有銅鍋鉄釜外，普通多用竹筒；竹筒燒熟，飯即熟透。食時不用碗箸，但以樹葉將熟飯分若干包，按照人數，不論貧主不論老幼，每八二包，既不得多，亦不會少，顯然原始均產制度。飯包內的食物，除特殊階級者外，類多雜糧混合品：如山羊、豆、麥、米、稷……等。卡人

、宗教信仰、語言文字、部落組織、及民俗上作粗淺的分類，則所謂西南民族者，實僅得三大統系又若干小支系，所謂三大系者，即：

- (一) 苗民族系；
- (二) 羅羅民族系；
- (三) 擺夷民族系。

所謂若干小系者，其重要的如：

- (一) 屬於西藏族之古宗；
- (二) 與古越民族淵源極深，疑其與擺夷系有聯之泰人；
- (三) 有特別語言及文字之麼些族
- (四) 未能斷定屬於何種或不能歸屬何種而暫成一支系的，如會民、蛋民、山頭、粟粟等。

此一系所屬雖多，相信倘經過科學考察與

不食隔夜糧，本日所食者須於本日晨起後煮。卡人最喜肉食，惟無故不得傷生。殺牛為他們底大典，只於祭祀時舉行之，並殺豬雞陪祭；祭祀畢，大家分割肉食，得食祭肉在他們是認為異常榮幸之事；他們底食法不用煮，當牲品之血肉尚溫之際，即乘著熱氣開剖而大吃特吃之。

卡人強悍好鬪，尤懷宿仇，他們有仇，非報復不可，報仇是被他們認作應盡之責任，祖孫父子，以是為訓。平時如遇謀殺、故殺、誤殺等事發生，則村中長輩出來仲裁，按照所犯情形之輕重，擬定罰金，由兇手承認繳清；否則就要發生訴訟武力之行動；雙方糾合多數人拚命械鬪，不到雙方大仇報復，稱心滿意時，便世世代代不會得結果。某人底貨物無論五穀六畜等被人損傷或偷竊，抑或他底女兒被誘惑淫奔產生私生子等，只要犯事人出相當罰金便可了事；不然也要用武力解決。他們械鬪時是全憑自己的體力去爭勝的，所謂明人不幹暗事，他們不以暗算他人。

勇敢的獨立自主性是卡慶人底特點，他們不受任何人與任何事來侵犯到自己底自由，阻止自己底思想或行動，同時他們也不會向誰人做出諂媚獻嬌的舉動。

當械鬪事件發生時，恐怖憤怒的波濤動蕩于附近各村寨；因鄂甲村人如被人

研究後，必有多數可以分屬於上列三大系統中的。從這種分類裏，我們顯然地便可以看出今日西南民族之居住區域，雖包有廣東、福建、廣西、湖南、貴州、四川、雲南諸省，而雲南一省，却為諸種民族的中心居住地。三大系中的羅羅及擺擺兩系，便僅能在雲南境內找得到，而為他省所無。苗瑤之主要聚居地在湖南、貴州、廣東、廣西；但雲南境內也並不少各小系中之民族；除海南島之黎人及沿海之蛋民並畚民外，雲南全有，且全以雲南做中心生聚地。由此看來，雲南全境確實是一人類學研究的大寶庫，人種底展覽場。從學術、政治的眼光來看，以科學的方法考察西南民族，實為今日國家當務之急；以西南民族分佈來看，考察西南民族須以雲南

(六)

殺在乙村，那麼乙村全部住民都是甲村的對頭，不管你有無關係或許你連這件事都還未聽到，仍免不了要被波及。從前一隊英遠征隊行經八莫中國間，處罰了幾
個卡慶人，這在他們便認為寄奇恥大辱，永遠印在每個人的心坎上，二十年後，
一組傳教師從這裏經過，因其為英國人，便遭受卡人的一場襲擊，以復舊仇。像
這樣的懷仇記恨心理如永遠存留於卡人胸中，積之既久，彼此互相為仇，那末卡
區內的人將來恐怕無一不受害的。

卡人的保守性極強，械鬥的事，從古到現在，一直經過好幾世紀之長時期，
依然存留在他們社會裏，關於械鬥情形或內容，他們從不向生客提及，一家老小
對此都知道嚴守秘密；因為如果洩漏了機密，誰能担保此生客不是仇人呢？

依照卡慶法律，盜賊應受斬首酷刑，或賣為奴隸，故卡人多誠實不苟，尤其
是在同種族間，更其如此。

他們非常好客，任何旅客到臨，即使非親非故，也能享受得到主人幾天之般
熱招待；所周遊歷他們區域內之村落，可以不花分文，得到膳宿之供應。凡為彼
等之客，除在享用上可充分得到招待外，並能得到安全之保護與旅途護送；譬如
我家之客為你欺侮，則為護衛客人計，不惜訴諸武力，以爭此體面上之榮辱；其
好客之情形類如此。

做重心，又是不可移之事理；於此，可知
云南邊地民族之值得作科學的體系的考察
之原因所在了。

邊地民族之考察，用意所在，可簡略
別為學術與政治兩端；就學術而言，從邊
民底歷史演進、民間傳說、種種來源上可
以給我們民族歷史上極大之論證與承接之
史料，從邊民之骨格構造、身體形態、毛
髮種類等可以給人類學研究上無上之資料
，從邊民之社會組織、家庭情形、社交往
來上可以窺見初民及原始社會底遺型，而
給我們以人類原始生存狀態及古代社會研
究上之事實的佐證，其他語言、文字、風
俗、信仰、居住地域的分佈、種種，每項
都是一種專門學術之寶庫。就政治方面言
，當今人人高談復興民族，又遭逢到全民



卡慶男子好逸惡勞。一切苦工勞役均歸女人去做，可憐一般婦女，累煞得終日奔波不得休息；伊們通常背負重籃，身屈九十度，而雙手向不停地繞著小線錘備縫紉織布之用。

若行抵卡人村居住宿時，天剛破曉如啼如訴的哭聲，那是婦女們已經在勞苦地春著米麥預備本日的食品了。伊們一面工作，一面輕輕地唱著慰勞的歌兒，這在他們也許是減少勞苦的好辦法；但局外人聽了並得不到甚麼快感；因為那是沒有節奏的聲音。伊們將一天三餐之米麥備好後，即攜長節竹筒去取溪水，往返於削石懸崖之危途中。早餐煮熟食後完，又出去到森林中拾些柴草成大捆地背負歸來。夏天則多往田間工作；暇則編織伊們底裙裾之類。

伊們底織機極拙劣，用兩條木棒把經綫拉緊，一線繫於栽在地下之木椿上，他一線用一寬帶纏在織者腰部，織女坐在地上，兩腿伸直，登緊在一根特備的木棒上，腰向後稍稍用勁，雙手於是慢慢投梭；時間雖長，工作雖苦，但可使線紋錯綜織成各種美麗可愛的花樣，多勞的婦女或竟因此得到些慰安。

卡慶底耕種法尚是一種原始的；每歲開始時於密林間擇地一塊，砍去林木，曝日光中，俟麥禾縱火焚之，使成蕪原一片，用鋤攪平，播種其，日刀耕火種；因不能深耕易耨，穀實半為草稗損害，得到豐收須全賴土地肥沃之力。担任此種

族對侵略強寇作全面抗戰之時，想要得到國家從危難轉為安全，民族從頹墮中起為振發，唯一的要圖莫過於整個民族團結與奮發；而此數目並不算少的西南民族，自來便被排於視線之外，一般國人對其生活情況，絲毫不能了解，並更以訛傳訛，如何能言及全民族之團結與全民族之抗戰！更且西南民族聚居之區域，皆今日全國國防之重要地帶，國防前線之人民，若不給與民族國家之意識，不能使之開化而內附團結，一朝有事，不僅不能作我們衛國之前驅，恐更將成為敵人極好之武力，是開化夷民，在非常時期之國策上，當為要務。惟言開化，便須先求明瞭其現時狀況，欲徹底明瞭其現時狀況，又捨作科學系統之考察外別無他法，是可知邊地民族的

勞動工作的當然是女人和兒童。夏季雨落時節，刈草除虫等事伊們也不得辭勞。水牛只用來踏穀麥的種稈，但婦女仍要把這些踏過的稻麥在空地上簸揚後貯藏起來。

第一年仍然在原地栽種，但第三年須另擇佳地；否則將無收穫，舊地復任其成林，但決不能回其本來面目矣。彼等足跡所至，叢林橋木，漸被斫伐，致使有用林木，皆變劫灰，殊可惜也！

宗教及

卡人外出時，必肩佩長刀一把，舊傳卡人多倚長茅，並用強弓毒矢，近年已不多見；現在他們却很講究有一枝好槍。新政府不久以前曾把他們底槍枝通通調來註冊，於是一羣

一隊的卡人抬着希奇古怪的槍枝到註冊處檢視登記，有幾個有功細政府的山官會得了政府給與新式快槍；除此之外，他們底槍多半是中國土造罷了。他們多用銅帽槍、鑲石槍，其餘便是用引火綫放的老式火槍；此類劣槍落到他們手裏却會生出廣大的效力；當他們械鬥時，此為神通廣大之法寶，比起長矛短棒來要好得多。平時他們不肯亂放一槍，也不肯虛費一彈。

卡人正度着多神教階段的社會生活；他們認為樹有樹鬼，山有山鬼，乃至蟲魚花草亦皆有鬼；鬼有掌握二十三天、十八層地獄、星辰日月之權力，鬼有賜

考察，在今日確非公子哥兒的消閒玩藝。

云南擁有廣大種族之西南民族，已如上述；云南邊地在國防上之重要，又盡人皆知，則云南邊地民族考察之重要性，無庸多言而人盡知了。

考察邊地民族並不是一種粗淺的工作，考察者本身，須具有人類學、民族學、語言學、考古學、社會學以及歷史地理各種的專門知識；同時更須要有考察的經驗，精銳的觀察，敏捷的搜取記錄，能耐苦，不畏難，深入民間的精神；具備此諸種條件後，更須有較長的時間居住邊地，與邊民有深切的接觸，始能望有所收穫。

本人致力於此種工作雖若干年，但自度各種應具有之專門智識尚極膚淺，此次雖以考察邊地民族的使命而來，到邊區，但

翻降災之禮節，六畜是否興旺？牲口是否平安？都是鬼在作祟；但鬼之氣度極狹，秉性卑鄙，如果某人不向他虔誠獻祭，他決不賜福給他，或許還要給他些厄運；反之如果常有牛頭、豬頭、雞頭……請鬼父爺爺吃，那就一定祈福得福、求壽得壽、要發財就發財……故卡人均甚佞鬼，爭著致祭，深怕別人佔先。

他們平時不多祭獻，必待運程欠佳、疾病沉重時，才向鬼祈禱，用些他們自己曉得的方法，求出鬼所想的東西，才準備著前去獻祭。卜算鬼食，法用有如紙牌或銅元似的東西跌下，口裏念念有詞，再用竹筒一節放火上燒燬，燒到竹節處裂紋便能答覆他們底隱迷。

他們篤信朕兆：蛇或野貓跨過某路皆主不吉，換了馬鹿則大利；他們有許多禁忌也與其他民族底迷信一樣：譬如男子不從樓梯下走過、不傾覆食鹽、有女人在屋內即忌入屋的最下層（因為男子決不能低過女子）、更忌穿著女子底衣服（否則定要倒霉若干年月）、女人不能跨過繩索掛褲等物（必須移開或從小竄過）。

近年卡人多呈貧瘠衰頹現象，原因是由於彼輩不從事積極生產，而常作無益的消耗。有病時大事獻鬼，不知病源多出於汗穢，不從本根着眼，虛糜何益？

巫覡底服飾住所完全與衆相同，在社會中有特殊地位；其人多聰明伶俐，熟諳對鬼之各項稱呼及各種咒語，專營人與鬼間之溝通工作；或司主祭、或禳疾病

又只是一種短時間的觀察搜集，誠所謂走馬看花，實不敢望有什麼大收穫，但反之，本人却深切盼望著本縣文化界人士並同學諸君能在這園地上開花結果。諸君生長於斯，與邊民接近的時間及機會多而且易，要來做邊地民族之考察工作，在天時地利人和上都占便宜；只須抱定到夷民間去的決心，多尋機會與夷民接近，就耳所聞、目所見、身所體驗之事，逐日拉雜記出；數年之後，彙集而加以整理，是即百年不朽著作。此種工作，不僅是自身知識學問之造就，實際便是直接貢獻於國家民族之極大勞績，其功當不在前線浴血抗敵的戰士之下。

二十七年元旦前兩日子勝越督辦署內

(十)

據說頗具神驗。爲卡人社會中不可少的人物。

祭獻「要鬼」的肉食須在「鬼樹林」裏去弄就。「鬼樹林」位居本村的入口；那裏有狹徑一條，古樹參天，濃蔭密蓋，不透陽光；赫赫大鬼，據說久住其間。路旁栽有高杆一根，上繪希奇古怪的圖畫，所畫都是本村急需之物，使鬼爺隨時觸目驚心，不忘村民，而降福祉。週圍可以見到許多粗糙小式的祭壇，係用竹枝搭成，旁插長竹一根，上懸網長小筐；還有許多特別祭台，各式各樣，五花八門，據說係按照神的類別而定的。橫跨小徑的一條繩兒，上懸星狀竹編物若干，這是避免天花痘神和使牛死馬瘟的神來光顧本村。有時在村子的入口處，住屋的旁邊，有兩根粗大的木桿緊栽地下，互相交錯，形如十字架；這是當卡人有極隆重之祭祀大典時，縛牛待刀的架兒。這地方常常殷血遍地，金頭爛腦，經過其地，不能不令人掩鼻。

卡人認爲家庭人口興旺全是鬼神的保佑顯示，因此自家的女人生小孩便極高興，以爲鬼神肯不辭辛苦地光顧自己。初生的小孩，他們都當做異類，要做多少過場才敢認是自己底遺傳物，或鬼已放心給他的了。小孩出娘胎不久後，由接生婆給名（若不給名恐又被鬼賊去），並立刻到家裏鬼牌前默默祈禱，表示感謝的意思。產婦靜靜地同小孩住屋裏三日，到第四天，請巫覡來祈禱，並以雄雞刀頭



貢山一瞥

張切著

弁言

我國地居溫帶、氣候和暖、田地肥沃、物產豐富、世界各國、無不欣羨、產量之大者、以我雲南爲最、雲南之產、尤以怒求地方爲最、惜乎國中執政以及智識份子、無不以雲南爲邊省、窮鄉、僻壤目之、至於怒求地方、在我滇極北地、清末滇西道石鴻韶對英人曰、此化外之地也、遂貽英人以侵佔之機、近年以來、所侵之地、約千萬方里、其間人民固多、田地亦不少、然五金卽產以及電、鹽、化等科

致祭於鬼牌之前，巫覡唧唧喃喃，鬧個大半天，這樣做了後，便說鬼從今可保小孩平安無病，快長快大了；從這天起，小孩便得見天見日，同日母親同丈夫去水溝裏沐浴，他們汗穢不堪的衣服，也可和水會一會面；要這麼一下才恢復了女人舊有的地位。

鬼保佑着產婦平安地生了小孩，這在卡人自然是最高興不過的；設或不幸產婦因生育而死亡，據說這是「阻產鬼」在作祟，在這樣情形下，這家人便有更更大的第二種禍災臨頭了；例如某婦因產而亡，噩耗一經傳出，馬上全村哄動，恰如軍營裏底緊急集合，如赴火線，如臨大敵，一個個精神奮發，（即懶惰的男人此時也變成糾糾武夫）爭先恐後，蜂擁向這不幸的人家而來，青不見，白不見，一口同音亂喊驅逐阻產鬼，於是放槍的放槍，石頭如飛蝗，羽箭似流星，不問好歹，一陣亂來，團團圍個水洩不通，差不多連房屋也要被打壞，他們這樣做了之後，還認為阻產鬼尚未驅逐出去，於是更向產婦進攻，火把不住向產婦屍身上照射，一把長刀直戳入便便大腹內，可怕的皮肉裂開，腥臭難聞。又如產婦係產後才死的，那麼，獨對付產母屍身一番就算了事，連初生的嬰兒也有一種別開生面的對付方法：當嬰孩被抱離開母體的剎那間，如能發出呱呱的幾聲，那便是他底極大幸運，此後可以得到哺養；否則，便會將卡人嚇倒，認為該婦已阻產鬼，於

學能應用之原料、不計其數、民二年間

、政府以邊防重要、乃沿怒江設置漢官、其最上段設萬蒲桶行政委員、下設上帕、知子羅、盧水等共四行政委員、民二十四年、余宰貢山、即萬蒲桶、巡查邊境、觀測地勢、致查人民風俗物產、始知此間出產豐富、風俗淳良、人民誠樸、政餘之暇、爰將實況、記之楮墨、用作邊地研究之參考、

一 地勢位置

貢山居雲南西北、背高黎貢山、面羣羅大山、兩山高度、約為海拔六千餘公尺、山頂終年積雪不化、山腹土潤、林木茂密、兩山夾怒江為谷、貢山之西、越高黎貢山為求江、無半里之平地、人民沿江居住、村落稀少、每村三五人家、兩村相距

是趕快把這團小怪物拋擲他那成了阻產鬼的媽一併用烈火加桐油燒化，產母既被斷成阻產鬼，爲防止後患計，巫覡便高呼：「驅除餘邪！清吉房舍！」馬上縛小雞一只在木棒上，巫高聲之向四面八方亂掃一陣，又大呼：「阻產鬼速速受此薄禮！不得再事勾留！遠避遠避！」他們對於死過人的房間多廢去不住；若主人才力來得及的話，全屋都須燬去另建。

說起卡慶房屋，不曉不令人聯想到屋內的火塘；那末



婚子女的特有火塘來；那是一塊有趣的地方，卡慶青年男女講戀愛的所在；在那兒，他們不分性別並無猜忌地圍火談心

，兩心的火隨着火塘的火慢慢地熾烈地燃燒起來，他們便充分地領受着青春之甜蜜的享受。這是公開的情場，不惟不受父兄長輩的干涉，反待到他們底一致通過與贊許。這些男女因爲戀愛自由的緣故，所以並不混亂了戀愛途徑，完全依自然步驟前進。在火塘旁他們能獲得暫時性交可能，女的有了對象，便親織一條錦布，質料和他底裙裾一樣，送給他底愛人；男的得此贈品，拿來縛在衣袋上向人誇耀，表示出滿足得不得了的神情。當他們幽會後到了分別時，女的對於自己失了貞操的事毫不在意，除非非到受孕，那麼，男的便要受罰，拿出一筆很重的罰金。因爲女子受孕，在卡人社會裏非常被人鄙視；女子受過孕

，輒一二十里或八九里不等，求江入戶更稀，西北與察瓦隆相接，正西與木王地及江心坡毗連，南界福貢、東界維西、東北則與德欽（即阿墩子）、冬李大雪封山、無路可通、行人斷絕，必至次年四月霧化後始能往來、

一一 沿革

查怒求兩江以及恩梅開江脫洛江諸立開江等流域之地、本爲我國版圖、居民口稱、皆曰「我主人在東方」、以歷史考之、自明洪武時有尙書王驥率兵平定各土族、後即相安至今、清代屬維西廳、由土目分段管理、上段由葉支王土目家管填、中段由康普喃士目家管理、下段由北堪王土目家管理、即今貢山全境及福貢三分之一之

，將來便不會有美滿的姻緣了。

卡人戀愛雖自由，但婚事則須由父母主張包辦，不必徵詢子女意見。父母之爲其子擇配者，手續上之第一件事係由父母擇定幾個如意女子，把伊們做的布疋手工品帶來，呈給卜卦人，請他占卜優劣，以憑去取。既決定後，即秘密派人向女家求婚，向女父議定聘金，雙方滿意後，婚期便馬上決定了。

新娘底父母及近親都不參加婚典，當新娘動身向伊丈夫家出發時，只同著幾個女伴，有一個替伊背著大籃子的嫁奩，新郎家裏底親戚朋友都齊到，大張盛宴，開懷暢飲。新娘到新家庭後，須經過一條特備小路，有如狹窄的甬道，兩旁放有許多酒過雞血的象草束，據說這樣佈置是驅逐同伊來的邪鬼，在這甬道間伊必須十分留心地走過，如果有點粒雞血黏身，衆人就說婚事不利，新娘將受極大打擊；懂得平安經過了象草甬道，那麼，新娘登新梯，一直走到堂前，婆婆出來歡迎伊，向伊項上套一個圈兒，表示伊今後已成爲自己家中之一員了。接著會見伊丈夫，（或許他才第一次和伊相見），他們在睡蓆上一同坐下，用個盃兒同喝酒，你一口我一口地輪流著喝，又用一隻烟捲同抽，也是你一口我一口地交替著抽；這樣地做了之後，便算行完了結婚禮。新娘忙到水溝裏洗一個澡，折回來煮飯弄菜，大碗酒，大塊肉，夫妻倆吃個通宵達旦，整個婚禮，至此完畢。

地、降至光緒二十五六年間、栗粟常偷出維屬滄江兩岸搶殺居民、政府乃派維西協派兵勦辦、由鎮北營分駐怒江一帶、三十二年、怒民以仇殺天主教士爲名生叛、平復後、乃令阿墩子彈壓委員夏瑚兼管怒求兩江事、但土目之權仍存在、民元間、李根源股肱西平康蠻、稟請與阿墩分治、民二年、設舊蒲桶行政委員、民三、上帕知子羅盧水等處皆設行政委員分段管理、土目之權遂削、民六七年至十五年間、以地方事務簡單、改爲維西縣次開縣佐、十六年仍改行政委員、民二十一年改爲貢山設治局、自漢官設置之後漸興教育、倡建設、修道路、採藥材、人民至今已次第開化、現又設省立小學校、逐漸設置圖書儀器、收音機等、將來進步可拭目以待也、

這樣簡而易行的婚禮，有時會發生障礙；或者女家索聘太高，抑或一雙男女早發生戀愛，而女父母偏不許結合；在這一種情形下，男家所派密使，可設法誘出新娘趕將婚事度過，再請人勸伊父母，由男家略出相當銀錢，便可結婚，有時伊父母頑強，堅執不允，則雙方用武力解決；在這二種情形下，一雙男女為達到他們底目的，則相約逃向遠方，實行同居。

卡慶底婚禮

卡慶底婚禮，誠然簡單省事，但對於喪葬人事卻很麻煩，且需要許多無謂消耗；如豐盛的祭禮使當事人無法應付，而又不能勉強維持；至於虛禮繁儀，尙其餘事。當死者底呼號才斷，便鳴鑼放鎗，將噩耗傳遍全村。洗滌屍體之後，穿上備好的尸衣，直挺挺地抬在竹製架上，放在大火塘間。（這裏是供鬼牌的一個屋角）。然後走向林中，擇木作棺，棺木擇定，用雄雞一只，虔誠致祭，祈告樹鬼，始敢砍伐，等棺弄好，村人齊來幫忙，即於屋前造一卡羅（用竹子樹枝簇成某種形式，讓跳喪舞的在他週圍週繞）。當夜由兩男子跳喪舞，肩荷長矛，自屋內發足，出戶繞屋一週，即回卡羅環繞一次，更迭不已。舞多高跳姿勢，步度越來越繁。到第四日或第六日為下葬之期，用煮熟雞蛋二枚，向曠地丟擲，以二蛋曾台處為適宜之墓地，即放心安葬；是夜仍跳喪舞。

三 人種風俗

貢山上段與藏屬察瓦隆相連，其人種多係古宗族，一切行動房屋信仰皆與藏人同，每戶有經堂一座，供佛於內，兄弟二人，其一必作喇嘛，每日唸經供佛不作一事，其妻妻禮俗，與藏人有別，蓋藏人無論兄弟若干人，除一人作喇嘛外，餘則共娶一妻，貢山之古宗則各娶一妻，其妻也先通媒妁，以酒一瓶，肉一塊，刀一柄，卡答一輻前往，務必成就而後已，如女家拒絕，或先將門鎖鎖，則媒人由房上烟聽洞內進入，必須將酒肉刀卡等掛之於柱而去，女家再請人去男家說財禮、財禮說成，亦不論男女年齡每有女大於男十餘歲者，後即請寺中喇嘛或果八（即漢人所謂端公巫師之類）擇期迎娶，唱跳和賀，女

所謂「喪舞」完全是一種混雜小清的跳躍，步法，動作，姿勢，自局外人視之，都覺無聊而雜亂。他們在舞蹈中演出日常瑣事，舞法用兩男人作指導，大鑼三響，青年數輩，（有時長輩也參加，）便跟著指導人舞了起來；掃除曠地，播種，收穫，打稻麥，紡棉花，布……通通一氣跳完。在卡人眼光中，這是最值得注意的跳舞。

屍體雖然安埋了，還怕死者底鬼魂無所依歸，故須請巫人向墓前致祭；巫人握鈴大呼曰：「無依鬼魂！作速早登程途，往極樂鬼域居住！」並向鬼魂叮囑沿途險阻情形，須注意某處如何危險？某處何等可怕？轉回來送出大火塘上的尸架，投之郊野，聽其濺碎，再是巫人幾聲唧唧喃喃，然後一場喪事，便告終了。

栗 栗

毗鄰卡曼，邊疆上最強大有勢的民族要算栗栗（卡栗二族在血統上均同屬蒙古種，自他們底西藏老巢慢慢遷移南來，但他們間却顯然的不同：卡人類多五短三粗，胖身材，寬厚唇，生着蒙古人底扁平鼻兒；栗栗卻個個高大瘦削，露骨

家到期請親友穿飾新衣、包紅綢包頭、有女四人相陪、儼如嬪相、各親族送奮儀禮物、圍坐室內、新人俯首貼耳到親友面前領訓、訓後、即以物禮賜之、賜畢新郎新婦同一般客人繞室唱跳三轉、即出門外、有人執酒三杯、各飲而去、喇嘛則焚香設席、不共坐食、凡酒菜飯人每一份、肉在中途預備三處酒菜歡迎來賓、來賓入門又復繞室唱跳、跳、畢即飲酥油茶、茶罷咒祝告、女家之人亦應到家男祝賀、男家酒飯均有規定之重量、分得後各人帶回自食、三日、新婦回家、又必作酒請親友、宴後、新郎自去、新娘獨留母家、以後不論三年五載、必俟新婦在娘家生有子女男家方來接回、有時男女年齡相差、男子常來女家、情感密戀、新婦亦即回去、然大

源來及地住

的頭上還有挺直的鼻頭。或如老鷹似的勾鼻。如說栗栗純係蒙古族的化身，這不能不多少有些疑問。印度西北之雅利安族，數世紀前，曾越希馬拈雅，屢次侵入西藏，歷時甚久；此種人均高大瘦長，好勇尚鬥，或者雅利安之混合遺傳物，即現在之栗栗，亦未可知。

栗人住區多在雲南西北沙爾文江上流，那地方是：崇山峻嶺，峭壁懸崖，森林蔽天，氣候奇冷，且怪草叢生，毒虫孽息，地無通行大道，有小徑係鑿崖而成，架木為棧道，危險殊甚；而栗人身負重籃，手持弓箭，上下飛越，如履平地。

探探栗人生活實況是不可隨便冒險的；因為他們久居深山荒谷間，鮮與外界接觸，對於外來生人常會引起誤會，而致演出屠殺的悲劇來。故素富冒險性的歐人中，曾沿沙爾文江流域上溯，見到黑栗栗的只有六人，而其中兩人（白朝胡白爾與赫司米司）尚被土人所殺；然而也有大部分栗栗脫出了他們深僻靜的高山，向身漢細接壤的邊疆移殖而來，受了鄰近漢人攜去的同化作用，遂變成了幾分之幾的開化民族，於是風俗，習慣，服飾，住居，也跟着有了若干的改變。

飾

照旅客底報告，黑栗栗女人底裝飾是非常粗糙而簡便的
外：一件麻布衣服，一條齊膝的麻布裙子，如是而已。此外，甚麼叫鞋子？甚麼叫襪子？在他們底用語中並沒有這樣的

多賴野合生子後新婦方回家、其人死則殮以櫃形之棺、死者右手持刀盤膝坐於棺內、抬至山僻處掘置、冬季、請喇嘛或東八、唸經一日或三日、即行火葬、凡人死未會火葬、其村中即不唱跳、亦我古禮有喪不向里有殯不巷歌之義也、每月逢初十日、即數村聚集、各湊酒肉、在指定之地共建一房、名公衆房、在此內唸經一日祈禱清、吉名曰打鼓、每年每戶募一方石、上刊喇嘛文字、堆積於指定之地、形方頂尖、名經堆、亦求清吉之意、每年冬季、各家準備糧食率男女大小遍山遊轉、至次年正月方回、名轉經、即朝山之意、所過之地如有險峻之處、以花紙作旗形插覆於道傍樹上以祭山中鬼怪、見佛寺必盤旋祈禱唸經三五日始去、臘月二十八日、喇嘛寺僧

詞家。他們只曉得有一雙護腿套在腿部，防止荆棘和毒蛇的侵襲。——我曾問過他們：「護腿有甚麼用處？」他們不遲疑地答復說：「赤着雙足是不會被蛇咬的；蛇常常咬人底高處；蛇頭抬起來大約有小腿這麼高。」

栗栗女人底髮上都圓圍地繞着一圈紅布，寬約一寸許，上飾若干銀鈕扣。栗栗等以為美觀，他們最愛珠玉金銀，身上都帶多少手釧，項圈，臂釧。紅色的寶石，粉紅色的寶石，是卡慶最歡喜的寶品；栗栗却愛綠松石或綠色的珠子。有少綠松石珠子曾用來裝飾過一個黑栗栗美女。略受文化薰陶的栗栗婦女，伊們最喜歡穿五光十色的衣服，因此也稱花栗栗。伊們底衣服多用棉布做，還有一條寬大短棉褲兒，顏色多是黑、深；外穿一件同質料的長褂兒，剛剛拖到膝前，前方須齊腰去了一半，一根寬帶兒從頭套上，披在雙肩，拖到腰部，帶有二色。依區域略有變更，但不外棕白綠二色，或紅白藍二色。長褂尾端也要加些花樣。三種顏色的小布片有規則地綴了起來，再縫飾上貝殼或白果核。長褂前方下緣是看不見的，因為它上面還要繫條帷裙。帷裙當然也是二色布製成的，上飾許多貝殼果核。再用一條尾端作三角形的花帶，巧妙地束住腰間，帶尾及給纓穗。飄動。雙臂形的護腿用黑藍布做成，依然縫上三色布片。此外伊們還包頭巾，兩端用顏色布片裝飾，並弄上些紅纓穗。頭巾周圍常常縫一條鑲藍邊的紅帶，上排

聚集百里內之村人唸經打醮、作奇奇怪怪之狀如牛頭馬面蛇神等、名曰跳鬼、經畢將完、大喇嘛以弓箭射各鬼物、其意驅逐鬼物使戶戶清吉也、每家出糧食二三升名曰香燈捐、戶戶爭先恐後送去、其迷信之深有如此、中段、為怒子所居、其俗與古宗大略相同惟信佛心薄弱、只信鬼、有病即請東八打鼓禱告、不信藥物、弟兄長大娶妻後各自分家、下段為栗栗其俗與怒子略同、亦信鬼、無倫常、同族亦可結婚、其婚姻皆自由戀愛、兩性發生戀愛後、父母請媒去講說財禮、動即以牛數十條為言、但又分于牛與活牛兩項、于牛係以他物作抵、如鍋一口、三脚一盤、布一疋、均可一物抵牛一條、若以銀則定為五兩一條、男家貧窮、則合族幫助之或先過一二條、

白骨鈕扣，此外，項上項圈，手上手環，臂上臂釧，耳上銀珥，琳琅滿目，伊們老祖母時代的綠松石雖已不可再得，但對於綠色的愛慕，依然是遺傳地保留在伊們底心上；只要伊們底經濟力稍為活動點，玻璃珠子常成若干串地買來掛在項上，看來是既不雅觀，更不便於工作；但伊們不僅覺得可以借此顯示伊們底富發，而且可以增加伊們底美麗哩。

黑栗粟男子的服裝也像女性的一樣：一件長褂，一條寬短褲，一雙護腿，不過都是不另加花樣的白麻布料子。他們男女性裝飾上有着不同的特點：男性底大頭巾裏緊盤着一條髮辮，這在他們是認為裝飾美麗上所不可少的東西。較開化的花栗粟，連身都穿黑藍布做的服裝，式樣也和女人的差不多，不過不加花草點綴，比較樸素些罷了。

—— 農 業 ——

武器與爭戰

栗粟也和卡慶一樣，男子個個要肩掛長刀一柄；但他們最特別的武器是強弩，強弩要算得是他們底絕技。他們底弓多用有堅韌性的木料做成；他們拉弓時都取同一的姿式：把柄一方抵緊肚皮，腰向前屈，手撫著弦，用力向後一拉，同時身體也跟著向後仰，將弓拉得滿滿的，力量約在一六〇磅左右，然後將弦上的矢放了出去，可以達到相當的射程。他們底箭用竹枝製成，約長一尺，厚二三分，以鴉羽，極易折

其餘俟新婦過門陸續限期交清，甚至子孫二十餘歲尚未還清祖母財禮者，因婚姻務必成就，縱以多數牛隻不惜也，喜期之日男女嬪相數十人，錯雜狂飲，作圓形之唱跳，名曰跳鍋椿，跳後每人以一篋糲飯飯而食，肉蓋滿其上，歡聚三日而散，散時女家六親須分份子酒肉各負而回，人必遍醉高唱而去，半年後，新夫婦即與父母分居，各親友代為蓋房一間或三間，多數依岳母家附近，對父母不知孝養，故有年老至七八十尚砍柴耕作者，惟少子承繼產業不另分居，窮乏之家，尚娶不起而上門者亦多，生活最為簡陋，終身不得米食，女人織麻自織自衣，男子衣服均係女子供給，操作最苦，男子則獵山或鋤貝每貢以換布疋，抑或少耕作，不食鹽，以酒

斷，但將弓弦以大力發出，在二十步遠近，能穿過一寸厚之木板。他們對於弓箭是不肯讓它須臾離開身子的，雖身負重鎗，兩手仍握着弓箭。他們平時射擊作戲，五十碼遠的小鵝雀，百發百中，這在他們是不常的技藝。至於射擊龐大的吃人動物，或者發生同族或異族間的戰爭時，他們所用的箭，極其銳利；鐵有鐵鉤倒出，黏以毒藥，微傷見血，即成不救。如果他們自己為毒箭所傷，便用刀把受傷部分的肉割去；據說這是唯一自救的方法。有人說黑栗栗男子底武器更了不起，他尚有五尺寬的弓，五尺長的刀，五尺高的牛皮盾版，戰鬥時個個頭戴鹿皮帽，帽上鑿對鹿角，頂上掛串貝殼，面塗黑色，以示威嚴，箭鋒隊更戴上一付使人害怕的黑眼鏡。

—— 生活情形 ——

大凡文化幼稚的民族，腦筋單純，需求甚少，生活極易解決，故常流於怠惰；栗栗當然也不會例外。他們雖是敏捷的獵夫，耐勞而不易疲倦的爬山者，但總懶於屋裏的火塘。

他們情願踴躍在火塘邊或陽光下消磨時光，口裏還不時嚼着菸葉。他們底需要真簡單：春來時清理一下燒過的林場，把一年底食料種子撒下，有時也種鴉片；種之，凡是他們生活上所需要的，如柴，蜂蜜，肉，麻……等，都可以從這廣大森林中供給他們，還不須他們怎樣費力。

爲命、諸工以酒代工資、互相幫助名曰白工，不講廉恥貞節、雖年六七十、猶有另嫁者、後婚之婦只牛一條而已、又論班輩、不論親疏、故有兄弟姪姪結婚者、又兄死則弟占其嫂、曰叔就嫂、無房則一家三代、不論男女均夜圍火塘橫豎睡臥、雖翁媳亦不避也、或父納子媳而爲子另娶、種種不倫、相習成風、凡生一子、即出中尋鐵卵一塊、練而埋之、年必一繭、候子至十二歲、即打成一刀、十五歲時又將每授之、每人均帶刀弩、隨時不離、其時也、請巫送鬼、須殺牛、祭小鬼則用豬羊雞等、不應則復祭、必獲乃止、終不服藥、甚有祭窮而死者、死後將木置於土坑內埋之、身以刀弩殞入、或以背纏繩懸或在生用物殉之、不擇日、不擇地、任意

栗粟底住宅多是草房，用粗樹枝幹架蓋而成，竹片編籬為牆，屋簷突出數尺；室中心地點，有大火塘一個，長約一丈五尺，寬七尺五寸，山間遍地柴木，取用不竭，故火塘內火常不熄，但烟火與臭氣在此輩住屋中已結不解之緣，非同類人固不堪此鴻福及享受也。

栗粟之主要糧食也是米，而助饈却完全是最富刺激性的東西：像胡椒辣椒臭肉……等，尤以臭肉為珍饈。凡肉常使之腐臭然後食，甚至於生了虫後來喫，在他們才稱之為美味。

受了現社會洗禮，從野蠻社會爬出來，向新的路上多走了幾步的花栗粟，他們也會向平原擇地蓋屋了：屋子也能照中國人樣建築得很結實，類多蓋成寬大茅屋，平分兩隔，但無修飾，污穢醜觀，也和他們底山頭親戚差不遠：好在他們不會常住在那兒：當他們探到某地方適合於遊獵時，便馬上要搬了去的；所以他們也用不着整飾住屋。這是遊獵民族之生活常態。

尼(他們底祖先靈魂)。

宗 教

他們亦係多神教之信仰者，崇拜一切鬼神，也奉祀祖先(父母，更敬畏靈魂；他們最敬畏的神是：米司(樹林神)，米哪(地神)，姆虎(電神)，米希(風神)，馬加拉(王皇)，和希

埋葬、無甲子、以月之圓缺記時、每人只一衣褲、不鞋不襪、男女著然、喜吸草菸、不畜驟馬羊、無蔬菜、不知積蓄、原有易無、貧富皆和睦、喜跳舞、吹竹片如口琴、或加月瑟彈之、茲附歌詞數首如左、

栗粟歌

原詞——多奪麻覺大爺覺、渣着麻覺

秋普扎、爪奪麻覺墨煙樹、麻科阿姐多阿尼、

譯詞——吃烟要吃金堂菸、吃米裏吃

好白米、穿衣要穿好布疋、熱來要吃好涼水、

求子歌

原詞——立商喜納挨、達達喜納挨、

名宗喜納憂、四勒喜納挨、

譯詞——難得今晚重相會、今晚相會

栗粟底新年約在陽歷二月開始。又當新月初生時候，通常是喫肉喝酒，跳舞慶祝，吹蘆葦管以助興。黃昏時分，繁星在大，火塘之內，火光熊熊；於是男女雜聚，手兒相攜，步兒相聯，環舞於星光之下或火塘之旁，為栗粟生活中之最有情趣的點綴。

—— 婚 姻 及 生 育 ——

栗粟婚姻，極度自由，男女社交公開，故男子可以直接向所悅意的女性求婚；女子亦落落大方，並無羞澀，等對方選人決意後，女的即將親手做的布錢包一個，贈為信物。得了布包的男子，等於得了十足有效的婚約，只消央請二三名輩作媒向伊父母商量婚事手續就是了。婚期一到，男女數十人，簇擁新婦，沿途唱着向夫家而來，夫家殺豬宰牛聚衆大嚼一頓，到了黃昏，新婦由伊父母匿藏林中，新郎則跟蹤追覓，俟尋獲時伊父母立即避開，讓一對年輕伴侶玩個滿足。新郎新婦就樣緊緊地躲在密林裏，過三天三夜；什麼人都不會面。但這幾天內，新郎家裏則大宴親朋；唱歌，跳舞，鬧個不亦樂乎。三天後，新婦夫婦回家，婚禮便算完事了。

女人生孩時，男人要向「希尼」(祖先靈魂)靈位前禱告，雄雞刀頭作祭，請祖先保佑。嬰孩呱呱墮地後即請和尚前來誦一天消災經，並感謝祖宗保佑之恩澤；三天給嬰孩起一個「靈子」不准呼叫的名字，要等這孩子長大一直到死那天才用這個神名。到第十天，第二十天，和滿月上，產母和孩子都要沐浴一次，在未滿月

要唱歌、縱唱不合你莫笑、我們今晚唱一宵、

古宗歌

詞原——西補充媽加不勒、達烏雞雍木諾、送過、讀補卡瓦下勒、達烏雞雍木諾、

譯詞——那裏歡樂那裏去、那裏好玩歇那裏、辛苦翻過雪山去、無事清閒得安居、

此文作者張切魯君在貢山設治局任所時、以暇記錄地方風俗情形、原文甚長、可獨立成書、本刊篇幅有限、僅截其較有關係及較有趣味者數節、刊登於此、此外尚有物產貿易等節、因限於篇幅、只得割愛、用特聲明、

編者附志

前他們母子無是不能外出一步的。一切工作都不要伊做，可由伊底親人來幫忙；據說這一月內家裏的人都怕伊污穢啊，一月已過，把伊分統用的床墊被褥等燒之郊外；從此，母產方能像往常一樣地不被人們厭惡。

關於邊地人種民族的研究，不惟在學術上有其重大的意義，也是一種具有異國情調之最饒風趣的從事。太史公底文章得力於山川；換言之，即養成太史公之偉大浩瀚的文章與人格者，全靠他能作廣大區域的遊歷之故。能遊歷便能多聞多見，這一方面可以增進個人底經驗智識，另一面還可以使個人底情調和修養達到淨化的地步。所以，記載一些不同習慣之另一集團的人們之生活情狀，絕不是無聊的或徒然的廢舉。何況，當此民族抗戰期間，我們最需要的是中華民族之整個的精誠團結；在所謂中華民族這一個總名稱之下，當然是包括中華國境以內的各種不同名稱之諸人種而言，這些不同名稱之諸人種，儘管讓他的名稱上怎樣不同，而同為中華民族，彼此地位一律平等，共負救亡責任，則完全是一樣的。

本文的作者曾克念先生，僑居緬甸卅十餘年，任職於仰光中國領事署內，平日頗注意於緬甸之各項問題，最近著成兩書：一名錦繡緬甸，一名中國貿易大觀；本文是錦繡緬甸書中之第□章。他將原稿自仰光寄了來給我看

，意思是：我對邊地民族曾作過一度的研究，希望我或者對於他底文章有若干之幫助。我讀了他底文章之後，覺得他底從事這不僅限於事實的記載，而是對於富有興味之生活的描寫；這樣，我還能有些甚麼幫助呢？恰好本刊編印出版，我便寫信給他徵取他底同意，在本刊上發表。

據作者底來信，此文係從英文本內譯出；原文我未見過，不過我們這裏只取文章底內容及材料，至於譯筆之忠實與否，我覺得對於本文價值上是沒有甚麼關係的。又本文只談到卡慶和栗栗，但邊地的人種實不止此；其餘的盼能另有其人從事描寫，若得曾先生再努力更好。

生莊附識。

緬 史 綱 要

李耀庚

編 者 敘 言

緬甸毗連吾漢，關係密切，邇來交通日開，商業繁興，旅緬華僑，分佈各地，是以國內人士，多欲探知緬甸之真相。惟最近緬甸之變遷及其現狀，已於報章雜誌中時見，並於口述耳聞中時諗之矣。茲筆者應晨暉雜誌社之徵文，草此簡史綱要一書，其材料素半譯自英國學者哈爾表氏之緬甸歷史，間參以西文書報，暨吾國有關於緬甸舊籍，其地名人名散見於舊籍者悉依其舊，篇末附註英文原名以便參證。計自古代起至公曆一八八五年淪亡時止，爪鱗湊集，梗概略呈，非足稱之曰史，亦聊述嬗遞陳迹，以備考其興衰，藉供吾般鑿圖強之資耳。疵謬之處，尚祈博雅君子指正。是幸。

李耀庚識

第一章 概 說

吾人諷詠白香山此詩以披閱緬史，不禁感慨繫之矣。茲先將其地形、氣候、民族……等略述如下：

甲 地 形

緬甸南臨印度洋，西濱孟加拉灣，西北接阿爾密、湖他哥及馬尼浦等地，東北毗連雲南，東鄰暹羅，其東南部成長舌形，即接馬來半島。南北最長處約一二〇〇哩，東西最寬處約五〇〇哩。伊拉瓦底江即大金沙江縱貫全境，欽敦江斜注西北，薩爾溫即路江沿流於東，伊拉瓦底江之東及欽敦江之西各有一大山脈，自北而南與江道平行蜿蜒聳峙。古時南部濱海地方，即今日稱為膏腴地帶之仰光附近三角地各處，因古代海面較今頗高，浸淹範圍廣大，故尚

未淤積而成陸地。編史曾敘古時之擺古(見漢繫)為古代得楞子之重要都會。在仰光北四七哩。係一海濱區域。又勃生古為海口，而今距海已七五哩矣。物產以米、棉、木材、石油、五金為大宗；非金屬礦物亦夥，故資甚富。

(牛莊按)此段所述緬甸區域，係指現時所統治之地區而言。其古時之區域不如今日之大，其北僅至瑞姑，東北則至眉繆。今之八莫以北，猛拱、密支那諸地，乃我蠻、猛養、孟拱等土司舊地。今阿薩密即在密支那、猛拱之西北，又密支那之坎底則為我木王地舊地，而阿薩密則在其西，皆與古緬甸區域不相涉也。又自眉繆以上，今所謂之擺夷山，如錫卜、臘戍、費概諸地，則為我木邦、大小孟育、孟密各土司地。又怒江下游以東，即今之所謂洞紀等處，則為我孟段、整欠、猛勇、景線、景海等各土司舊地，亦與緬無涉。事實如此，用特批注。

乙 氣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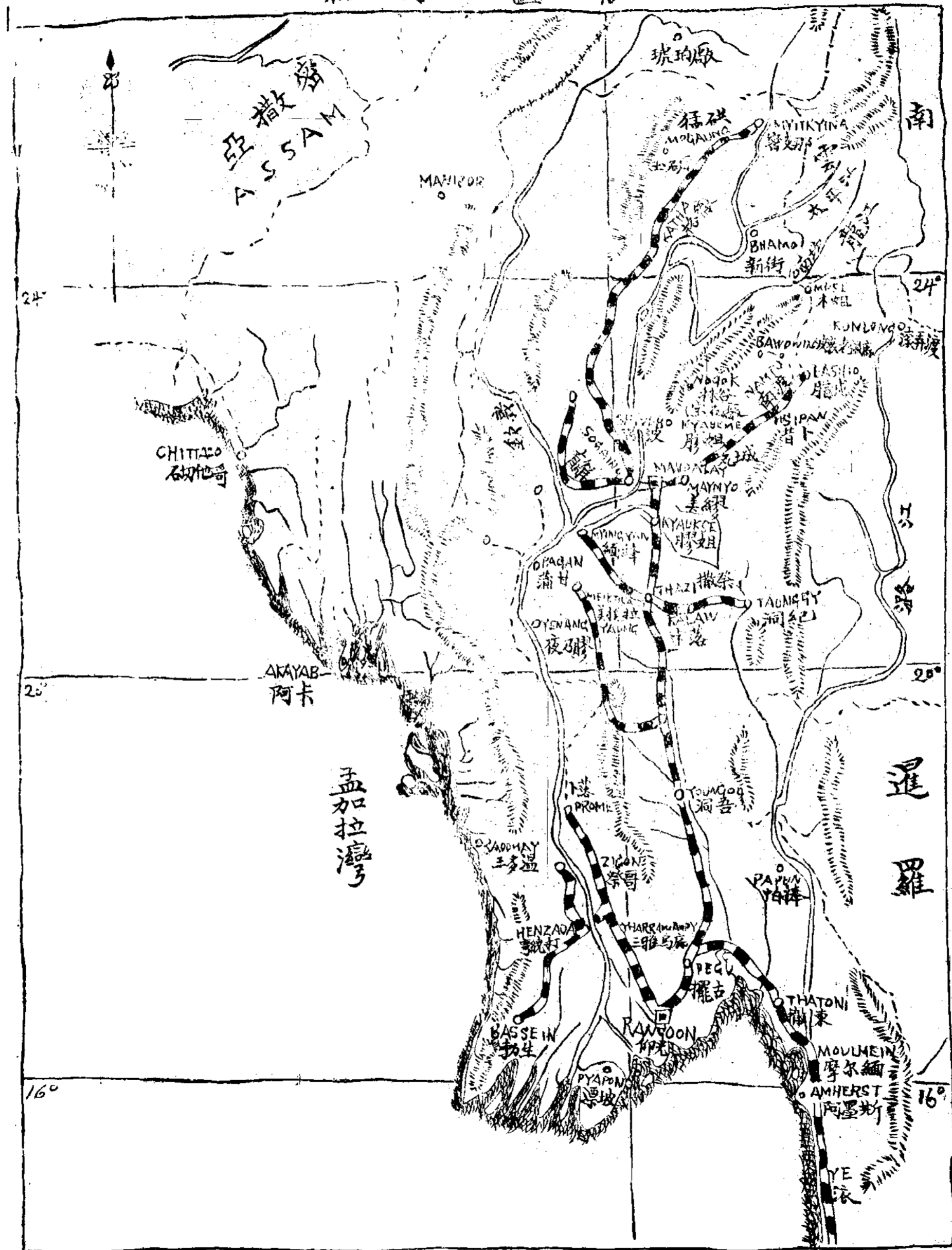
全境可分為三部；南部自北緯二十度以南，雨量超過一〇〇寸，其溫度自六〇至九四度，稱之為潮溼帶，中部自北緯二〇至二三度，雨量甚稀，其溫度自五〇至一〇四度，稱之為乾燥帶。北度自北緯二三度以北，雨量約五〇寸，其溫度與南略同，亦稱之為潮溼帶。氣候自十一月至

三月較為涼爽，自三月至五月則海暑逼人，嗣後雨水連綿迄於十月止。

丙 民族

緬之民族古甚複雜，今尚分歧，以意揣之，其最古民族當為印度尼西安人，但已無陳迹可考。繼為來自西藏東部之蒙古利亞人所移殖，細別之則為：

- (一) 得楞子 (見漢繫) 亦稱蒙族，初住南部，後漸移入中部，今則多在南部。
 - (二) 臘族 (見唐史) 此族現已無存，其文字亦湮沒，古代駐於中部，迨後似漸同化於羅族。
 - (三) 羅族 初似與臘族同住於伊拉瓦底江上游，漸沿江而下，分佈於中兩部。
 - (四) 測族 當係今之欽族住中部之西方。
 - (五) 干拉族 今住東南部之一隅。
 - (六) 阿刺士尼斯族 住西部。
 - (七) 摩族 (見漢繫，漢書音注釋音摺) 即今之擺夷，古時住居於之東北二方，至十一世紀，逐漸移住於中部之東北二方。
 - (八) 山頭族 近代始逐漸移殖於北部邊區。
 - (九) 卡瓦 住路江東方近始歸羅。
- 各種人口合計共一千四百餘萬。



丁 風 俗

緬人房屋多建層樓住居樓上，服飾男女均穿寬袖短衣，腰圍長裙，或肩披長巾，足履木屐。男子頭髮結於頂，文身於腰膝之間。（但此風今已漸息）。女子盤髮頭頂，綴飾花朵，每年陰歷二月望日，紅男綠女分赴各處塔遊廟，盛服豔裝，五綵炫耀。清明舉行水節，觀衆互相潑水，以慶祝神王後裔。十月光節屆臨，懸點燈籠，升放火球，以上各節慶日，均設台演戲，以資娛樂。平時則有賽騎、競渡、踢球、及新式運動。

戊 藝 術

緬人以雕刻著名，佛廟寶塔，咸飾精美人物，其木製家具與象牙物品之式樣、雕工、媲美於他國。漆器及宗教應用之銅器，頗負盛名。

己 古 代 文 化

印度人於三世紀以前航海至東方，在爪哇蘇門達拉等海島建立國家，同時亦有絡繹入緬貿易者，傳播其法律文字於居留地內，緣在緬發見之最古碑誌，係五世紀印度之孟買地方通用之曼達巴文字，可以證之。緬之史家稱爲自公元前八百五十年起，已有史蹟可考等語，然據各種發見

之碑誌而言，則降至五世紀時，猶未有文字記載，是以緬之古史所敘情形，幾同虛構。迨至一〇四四年以後，各種記載，始可信爲間有真蹟而已。至於緬人，原屬蒙古利亞人種，惟其史家則稱大古時代，緬族淵源於北印度，爲佛之後裔，其民間神話，泰半摹仿印度神話，而下稱古代之地名，亦多類似印度地名者。

庚 古 代 宗 教

古代印度人入緬，當有兩途：（一）由阿薩密循陸地至上緬；（二）由南印度航行至下緬。是以宗教入緬者，最初爲印度教，今日仰光擺古等處之大塔，稱爲紀元前已建立者，當係得楞子仿照印度人建立，初係多數小神龕集於一處，迨後逐漸改成塔形也。至於佛教，則自紀元前二百六十年傳入南印度後，至五世紀時大形發達，印度人航海東來者，遂傳播佛教於下緬。當時南印度有一著名佛教徒逆媽那拍拉，創建佛寺，而古代下緬得楞子之碑誌，多顯及達氏名字，足以證之。印度教與佛教先後傳入緬甸，閱時既久，此二教同常生衝突，試舉下列傳說故事以證之：

『一〇四五——五七年間，得楞子王替沙崇奉印度波羅門教，會毀棄佛像於河中，時有一真女人河洗浴，撈得佛像至地上而敬拜之，替沙怒甚，命其從人令象踏女，並以火焚之，但此真女蒙佛庇佑，雖備受酷刑而毫無損害。』

替沙乃大感悟，納女為妃，改奉佛教。

佛教於十世紀以前分水陸兩路傳入緬甸，水路由南印度航海入下緬，陸路由中印度經阿薩密阿刺干入上緬，當時在緬之佛教，猶非純正之宗教，緣當時佛教僧侶稱為阿利之一流，飲酒騎馬，施行武術邪法，崇奉蛇與佛之夫婦以欺詐愚民，並未注重闡明佛教之哲理也。今日緬地所有古代寶上之人像，即阿利僧徒之肖像也。

第二章 一〇四四年以前之緬甸

「經過此地無窮事，
一壞凄然感廢興。」

緬之史家稱為公元前數百年，已立國於太公城。『滇繁內載』(一)江頭城，即龍江匯入伊拉瓦底江處(見水道提綱)(二)太公城，在江頭城南五日程，(三)馬來城，(四)安正國城，(五)蒲甘城等；為緬中重要五城。然一考其實，降至三世紀，緬甸似尚無文字記載，其政治組織及遺蹟，詳尚未可攷矣。史家又稱：古時在撒東(在下緬東南方)地方，曾有七個國王，同時並立，互相戰爭；吾人試想，以一郡縣內而分立七國，則每王國當不過為一村而巳，迨後閱時已久，各民族戶口繁衍，而爭奪土地之戰事亦間發生，試舉傳說之一例如左：

「八二五——三七年間，擺古之得楞士王撒馬拉，因不讓位於其弟，被弟弑之，但撒王之幼子阿撒逃亡於森林中，蒙一神牛護養長成，閱時既久，有一印度巨人率衆數千，分乘七舟來攻擺古，時阿撒因勇略著名，被推為帥，與共禦敵，擊敗巨人舟師，盡俘其衆，凱旋至擺古，復襲王位。今擺古之阿撒塔，係當時紀念其功績而建立者也。緬之各民族中，有政治組織者，以驃族與得楞士並稱。惟驃族則較為有濃厚之趣味，降至八世紀，驃族誤言文字尚遺存於緬，惟至今日，則驃族遺跡不易尋求，想緣驃族文化，遠遜於其承繼之緬族，故致湮沒耳。唐時我國與阿刺士，均稱今之緬甸為驃國。唐史兩贊稱「驃國長二千里廣五千里，屬國十八，又唐史德宗貞元十八年(八二二年)驃國王雅羌(此二字似為印度語，王公名號)遣其弟悉利移來朝，獻國樂，五譯而王中國」，唐詩人白居易驃國樂草「驃國樂，驃國樂，出日大海東南角，雅元之子行難隨，來獻南音奉正朔」即詠此事也。驃人習俗，王於死後，行火葬儀式，用一大罐裝直灰瘞之，近亦發見此種大罐上，有文字誌銘，略稱有一維拉馬土在下落姆(續所稱之不勒蠻似指此)建立王國等語。又唐書南蠻傳「驃國以青磚為城，周行一日，有十二門，其宮居在城內，今有卜落姆王宮之遺址，規模廣大，遠過於歷代緬甸之宮殿，惟皆已淪為叢林田畝，令人生髮秀禾奈之感矣。」

卜落姆王朝，似於八世紀末九世紀間，因各民族內爭而崩潰，其詳情未可攷矣。至於上 北部各民族，以掸族（即攏夷）為主體，漢書載「和帝永和九年（九五年）國雍由調遣重譯來獻」，掸族之有政治組織為最先，其交通我國亦最早，掸國暨北 各民族，降至十二世紀，相沿為我國南詔所遙制，而卜落姆國亦間接受南詔之羈縻，唐書稱「太和六年（八三二年）南詔掠驪國民三千，徙之拓東城」（今昆明附近）又南詔野史稱「唐宣宗大中十二年（八五九年）獅子國侵 愿求救，許之，至次年，南詔將段宗勝救回至 越」，足徵當時漢 關係之一斑。

卜落姆國既亡，驪族有遷徙至蒲甘者，宋史稱「徽宗崇寧四年（一一〇五年）蒲甘國入貢」於八世紀末建立蒲甘城，設立政府，崇奉附近之坡怕山為祈禱祀神處所（此山迨後遂成歷代 王朝山之靈地）。

蒲甘王烏伍撒拉罕，於公歷九六〇年間，信奉阿立僧侶，為之建立佛 寺，並闢一園，豎立龍像於其中，隨有烏王之嬖人昆索甲漂篡奪其位，迨後王之二幼子長成，廢立篡位者為僧侶，由王之次子索科提繼立為王。至一〇四四年，昆索甲漂之子名安諾拉他者，復擊斃索科提而自立。嗣是以後， 之歷史較為可信而有徵矣。

第三章 蒲甘國時代

「塔形極海月，

樓勢出江烟」

「南朝四百八十寺，

多少樓台烟雨中。」

緬甸自然景象之迥異於他國者，即其城市附近，王廟寶塔，參差矗立，多如鱗次櫛比，而此等建築泰半為蒲甘國時代之遺蹟，故稱此時代為修廟建塔時代，尤為恰當，茲依其王廟次第分述如下：

安諾拉他王 一〇四四——七七

王即位後，因會擊斃義兄索科提，深自懊悔，有一夜夢神人囑以修建佛廟、寶 塔、旅寓、水閘等；積立功德，藉贖前愆。王於是立意先開運河築水閘，乃一夜復夢見長蛇五條，王斬殺其四，其餘一蛇，疾行而遁，迨後王開挖四條運河於瓦城南面之膠苴等處，成效卓著。惟米治江水橫流泛濫，不可疏治，始知此四運河及一江水，為五蛇入夢以預兆也，今膠苴等地，因有運河水利，農產極盛，而歷代緬甸凡據有膠苴等富庶之區者，即能憑藉其財政糧食以統治全境。王又修闢美提拉（在瓦城南面）湖水，創建寶塔於緬降，（在瓦城南八〇哩，今為產棉之區）巴科古，（在瓦城南江邊）膠苴等處，每建寶塔，以一人為犧牲品，欲使其靈魂成為守塔之神，嗣有一妃女與其充掸族部長之兄，均作

犧牲品而喪命，緬人至今奉其兄妹為神而敬之。

王已娶后，生子名薩魯，但遣使異域訪求名姝為妃，旋由維撒利（在之西部）覓獲一公主，迎至蒲甘城，閱時未久，王心度此妃侍從甚少，恐非貴族，又因此妃與前遣之使，發生戀愛嫌疑，遂棄置此妃於直解，（在今城南三十哩）妃生一子，名為姜昔撒，數載之後，王招此子養於宮中。

王即位之初，其領土為長二百哩，寬六十哩之狹長地帶，內包今日之抹谷、（即寶石廠）城、美提拉、降、直解、麻准等地，其時蒲甘之北為南詔，東有山居之俾族，西及南有驪族，更南則有得楞子族為隣。王於暇時，招集壯丁訓練為兵，軍中有王子姜昔撒與其他數勇士，著稱為能騎飛馬至坡怕山。（在城南，高五千尺，至今王仍奉為神山。）

一〇五六年，有一得楞子僧人辛阿拉罕，自撒東來至蒲甘傳授，度南派正宗佛教，王大加信奉，授辛氏為朝中大師，力予提倡，不數年間，昔日之腐庸阿利僧侶漸歸消滅，辛氏勸王向撒東國乞求佛經，使者屢去均遭拒絕，王大怒，興兵於而而下，圍攻撒東三閱月，卒破之，俘其衆三萬，悉取自印度傳人之佛經，凱旋而歸，師至中途，將卜落姆城鎊為平地，用示驕族與得楞子等；均應臣服於蒲甘及信奉佛教之意。

王旋至蒲甘，即仿效得楞子文，創制 甸文字，翻寫經書。

王隨發兵征服阿拉干國，（今甸西部）於是附近各族部長，皆稱臣服屬於王。越數年，王取道今之八募，前赴南詔國，至大理城外，求得佛牙，南詔野史稱「大理國主段正淳即位二年（一〇九年）人波斯崑崙三國進白象及香物，又稱國王段和譽即位後五年（一一一五）人進金花犀象等語，但未題 王親到南詔。」王於歸國途中，備受蠻族各部長之覲見。至瓦城附近，修建達標寶，因有侍衛二人怠於工作，立殺之以為衆戒，此舉至今多演於戲劇。

整邁（見偵繫）之老撾族人，襲取擺古，擺古求救於蒲甘，王允之，率印度兵以王子姜昔撒為將，擊取老撾族兵，於是得楞子人盛稱姜昔撒之勇敢，並獻王以擺古國王之公主，求為王妃，姜昔撒於途中，以公主相戀愛，王知之忿極，驟以一仙矛刺擊姜昔撒，未中，此王子勇將，遂飛越山谷而逃，隱居於直解。（此事今多演於戲劇）

王遣僧人送佛經至錫蘭國，換得一佛牙，回至蒲甘，佛牙之功能，可使一杖變為多杖，故王建立寶心寶，多座於附近各處，藏儲佛牙於其內，後代人對於佛牙之甚為敬重。

一〇七七年，王因有一野牛蹂躪地方，親往獵牛，反被野牛所觸而斃於林中。

安王爲第一代國王，其事跡多流傳於民間，成爲古話，其政治制度，亦多爲後代之典型矣。

薩魯王 一〇七九——一八七

薩安王之長子，即位之初，娶安王之妃爲后，父死，子納父妾，此與古匈奴俗同。薩王建立寶塔數座，時攝古之某得楞子部長，以小隙起兵攻蒲甘城，王率弟姜昔他及衛隊親攻敵柵，戰敗死之，姜昔他隻身逃往美提拉。

姜昔他王 一〇八四——一一二二

王收集餘衆，並得巫人施術爲助，擊斃攝古部長，驅逐其部隊，於是得楞子不復覬覦蒲甘矣。王盛服蒞朝，蔭以白傘，扇以縷尾，戴冕冠，穿金絲鞋，大僧扶手，宮主輩捧聖水行禮而登位；數年後，王只生一女，嫁與薩魯王之子，生一外孫，名爲阿落昔楚。王即策立此外孫爲嗣君，越數年，王出行時見路旁一婦人抱小童而立，詢悉此婦係王逐居於外時之妻，其子即己子也，王乃納婦爲妃，命其子爲一部長，時有印度佛教僧侶八人流亡至蒲甘，王禮敬之，爲之建立宏大佛廟於蒲甘，（此廟今日猶存，廟頂閃耀炫目，內有得楞子文及巴立文誌銘多種，及王與一僧跪於佛前之肖像。）又建塔四十餘座於各處，一一〇四年，貢獻方物於宋徽宗，（諒係請求陸路通商），王年七十而

歿，今存蒲甘城南之寶塔，傳係爲紀念王而建者，塔上有巴立文（此種文今尙行使於緬之佛教內）與得楞、驃、緬、四種文字之誌銘，載明蒲甘國第一代王即位年月，爲見家最好資料，吾人得此誌銘而考知降至一九一一年始行設置之驃族文字，又得推知古代多數民族，並非與緬族同種，然至今則各族之遺跡甚少也。

阿落昔楚王 一一二二——一六七

爲姜昔他王之外孫，即位之初，用兵平定勃生、登納色利（上緬海邊）等處之叛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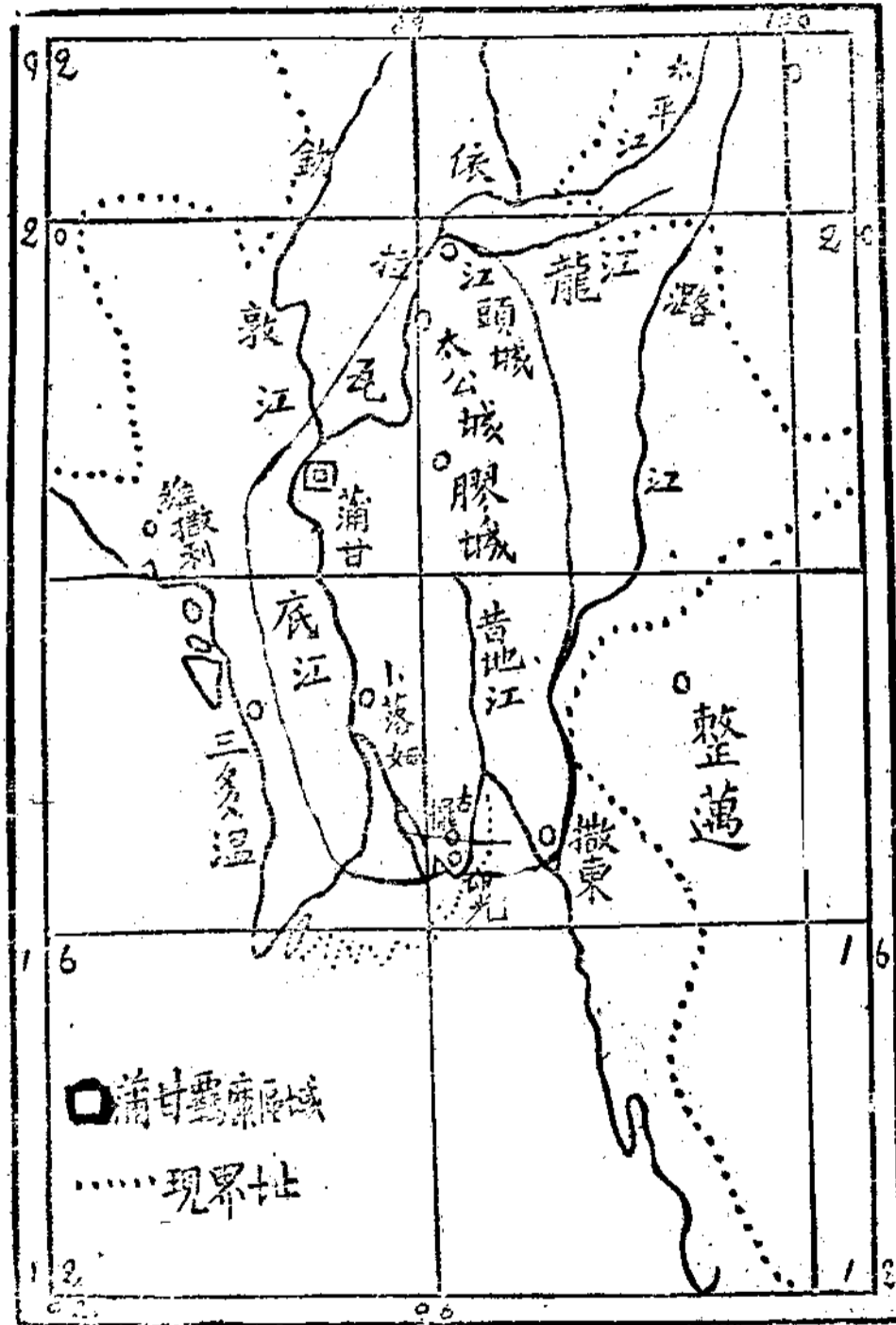
一一一五年，王朝之大佛師辛阿拉罕病歿，大師歷仕四朝，曾目覩蒲甘之疆域，由一部落而四向擴張，幾轄全緬矣；大師本人所倡導之正統佛教，已替代昔時腐敗之阿利僧侶而盛行於世，使人民得享純正之信仰矣；緬甸文字甫經創制而行於世矣；佛寺寶塔出現於各地矣。

阿王因國內變亂屢起，常巡四境，行至上緬各地，均立紀功建築物，旋由勃生航海而南至馬來羣島，西至阿刺干（即今緬之西部）及海邊之三多溫島，世稱其曾遨遊于天末（舊微萍果神樹）旁邊，遇晤神人，王回朝後，以會在天末所聞聽之葉落蕭蕭，水流淙淙，鳥鳴清脆，獸奔踉蹌，各天籟妙音，製譜傳世，而緬甸之音樂興焉。

王復將神人所贈之聖五木件，藏儲於寶塔之內，其四

蒲甘國圖

一〇四四—二八七年



在今之巴果固，其一在今之瑞波，建立寶塔時，皆選擇巨象或羣鳥所棲息之地點以為基址也。

一一一五年，王遣使獻金花、銀花、犀角、佛牙等物於南詔，隨又親率大衆赴南詔求佛牙，求得後即返（南詔野史載宋徽宗政和五年，緬人進金花犀象）。

王會創製度量衡各制及法典大要。

那拉楚王 一一六七一—一七〇〇

阿王之次子，因阿王死，那王以計弑其兄而自立，王性暴虐，隨悔罪修建一最大之達亞麻廟於蒲甘。王臨朝甫二年，卒被一部會遣刺客八人，潛入宮內殺之，該八人亦俱死於宮中。

那拉卒卡王 一一七〇—一一七三

爲那拉楚王之次子，曾計欺其兄太子北征上編邊地，而竊娶其嫂，太子有一信臣名教匹者，自蒲甘城乘馬疾馳赴上編告密，因日暮宿於林中，而不知其已達目的地之旁也，次晨，馬嘶之聲，爲太子所聞，即責教匹以遲延一夜之罪而殺之。今緬人奉教匹爲騎神而祀之。太子遂引兵回朝，處弟以死，因即位焉。

那拉怕的昔楚王 一一七三一—一二二〇

爲那拉楚王之長子，當時印度佛教因受婆羅門教之迫害，向南遷入錫蘭島，大形發達，蒲甘國之佛教徒絡繹航海赴錫蘭朝佛研經，一一八〇年有得楞子僧人烏答拉僧瓦由錫蘭返，世稱爲第一次朝佛，又於一一九〇年，有僧人察巴答，攜錫蘭僧徒四人，自錫蘭回，世稱爲第二次朝佛，於是之佛教，新舊分歧，其自大師辛阿拉罕所傳者，稱爲舊教，而自察巴答等新創者，稱爲新教矣。

亞州南岸，自中國以至亞拉伯一帶，航海通商，當時似已頗繁，其由中國舶來之船，多到達馬六羣島，亦間有至錫蘭島者。其往來於印度洋沿岸之航業，則多操於亞拉伯人手中。

錫蘭王因宗教通商關係，曾遣使臣駐居地，嗣因那王虐待使臣，錫蘭即於一一八〇年發舟師攻，焚掠勃生、摩爾附近等處。人乃請僧徒赴錫蘭求和。

那王創立御林軍以衛王宮，其數至三千之衆，若遇戰事發生，則征調民兵服役。

王亦欣喜修建塔寺，今存降之大塔，稱爲那王會以等於一人身體重量之黃金，鑿價修建云。又在蒲甘城附近建一大寺，寺內遍刻教人於畏懼恐怖之咀咒誓詞，意在警戒奸逆。此種咀咒木刻，旬隨處可見，惟蒲甘寺中之咒詞，則至今沿用爲法庭內人證發誓之文詞也。

替落彌落王 一一二〇——一三三四

爲那王妃所生，王遵父勳與其四兄共理國政，後人遂稱 甸歷代路拖岳制，即四大臣合組之內閣制，爲王所創立，此種內閣，委任解散惟王意之所欲，雖形近合議，實不可以與今時之內閣制同語也。

甲算王（替王之子） 一二三四——一五〇〇

烏然那王 一二五〇——一五五四

甲王之子，王好飲酒，賦獵，後於獵象時受傷而歿。

那拉齊哈配特王 一二五四——一八七

王爲烏王次子，烏王之長子辛夏楚，因與首相不睦，故烏王崩後，首相召集朝臣及民衆代表開會，公推那王登位，蒲甘王朝至是已相沿二百二十餘載矣。蒲甘雖地廣人稀，遠方部酋，皆不欲與之構戰，鄰近各部，又多受其編架，王乃妄自尊大，時元朝蒙古族編架，遠征歐洲中北部，混一亞洲大陸，造成空前未有之大帝國，那王昧於世界情勢，猶復開隙構怨，擾元朝之怒，而滅亡隨之矣。
一二七二年（元世祖至元十年）元世祖遣使至蒲甘，詔諭 王納贖人貢，那王以元使在 庭未會脫鞋示敬，盡殺

使者及從人，越四年，那王復遣將釋多羅伯級率兵四萬，八百，馬萬匹，攻掠南甸，欲寇羅越，羣 披甲負戰樓，

兩旁挾大竹筒，置短鎗數十於其中，乘 者取以刺擊，人稱此役爲救索降戰事。雲南行省平章政事賽典赤遣萬戶忽都，大理總管段實（即段信直日）領騎兵千人禦之，（史稱中國兵數爲萬二千人），分三路攻，元之騎馬初見巨而懼奔，元兵乃繫馬於樹，徒步而鋒，射矢如雨，羣 負傷奔入林中，以致騎 者悉撞樹身而死，元帥利騎馬追擊三十餘里，羣兵 馬自相踐死者盈三瓦溝，明日追至干崖，兵遠遁。

一二八三年（至元二十年）元將阿罕伯斤征，自鎮西（今八寨附近）造舟二百艘，進攻江州城（即今 瑞姑，在瑞麗江匯入大金沙江處）拔之，擊殺萬餘人，復擊破木公城，以五千兵戍之，此役，人恍於元兵矢射之威，以致傳稱蒲甘城之門神，亦受矢創而流血云云。

那王爲防禦計，拆毀寶塔數百座，以增修蒲甘城防，但元兵尚未順流而下，那王率朝臣乘舟逃赴達拉，復奔至勃生海濱，託庇於其兄，那王旋遣使至瑞波元將營中求降，許之。
軍喪敗之後，國內各會分裂，盜賊充斥，那王於是決計遷回蒲甘城，舟行逆流，卜落姆 被其首相以毒酒強飲而殺之。

一二八六年(至元二十三年)元師復征蒲甘。順流而下，至卜落姆，其分隊曾達卜塔落莫(今卜落姆南面)，喪師七千餘人，緬始平，乃定歲貢，蓋至是而蒲甘王朝乃完全崩潰。各領土因其部內爭而分裂，或為元朝之附庸，或為暹羅所服屬矣。

試攷蒲甘王朝，延祚二百餘年，其影響於後世者，則緬甸今日之廟塔，華美為亞洲大陸南部之冠，又佛數在當時受佛度教之窘迫，祇延殘喘於錫蘭。而幸得在蒲甘受朝廷之提倡，使緬人得享正宗之信仰，皆足述者也。

元世祖時，任職於中國會遊領之義大利人馬可波羅所著日記中敘述緬城(蒲甘城)，稱之為「此壯麗城中，巍峨石塔，裝鍍金銀，日光普照，則黃白燦爛，遠望炫目，塔頂鈴鐘，高懸玲瓏，每微風盪漾，則叮當交奏，傾聽悅耳云云，」亦足見當時景象之一斑矣。

— 未完 —

附錄英文原名

以見於文中先後為次

- | | | | | | |
|-------|--------------|-------|------------|--------|------------|
| 哈爾斐 | D. E. Harvey | 薩爾溫江 | R. Salween | 驃族 | Pyahs |
| 孟加拉 | Bengal | 擺古 | Pegu | 緬族 | Burmese |
| 阿薩密 | Assam | 勃生 | Bassim | 測族 | Chit |
| 砌他哥 | Chittagong | 瑞姑 | Shwegu | 欽族 | Chins |
| 馬泥浦 | Mampur | 印度尼西安 | Indonians | 干拉族 | Kanrom |
| 依拉瓦底江 | Irrawaddy R. | 得楞子 | Salangs | 亞刺十尼斯族 | Arahanese |
| 欽敦江 | R. Chindwin | 蒙族 | Shans | 掸族 | Shans |
| | | | | 泰族 | Sai |
| | | | | 山頭族 | Kachins |
| | | | | 卡瓦 | Khas |
| | | | | 孟買 | Bombay |
| | | | | 達媽那拍拉 | Dhamatrola |
| | | | | 替沙 | Sisa |
| | | | | 亞刺十 | Arahan |
| | | | | 亞利 | Arti |
| | | | | 太公城 | Jagong |
| | | | | 蒲甘 | Pagun |
| | | | | 撒果 | Shaton |
| | | | | 撒馬拉 | Shamala |
| | | | | 亞撒 | Atsa |
| | | | | 維馬拉 | Vimara |
| | | | | 卜落姆 | Prome |

坡伯山 *Pofa*
 烏伍撒拉 *Nyauwng Sawrahan*
 昆索甲漂 *Kunhsaw Kyauwngyau*
 索科提 *Sokela-te*
 安諾拉他 *Anaurakha*
 膠直 *Kyaukse*
 米治 *Mytinze*
 姜提立 *Melstila*
 羅降 *Myingyan*
 巴科古 *Pheofou*
 薩魯 *Sawlu*
 維撒利 *Yasali*
 直解 *Sagauw*
 姜昔撒 *Kyansittia*
 抹谷 *Mogofe*
 麻准 *Mabue*
 辛亞拉罕 *Sin Arahan*
 亞拉干國 *Arakan*
 八莫 *Bhamo*
 達標 *Tauwngyan*
 整邁 *Chuanmai*
 亞落昔勒 *Aldungpithi*

巴立 *Pali*
 亞落昔楚王 *Alaungpithi*
 登納色利 *Saraksorim*
 三多溫島 *Sandawin*
 巴果固 *Palekofu*
 瑞波 *Shwelo*
 達麻亞 *Dammayan*
 那拉卒卡 *Narathienhsa*
 敖匹 *Ngayyi*
 那拉伯的音楚 *Narathisithu*
 烏塔普拉瓦 *Utrayiva*
 察巴搭 *Chapata*
 摩爾緬 *Moulmian*
 替洛彌洽 *Hilominis*
 路拖岳 *Hailawyan*
 甲算 *Kiawra*
 烏然那 *Uyana*
 那拉率哈昆特 *Narathihafate*
 夏楚 *Shingathu*
 敖索隆 *Ngassawngyan*
 達拉 *Dala*
 搭落莫 *Tarofanaw*
 馬可波維 *Mawso Polo*

謝萬慧法師

天地一氣三八

萬慧法師，留印度十餘載，精研梵文，旁通英緬印藏
 文語，佛法世法，博學多優，以所著慧業精舍吟草一冊，
 因賦謝。

欲窮香象文，獨探龍宮密。自從玄奘來，法將
 此第一。綺語非綺語，如聞龍象泣。是文字般若，
 拜嘉謹合十。



勘界瑣記

尹澤新

一 戶板

民國廿五年一月十二日，余乘星期假日赴戶板視察：晨七時，由南大騎馬出發，經戶算，上下共三村，住民五十戶皆漢人。再向西南行，由上而下，坡甚陡峻，將及山麓，左右兩山，高聳對峙，有河名南算，由峽谷瀉出，其源自猛林大梁諸山而來，地頗險要。沿南算河北岸行，經廣洪，住擺去三十餘戶，復行數里，抵戶板，由南大來，計程四十餘里。

戶板位南定河南岸小平壩，地勢窪下，僅海拔二千英尺，夏季炎熱，瘴癘殊甚。住擺夷三十餘戶，有小市，冬季沿邊漢人多來貿易。戶板西向為飛馬山，西溯路江，北渡南定河為南湖，經政府於民國廿二年駐兵於此。西北為工隆，路江渡口咽喉也。再北為科干，即北舊屬麻栗壩，今歸英轄。由戶板東去沿南定河達孟定，東南通班榔班弄爐戶，地勢扼要，為軍事重地及交通孔道。故此會勘，

中英雙方爭執甚力。余等抵戶板，入村南老緬寺（另有新緬寺一所）休息，即清光緒廿五年冬，我勘界總辦劉萬勝陳燦行營駐節處也。戶板稍東平地，立有代測局隊勘測經緯點標記石樁一，是處為格林尼址東經九十八度四十五分五秒強，北緯二十三度二十五分四十六秒強。工隆距戶板三十里，余久欲前往視察，苦無暇時，惟俟異日有機再去。留戶板晝二時許，欲尋一老叟探問昔日劉陳勘界到此情形，均無其人。在緬寺略進午餐即返，抵南大，已午後七時許矣。

二 猛林山

一月二十九日，各委員登猛林山視察，中立委員伊斯蘭因在南大墮馬傷足未復元，不能步行，由其秘書普米特代表同中英雙方委員前往。晨八時出發，離金廠壩，向東北環繞而上，行十餘里，至猛林山東腹，向東瞭望，班洪班老所屬村落，多可見者。大南滾河與小南滾河分水嶺起

過東向，展望亦頗清晰。略復向西行，愈上愈高，而道愈窄狹險峻，繩坡十餘里，山徑愈險，馬不能進，步行攀登而上，途中隨行員兵，錫鞋滑踏者相繼，幸古樹參天，濃蔭密布，尚不苦熱。猛林山巔高度海拔八千六百九十六英尺，無路可達，尋常土人罕至，日前英測最隊勘測三角點，始開小道；以達山巔，並將山頂大樹伐盡，以備勘測。余等攀登五六里，始達該山之最高處，瞭望甚便。

猛林山為卡瓦山中之最高峯，其脈遠自碧羅經耿馬孟定間蜿蜒紆迴而來，為金河南一河與南大南算孟溪南木諾河之分水嶺。登臨一望，衆山皆小，怕唱班老馬廠諸山真如培塿之於泰岱矣。惟遠時東南如天馬下屏之公明山，高聳雲漢，尚足與之相抗耳。此行目的，在觀察孟溪河登山處，但山過高而河乃愈低，反難瞭望，欲沿山西下觀察，又苦無路可循，無已惟有遠觀大勢而已。是地山川盤鬱，氣勢雄渾，此日登臨，胸襟為之一壯。視察後，即於山巔野餐，飢者甘食，覺所攜蔬食靡不可口。下午二時餘，乃魚貫而下，山花如豔山紅之類，紛披掩映，蔚為美觀，同行者多所採擷把玩，四時許，返抵營幕，已微覺疲乏矣。

三 茂隆銀廠爐房

一月二十日午後一時許，余偕秘書湯承佑由金廠壩赴茂隆廠地爐房視察。是廠為前清乾隆時雲南石屏吳尚質所

開採，曾旺極一時。鑛洞在金廠壩東兩爐房山，又稱茂隆山，一名諸葛城東麓，余等沿途經鑛洞數處，均係土法開採，僅於洞口探望，無暇深入。後至昔日尚質鑛廠處，即所謂爐房是也。是處鑛渣遺積甚多，據同來地質專家考察報告，此項鑛渣，約計百萬公噸以上，內含銀鉅，猶有提煉價值。至地中鑛藏生鏽，成分極佳，堪稱滇中銀廠第一位。

皇朝通典及皇朝文獻通考載葫蘆國有云：「乾隆十一年三月，其酋蜂筑願以其地茂隆山銀廠，抽課報解正貢，解課二千七百九兩零，赴雲南省投誠。且稱境內茂隆廠，自中華人向賢開採以來，鑛砂大旺，廠地人民，恪守大朝法度，路不拾遺等語。王大臣議令却之。六月，葫蘆國夷目仍懇收受廠課，雲督張允隨請減半收納，仍以所收課銀之半給賞該酋長，以慰遠人歸順之意。上從之。」大清會典事例載茂隆廠云：「乾隆四十二年，奏准卡瓦地方茂隆廠，每銀一兩，抽課銀九分，以四分五釐作課起解，以四分五釐賞卡瓦酋長。」又云：「嘉慶五年諭，雲南永昌府屬之茂隆銀廠，近年以來，並無分釐解解，自係開採年久，洞老山空，鑛砂無出，若仍照舊採辦，不特虛費工力，課項終歸無着，而聚集丁夫，亦恐滋生事端，所有永昌府屬茂隆銀廠，著即封閉。其四年分交課銀七百五兩零，亦即恩免。」又檀萃茂隆廠記云：「茂隆之出，由吳尚質家資定議，抵微

外之初盧國，其酋長大山王，頗信任之，與開茂隆廠，大贏，銀出不貲，過於內地之樂馬廠，一廠東西競爽，故滇富盛，民樂而官康，尙賢志漸張，思假象貢得獎守，大吏護之，隨貢行，貢既進，不能如所望，快快回，恐其回廠生變，拘而餓死之，廠遂散。又孫士毅緝緝事云：「乾隆二十年乙亥，耿馬孟定等土司以木邦警聞，永昌順甯微

外有蠻曰卡瓦，其長名蜂筑，自號葫蘆王，不知其所自始。境內茂隆山廠，明時開採甚旺，廠民尙賢議給租銀，不敢受；請照內地抽課，十一年總督張允隨言葫蘆係化外野夷，輸誠內附，請減半抽收，一半賞給該酋長，旨允行。又云：「尙賢本無籍馬脚於茂隆山開廠，充當課長，捐納判職銜，造軍器張黃蓋以自豪，前經鄧啓周劫掠外夷致死，又鸞客長彭錫爵充通事隨使入貢，於途生事，總督愛必達請革職，十六年九月庚死獄。」據檀萃孫士毅所記茂隆廠因尙賢死而無人主持，遂停，其停也正於其旺時，並非洞老山空而停；此國人所應注意也。

爐房地近班老，東隔南一河與班老相望。擺夷語謂廠曰茂，大曰隆，土人稱曰班老茂隆，即班老大廠之意；史策記載稱茂隆銀廠，或即緣土音稱謂。爐房東爲南一河，源出馬廠山，而南入大南滾河；再東爲班老山，即劉陳誤爲怕唱山，而繪所擬黃綫於其上者是也；英人屢謂爐房在我黃綫外者，殆即指此。但按劉陳所擬黃綫文義，其綫係

經猛林山怕唱山，而真正之怕唱山又在爐房山之西，則爐房實在怕唱山之東，即在黃綫以內，此錯誤非親歷其境者不知也。視察後，由原路而回，坡甚陡峻，人馬難行。

四 班 洪

二月十六日，委員會由剛猛遷移班洪，茲將班洪及卡瓦葫蘆地情形簡述如下：

班洪位大小南滾河分水嶺一支脈上，前臨大南滾河，後依分水嶺，左右皆深箐，地頗險要。惟苦水，飲料須負竹筒遠取。居民五十餘戶，皆馴卡種，頗信仰佛教，村中有簡陋佛寺一所，及和尚數人。班洪總管胡忠漢居住於此，其住屋與其他土民住屋相同，惟較高寬敞。屋山脊交叉兩木角，亦特大而長，且鑄花紋，厥爲頭目住屋表示；屋以木竹及茅草所建，有樓，上下分住人畜。人住之樓置火堂數處，炊食寢處，皆在其內，與西野人住屋同；惟卡民住屋其形方，野人屋則長數丈或至數十丈者，斯稍異耳。班洪與永邦班老均爲上葫蘆地，原爲兄弟四人所分；長班洪，次蠻拉，三永邦，四班老；何時分支已無可考。二支蠻拉五十年崩滅亡，故今僅存班洪永邦班老三支。其班紅境界，北以小南滾河源與孟定接壤，東至邦辦與猛角董之信阿交界，南以大南滾河接猛角董之拱勇拱弄二鄉，西界班老永邦二屬；其轄土有私管共管兩種，私管村寨

三十餘村，馴卡漢人本人（人種名稱）均有；其與永邦班老共管村落八十餘村，則全屬馴卡種。共管村委派頭人及重大案件，均為班洪主持，並按年收取餽糧，永邦班老每三年得班洪允許始得收派一次，故共管村將主權，仍多操班洪手也。

葫蘆地始於何時與夫昔與中國之關係史無記載；惟明清之際，遠隔路江以西之木邦緬甸及南部八百媳婦老揭等地均臣服我，則近在路江以東之葫蘆地，自在我聲教羈縻之中。清乾隆十一年，其酋蜂筑願以其地茂隆山銀廠抽課報解作貢，事載皇朝通典及皇朝文獻通考中，此為葫蘆地歸屬中國見諸典籍之始，亦即葫蘆地及爐房屬我之鐵證。光緒十七年，雲貴總督王文韶、雲南巡撫譚鈞培，以上葫蘆土目胡玉山於猛滲土司罕榮先與猛角董土司罕榮高挾嫌構陷一案有功，奏准賞給胡玉山土都司銜，事詳雲南通志；此為我與英國訂立滇緬界約前葫蘆地屬我之又一鐵證。此次勘界，余等根據史實盡力爭執；惟求保持我固有領土及賦產，非心存奢望，而安爭不可必得之地也。

卡瓦分馴野兩種：馴卡亦稱熟卡，又稱卡拉，或稱拉家，不似野卡劫殺人頭以祭穀神，性較純良，上葫蘆地班紅、班老、永邦與下葫蘆地班况所屬俱為馴卡；此類馴卡亦自視為較進步之民族，如誤稱之為卡瓦以野卡，則心滋不悅，必慍而相視矣。此次勘界所經多馴卡區，其俗收穫糧食

，悉貯地中，待食而取，無相竊情事，頗有無懷葛天之遺風。野卡又稱生卡或稱卡瓦，性較兇悍；每屆春季播種，輒祭穀神，則至沿途劫殺人頭為饗，我邊民被此惡習而犧牲者不少。紹興、紹伯、公明山附近及上下因馬、大小蠻海一帶多屬野卡。生熟卡語言雖稍有出入，然大略相通，無文字，以擺夷文代其書契，多數亦能操擺夷語，或其祖先原與擺夷同種；惟性狐疑，遠行率卜以問神而決，衣裙身體多不澀洗，此又與擺夷迥異。卡山數百里，何以有此特種族孕育其間？原始如何？何待考察也。

五 猛角

二月十八日，勘界委員會移駐猛角。該地為猛角董土司所管四特區之一（其餘為猛滲猛乃猛董），住氏皆擺夷種，約四十餘戶，並有土司行署。客歲十月，岩帥卡匪田老四、李吉考，與永和卡匪莽磨等率眾來此焚掠，所有官民衙屋，全付一炬，望之慘然，附近村寨，以及猛角各鄉，皆被該卡匪等騷擾，勒索現金，房屋始得保全。當卡匪來攻時，土司罕榮相值以身免；猛董全被焚燒，損失頗鉅。又該土司甫由省購置新鎗數十支亦全散失。卡匪焚掠後，猛角董無人居住者數月，勘界委員曾人員到後，人民始相率遷回，另起新屋。至該岩帥永和一帶卡人，兇野性成，向以劫掠為生，雖在我疆界以內，然因土司柔弱，無力制服，政教不

量，亦所不及，故竟強梁橫行，近受美人永維里父子傳教影響，跳梁愈甚；我沿邊耿馬、孟定、猛角董、雙江、瀾滄各屬受害殊深。

猛角董原屬耿馬，光緒十六年，因互爭耿馬土司襲職乃劃歸鎮邊廳節制，民國後改鎮邊廳為瀾滄縣，猛角董仍屬該縣管轄，民國廿三年滇省府以瀾滄縣屬邊遠，而猛角董與岩帥又遠居北端，特另劃一設治區名曰滄源設治局，其治所即在岩帥；但經費拮据，設備未周，能力亦形薄弱，尙未遑能樹立威德，而收綏輯指揮之效也。

猛角較孟定為高，海拔四千餘尺，南董河（源出猛董流入瀾滄江）流貫其間，田土肥沃，產米極富，四周半墾住民皆擺夷，山嶺多標黑或卡瓦；擺夷性慈膽小，信佛樂善，弱肉強食，以故常受卡瓦蹂躪。分水嶺外野卡每屆春季殺取人頭祭祀穀神，邊民多有爲此犧牲者；月初猛角擺夷一戶老幼八口，爲野卡夜間全行殺害，持首級揚長而去亦云慘矣。猛角有市集五日一期，附近馴卡、野卡、標黑、擺夷各族均來集市；品類之雜，不可方物，可稱之爲種族展覽也。

六 募 迺 廠

募迺廠俗稱老廠，即昔日著名之募迺銀廠。據大清會典事例所載該廠於雍正六年題准開採。又舊雲南通志載稱

：募迺銀廠坐落永昌府轄孟連地方，原係孟連土司刀派鼎自行抽收，雍正七年該土司自認納課銀六百兩，總督鄂爾泰題報奉旨減半解課銀三百兩。據案加該廠於嘉慶十五年封閉。又路澗分水嶺西庫杏、南項二河之間，有永廣銀廠，清咸同間開辦，獲利甚厚，至光緒八年尤旺；後因孟連劣目刀和盛抽租過重，每日須納白餘金，商人報繳相違，和盛廠附近野卡戕殺斃丁，死者千計，因此封禁，是廠稱新廠，募迺廠則稱老廠，現老廠住漢人八戶，有甯洱瀾滄各屬漢人，冬春兩季來此取昔日鑛渣提煉鉛條。此項鉛條、每百斤售價現銀三元或三元五角。煉鉛者納二角與瀾滄縣政府，二角與本鄉，爲地方公益捐，此外即無開費，任人提煉，鑛洞在老廠西面山腹，余等抵此，曾往視察一二洞，因年久未開，多已阻塞。

現瀾滄縣境即昔日之鎮邊廳，清光緒初爲標黑所據，十三年冬總督岑毓英遣提督蔡標等征勦，大破標黑山逆夷，賊首張登發張任良楊定國等伏誅，毓英奏以其地設鎮邊廳。又光緒十七年夏四月，鎮邊廳同知王績威、參將尉連東曉，輕騎會巡邊界，由募迺廠赴出壩，至石門坎，突遇五佛房悍匪千餘，截路劫殺，鎗弩齊施；東曉率兵力禦，衆寡不敵，身受重傷，把總孫漢祥楊應光戰死，兵役死者數十人，且戰且退，仍回募迺廠，東曉次日因傷殞命，積威被圍；知事威奇勳、總兵謝景春、守備刀煥彩土都司李

芝蔴等團變，各調防軍士練分道馳援，力戰衝入募迺廠，賴威受困七日而圍解；即今我宿營之老廠也。

南段未定界沿邊隣近夷民，有擺、本人、老亢、栗、喇卡、野卡、裸裸、裸黑等種。其中最多者為擺步，裸黑、喇卡、野卡四種。擺夷能耐烟瘴，好清潔，居處必臨水邊，且信仰佛教，住居地為孟定、耿馬、猛角、猛董、上猛允、下猛允、孟連一帶。裸黑性較擺夷強悍，而次於卡瓦，昔頗為患邊圍。自清光緒十一年及十七年兩次勦辦斃其首惡後，始斂跡安分，不敢為亂。其住居地則散布於瀾滄縣屬之較高地區。

自蘭州飛迪化口占

李雪生

鐵鳥高飛出玉關，

；雲時鳥背木齊邊，

水間！

感 時 生 莊

一

滾滾長江水，
翻騰復湍奔！
獻身時代者，
甯作靜觀人？

二

擺脫鄉關夢，
男兒志氣雄！
長征千萬里，
談笑月明中。



文 藝

沒有刊出的新聞

白平階

一九三七年初某日，S市大雪。

一個殺人案震驚了數十萬市民：少婦殺死親夫。主筆先生命我在一刻鐘內趕作個扼要報告，希望排入當天晚報的本報新聞欄。我自帶大筆，到地方法院檢察處。問問：犯人送院拉！在刑事登記簿事由項下看見寫著：兇手因被遺棄用利刀將被害人□□刺死——我認爲還有一見兇手的必要；又趕到感化院。一個強做懂事的老獄卒，慚慚地向我笑著說：

「是送醫院去享福拉！」

「怎麼說呢？」

「他刺死丈夫後，又自己刺他自己，可沒有過頭！」

我才曉得這船是白跑，幸好這隻做喇叭的老獄卒給我的新聞做個結束：「待傷癒慢慢兒好烤問他！」

火把在我們手裏

阿紅

火把在我們手裏，

同志們——

高高舉起、散開，

讓他燒遍大地。

五千年古國的驅壳已成廢墟，
民族的心臟湧著鮮血的血液，

壯兄弟牽著好兄弟的手，

像鋼鐵一般地站立。

——峙立在東亞的大地。

用我們胸中底火燄，

把一切醜類窒息！窒息！窒息……

讓它像點鼠一般的死去。

天大的困難，

天大的災禍，

有百萬萬五千萬再生的人羣共同負起，

莫停止了呼籲，

莫停止，奮擊。

(二)

轉身拔脚而走的時候；一個女子底聲音叫住我：

「記者先生！你是某地人嗎？」

鐵窗裏面立了個女囚，伊想把頭兒

擠出窗棧來似的；是一張溫雅的脸，下

面不相稱的一身髒衣服。我初到S市

不久，一口某地腔無法掩飾的，他說：

「我也是某地的女兒！可不……」

我驚訝地問：

「你底聲音沒帶絲毫某地腔？」

「是的：我生在U省，長在S市，

媽媽是M省人，爸爸當時正做軍官呢

！爲著同鄉情分，請給我向先生做一度

簡短的談話？……」

看看手表！主筆先生允許我底時間

，僅餘二分鐘。我答以：

「禮拜天我來探望你罷！……」

禮拜天跑到感化院；老獄卒告訴我

：「剛在昨天上午被人贖出去了，這漂

亮小姑娘！」

年青人底好奇心使我想知道這女孩

子底來去，我向同住的M君打聽，他

是先我數月到此地的。他鄙夷地說：

「別提起、別提起，污穢的靈魂哪

；上帝懲罰他……」

把我愈弄得莫明其妙，我問：是怎

樣入獄的？

「說把你……可別在人前提起」

。他身檢不起的稀狗矢、揚名在S市

上底四大金剛之一，你該記得一禮拜前

，你們上底本報新聞欄有這麼一則初

聞：一個流氓故意在警崗前同一個妓女

西路工歌

艾虎

(唱)青銅斧，青銅鋤，

青銅楔子青銅盤；

千萬雙手同時舉，

千萬雙手同時落。

一點血，一點汗，

邁開大步往前幹，

炸藥轟燬鬼窟石，

重機碾平坎坷岸。

逢山挖道，遇水搭橋，

努力工作罷，同胞！

不怕冷啊不怕俄，

不怕山兒有多高。

(白)我們死都不怕！

(唱)挖開中華民族的生命路，

築成革命者們交通的鐵橋，

將野心的侵略者打倒！

撕抓；待警察來捕，流氓可跑遠了，遺下女的穿著高跟鞋兒跑不了，……這不就是他！」

「哦，原來就是他……」

但個人墮落；是自甘呢，抑有所不得已？我覺得很是疑問。又一個禮拜天那殺死親夫的少婦傷好起來，等待著最後的裁判。市民沸騰起許多輿論：有說：殺人抵命，少婦也殺頭完事，有說：謀殺親夫，爲甚麼不給他就死？政府還花錢醫好他做甚？有說：他自殺了都還得戮尸；也是天老爺睜眼，要給他在法庭不便拒絕，讓他進來坐下。雖是突然地場上舉首而來。又有極少數的說：也許他是不得已罷？應該……應該怎樣？

原諒嗎？重懲？他們也沒說清楚。主宰先生要我在上邊的幾種輿論中做個公正之決斷，以實本週之星期論壇。我想先得追索造成這慘案之真因才對；犯人之第一句口供是：「他自己情願死的；我們都沒有生活，都想死。」以遺棄做他殺人自殺時根本理由顯然不能成立；但沒有生活又何必……

握起筆正待想下去，忽然房門開了，一個時髦女子站在門邊笑著向我說：「先生！尋到你真不容易，請恕我打擾……」

我正是那位感化院裏見過的姑娘，花錢醫好他做甚？有說：他自殺了都還得戮尸；也是天老爺睜眼，要給他在法庭不便拒絕，讓他進來坐下。雖是突然地場上舉首而來。又有極少數的說：也許他是不得已罷？應該……應該怎樣？

原諒嗎？重懲？他們也沒說清楚。主宰先生要我在上邊的幾種輿論中做個公正之決斷，以實本週之星期論壇。我想先得追索造成這慘案之真因才對；犯人之第一句口供是：「他自己情願死的；我們都沒有生活，都想死。」以遺棄做他殺人自殺時根本理由顯然不能成立；但沒有生活又何必……

「請別客氣，有什麼話要談罷？」
「昨晚拜大候，然而世界上已不存在我底自由；今天我定要花費先生底

高黎貢山的雪

原作

華生

高黎貢山的雪，
年年隨照邊城，
守着四周的陰霾，
聽著嗚咽的江聲，
可真也高寒、孤岑。

它看慣日日東出又西沉，
人們在營營，一個個：
長鼻子、外家臉、
橫步伐、小眼睛、
洗清白、賣聰明。

環四週的是些古鎮荒村，
幾處的新墳舊墳，
不曾見屋頂上有管烟窓，
大路上有雙車輪，
只有疲乏的老農呻吟，
聽不見勞動者的歌聲。

小部光陰……」

「可以！」

「先生知道我嗎？」

「知道得很少，應該賀賀你出獄了」

「不，先生，我不是為入獄要來向

你申冤；獄裏雖黑暗，但社會不見得比

監獄更多一點光明。」

他到底要向我談甚麼？全摸不著一

腦；但由他激越之感情上看去，後頭頭

定有一件嚴重的事體隱藏著。我送了一

枝香煙給伊，請伊平一平氣，慢慢兒談

好了，伊燃起煙火：

「我糜爛的生活，先生知道了罷？」

伊說，「先生，你們應該知道 牛馬生

活的痛苦；他們需要我的時侯，要我滿

足他們；他們不需要我，或滿足張三而

同時不能滿足趙五時，他們會假著維持

風化的名目指使流氓和警察把我送進監

獄去，但當需要我時他們會毫不愛惜金

錢地又把由監獄裏贖出來。」

伊深深吸了口煙，像要把胸中之憤

恨與失望跟著一口氣吐出來；接著說：

「獄裏雖苦，獄裏有時間可以給我

靜靜地思索自己；怎樣改變現實？怎樣

創造未來？不像出獄後精神肉體即時都

要遭受磨折啊。先生，新聞記者是社會

的喉舌，請先生指條應走的路給我！」

想了一想，甚麼是伊應走的路呀？

看伊不是還正年青；我說：

「年青人正好讀書……」

「先生，你還不知道爸爸早已不管

媽媽和我的生活嗎？以前媽媽年青，他

從白日傲時到黃昏，

從黃昏傲時到天明，

從冬守到春，

又悄悄地回到穹冥，

可曾得到人間的喜訊？

然而年年臨照邊城，

莫非等待者總總勞動者底歌聲？

和 詩

艾而

天風在叫，

山鬼在豪，

時代的車輪動了，

你高黎貢山的雪，

休誇耀你底豆瀑，

休顯示你底孤高，

豈深，孤島，

這垂亡的榮譽，

須謹防春大來到；

春陽送你入縹緲，

車輪碾你歸泥淖。

在茶園裏能夠唱戲，勉強給我讀了些時，這意見以，良心則制止苛責我；假如他現在怎麼可以？」

「那麼，應該找件正當職業。」我用做犯人？

嚴厲的口吻教訓伊。

「已往，我會嫁過三個男人，死心

「我多少次投考機關、工廠，知道場地：一個少爺，一個軍官，一個老商他們要用的人是早已內定了。我也曾請託過所有的親友，他們都說我底品行名譽有損，無法介紹。先生！作算過去都是我底不是，難道今後就不容許我再做好了，我還是落個空！有甚法子？」

「好人了嗎？其實，我知道他在騙我：你們報上的失業工人指數每月都增加，我只是其中之一個罷了。」

被伊這一反駁，我可弄慌了；社會當然是動搖了，然而正當的結婚，也許是女子比穩健的歸宿！憑伊底才貌，抓個永久顧客不是沒有把握。我提出了

讓小妖們殺個熱鬧，冷眼觀物何嘗不好；

但，我說，你高黎貢山的雪，詩人底時代已經過去，

還學甚麼持修的騷道？

默化，契機會將你鎔鍊，

洪濤滾滾，你往何處脫逃？

你要靜觀越不得靜觀，

你要不煩惱越更煩惱；

世爭值不待悲加，

也值不得笑傲，

更何必自傷命運，

大罵天下滔滔！

該詛咒的當然是你那周遭，

還木經飛機大砲轟炸過的城堡，

時令的鎖鍊拴住了你，

哦哦，你高黎貢山的雪，

你時代的犧牲者約！

且看天空：

陰霾籠罩，愁雲繚繞，

這也許是霹靂的醞釀，

明天的朕兆。

個有力的明證。這論文作出來無疑地要相當沈痛而生色；感謝伊暗示給我這新的發見。

「不成！不成！！你還要活！」
我跳起來瘋狂地喊。

怎麼活呀？我又不能不回到坐椅上

「先生，你覺得好笑嗎？」我嚇了一跳，見他淚眼盈盈地望著我，「你是社會底喉舌，不能指一條路給我走嗎？」

想起面前的他正等待著我底一句話

來想。我倆無言地坐了十分鐘。伊終於失望地站起來，流著淚走出門去；我不知道措地跟隨他走到門邊；他不再回頭向我說句話，逕自輕輕地下樓去了；我

來決定他底命運；甚麼是伊應走的路？

最爽快莫如我自己有錢可以幫助他讀書

在樓上望著伊底後影沒入樓底，我底靈魂也像跟著沈下海底；只樓前傳來 M

？位高可以介紹他做事？或許就要他做

君回家時的歌聲：

太太也罷？然而不成！都不成！他見我

「妹妹！我愛你！

張惶地答不出話，低下頭悽然地：

我愛你！我愛你！

「我也會想到死……」

我愛你底……」

余雲龍

阿紅

你凝滯著你那

老於世故的冰冷的心，

要溶變了你的身體，

讓它去蒸沸起來成了沖天的藥廠，

對時代的任務，我們自己担挑，

山盡頭已現了紅光一道，

哦，你瞧！

牽牛花

震聲

孩唱：

牽牛花，

小喇叭，

一隻隻，

向天發；

你擰紅了臉吹甚麼？

你家媽媽打你嗎？

你不得吃巴巴嗎？

你告訴我罷！

花唱：

小娃娃，

小東瓜，

你真是個膿包呀，

「余雲龍死了！你知道嗎？」在閒談中，蒸忽然傷婉地插入這樣一句。

「怎麼？死了？什麼毛病？從那裏得到的消息？」

「死在家裏；□□告訴我的。」

「呃！」我不能再說什麼了。像有毒虫咬著我底心，像有一塊鉛阻著我底咽喉，身子忽然如飄舉在空中一樣。任蒸在一旁滔滔不息地講，我已顧不來聽他說些什麼，我定一定神，沉默了下來，我們底談話就草草收場。

蒸去了，我咽喉裏面的鉛塊更加放大，重壓在心頭。

夜間，妻子們入睡鄉去了，我把這一段「緣」細細地回憶起來：

一九三六年，我從上海回到昆明來

，這是叔底第二故鄉，我從十四歲到二十歲，就在這裏生長。我在這裏開始認識花花世界，取得人生基礎，結識了許多「心心相印」的良朋；因此，我雖在上海浪迹將近十年，對於第二故鄉，就如對遠隔的情婦一樣，淡漠而悠深地想念著；此次久別歸來，無事無非地要流連一年半載，一心到翠湖提上去追回青年時期的趣味，然而昆明的青年已經不是我們青年時期的那種氣味了——或許是我底年紀已經跨出了青年圈的原故。

他們愛裝飾，愛面子，愛無目的地狂熱，愛聽新鮮的議論，愛博異性的讚美，無論為公為私，為人為己，總謎也似的抱著十分興趣。洋盜者，命底活力，用感情支配他們底人生；我覺到我底行動

我底底行動

我底底行動

我底底行動

我不是為媽媽打，
我更不是為不「吃巴巴」！
我是為了日本小鬼來屠殺我爹媽，
我與吹醒大家
快起來和他打拚命架！
合唱：

是呀是呀，
快起來和日本小鬼打拚命架！

他搶我底……

他吃我底……

我們不要着不得喊爹媽，

我們要着不得吃巴巴，

打呀打呀，

快拿出小刀殺！

抗戰之歌 六首

震聲

投進大時代激流中去

時代的大船把我們載到今朝，
歷史的使節叫我們造橋大橋；
站在新舊兩社會底分水嶺上，
推動車輪向自由的王國飛躍！

在青年羣活動中，成了秋風景的樂劑。

我們初次相會，是在□縣會館裏，

我感到莫名的悵惘。直到冬天，景物逐

一個陰沉無雨的早晨，蒸約我到那裏去

漸蕭條，我底心更加岑寂，十年前的昆

找他。這會館之破敗奄奄，好像難民收

明，在我是視為人生大好舞台，一座溶

容所，那退「色」的金漆藻飾，把窗子上

熱的火爐；現在却沙漠似的岑寂了。我

底濫玻璃和補丁上加補丁的糊窗紙，顯

底心像一盞孤燈，我需要天真，熱烈，

得格外難瞧。房子是一正兩廂的樓房，

能用理智駕駛他火熱的情感，曉得走他

樓下十分潮溼，無人居住；樓上圍成很

所當走的道路，而且腳踏實地地走去的

多的房間，住著些等找路費回籍，和謀

人來增加我底生的火焰，做精神的伴侶

事不遂的□縣人，雲龍也是其中之一。

。這類的青年，在今日的昆明，也未嘗

當我們跨進了會館門時，蒸放開喉

沒有。只因我已經是中年圈以外的人，

噓，長長地拖了一聲「雲龍……」

隔離學生生活太遠，所以不容易結識。

「那一個？」一個粗大沉着而夾沙帶

由于蒸介紹我也終於結識了一個不

啞的回聲從廂樓底一角沖「出來，接著

會帶一點時代病，而有時代精神的青年

烟熏色的門帘壹掀，走出個二十上下的

「」就是蒸常用他那甜密的口氣稱呼的

青年，用銳利的目光向我們掃射，興奮

「雲龍」

歡愉地招呼我們「請上來」。

姊妹們別抱怨我們生得太遲！

弟兄們莫悔恨我們生的過早！

我們是生當革命的熱鬧時代、

我們生得不早不遲剛剛恰好！

要是投生在封建古國的昨夜、

那我們始終是閨廚裏的小鳥、

要是投生在大同社會的明天、

我們豈不成了吃現成的膿包？

我們不願做小鳥更願棄膿包、

我們要做產婦和開山的大斧、

忽任眼前任何犧牲任何艱苦、

從血泊裏把新日生命來創造！

新生命正在烽火中怒吐根苗、

負有培壅使命的姊妹弟兄呀、

快投進大時代鐵流裏把水澆、

捲起滔天浪潮淹沒東瀛三島！

再莫想溫馨的家

陰風捲起黃沙、

萬衆踴動如麻；

在敵機下化作焦土的

我們迂迴地上了樓，走到他底房門，帆布行軍床，坐下去叫人小心，對面是口，不須延請，就直進房中。他忙去理一張板鋪的硬鋪，蒸和他並坐著，他忙開被蓋，讓我坐在他底床上。床是一張，用手去摸弄那冰冷的茶壺。我們趕緊申明。剛才在茶樓上喝過，希望他不要鬧各套，免得就誤了談話工夫。

一望而知，他是一個世俗所謂落魄的青年，雖然病容憔悴，那寬平的兩肩和頸項，却是堅硬地骨立著，具有一付兩整，鼻泡丰满，不歪不斜地稱著兩邊高



一望而知；他是一個世俗所謂落魄的青年，

廣人底面型，額骨突出，眼眶落得很深，起的額骨。兩顆黑漆點成的眼珠，疾靈，鼻梁低而且闊，鼻門像刀切一般的齊，中却又帶點毒辣，或許是消瘦了的原故。

就不是金坡碧瓦？
去罷！！你溫馨的家！

塞北雪染血花，
南國烟漫紅霞；

在疆場上飲彈長眠的
誰沒有妻子爹媽？
去罷！！你溫馨的家！

要保住溫馨的家，
得先揮去族人反。

起來！！趕走亞東瘋狗，
復興神州華夏，
再談圍爐烹茶！

學生抗日歌

東方大瘋狗，
踏壞我神州。

我們是大時代的車頭，
要拖起中華民族向前走！

放出獅子吼，
叫起萬千羣衆抬起頭，
揮動萬隻手，
振起萬千羣衆整弋矛！

(十)

，眼睛似乎稍爲大些；好不過那一張飯舊而不整齊，看來是屬於睡硬鋪那位朋友。

長地蓋著，大爾不嫌其大。本是一張有的談話一開始就親密起來。蒸指著我向

穿件不稱身的舊棉袍和□學生裝的單褲，他說：「這就是□□」。他應聲地向我行

，脚下是已經通洞的膠底鞋。雖然穿著一個注目禮，用一個極其真實的笑容對

是這樣馬虎，却有一種昂藏的掙扎的活力從內心裏露透了出來。我不忙就向他

談話，偷眼看看屋內的情形，沒有壹個我拋棄了應酬場中新朋友們相見時

供客人坐的凳子，祇有一個三隻脚的斜所必要說的話，起首就那樣對他說：

靠在屋子角落，上面凌亂擺著些洗臉用具，牆壁上塗滿了出門人慣于題在旅館

牆上的詩。從這面牆到那面牆，斜角式來。你是幾時到上海去的？」

地拉著壹顆繩子，上面搭著些不洗過的『三月間』他明白我底話還沒有說完

衣服；兩張床中間，擺著一張布滿了灰，但他奈不住似地把我底話歇著，像演

塵的單桌，上面有些中學生讀的書，殘說一樣地忙講他底去了。

『當初去的意思是爲昆明底空氣太

滿腔的鮮血、
要爲民族解放流；
殄滅倭寇、

一九二九年秋！中華民國千秋！！

婦女抗日歌

洗褪脂粉、
佩起槍刀、
脫下旗袍、
戴上軍帽、
協同英勇的男兒、
衝上民族革命的戰壕、
戰取自由平等的重担、
婦女有半挑、
婦女的澈底解放、
要整個民族解放後才會到、
我們不願做閨房廚房裏的小鳥、
我們要做大時代中的風暴、
捲起反抗的怒濤、
澎湃，咆哮、
把暴日的魔宮掀倒！

民衆抗日歌

沉悶，在社會環境中不能找到一絲絲光明；不容易見個合於革命要求的青年份子。聽說上海是中國經濟，文化，底中心，一切革命醞釀，革命呼聲，都從那裏發出，我要去找升學的機會，尋求真理與光明；結識幾個肯為會社謀幸福的朋友。那知道到上海不多幾天，就帶病幾乎要死。同去的伴侶們丟開了我各自去找各自底前程，把我一個人困在小公

寓裏。盤川是越用越少了，我底風寒毛病又發作；窮同病聊合著逼迫我又到這「死城來」

我才要乘機發言。他底話又接下去了。
「人說上海是經濟，文化中心，我看，那才是罪惡淵藪——簡直是買辦，流氓，妓女底世界。看著是幾百萬，最集的大市場，泊生人在著，如同荒島一樣。光明在那裏？我才大失所望哩！」

我知道他對於上海的認識，可以說還一點都沒有。一個東方大市場是全世界人類社會生活底宿影，是一個萬花筒，本來不是泊生的人所能了解的。我岔開話頭，樣答應他：
「真是錯過因緣，三月間，我還在上海，假如能夠相遇，你就用不著回來。那裏有五毛錢一天的大醫院可以養你底病；有志同道合的朋友如弟如兄地看待你，可是由於近年以來，內憂外患的煎迫，中國要有很大的變革，大都會已經不是青年們所當留戀的地方了。我們要回到農村裏去，盡力量到文化落後

不管男女老幼，不分前方後方，我們再不做綿羊，我們要做獅子震撼！四萬萬五千萬顆赤心都是炸彈，四萬萬五千萬條身軀都是長槍；有力出力，有錢出錢，步步為營，處處設防，踏好各自的崗位，咬緊牙關拚命幹，最後勝利在找方！

常備隊抗日歌

鍊鋼筋、
保家邦；
揮鐵拳、
救危亡。
抬起長槍、

的地方去做拓荒者」

這下，他沉默了。蒸是不斷地摩挲，點頭默笑，以助我們的談興。

我見他有點疲勞，就約票：「走罷」

「怎麼？正談得高興，再坐一會」

「不！你身體太弱，要少說話，真

太興奮了——我們可謂一見如故。」

「一見如故」

「我後天再來看你，若你能勉強走

路，就可以到郊外走走……今天你應該休息了」

沒有一切客套。他用留戀的眼光送

我們下樓。

★ ★ ★

第二次相會，是在一個晴朗的早晨

。他來約我同到柏樹堤上去散步，晨曦

照着，他底面容愈顯得清瘦，一隻手放

進懷窩裏，一隻手和我鬆鬆握著，他底

手很粗大，掌上有很厚的老繭。我們並

肩行著他比我矮半個頭的樣子，說話時

常常要仰起頭來斜面對著我，有源有本

地背他過去給我聽。他告訴我：他家裏

很窮，母親是老了，雖有兩個哥哥，但

是不知孝敬老娘。他做過趕馬鍋頭底夥

計；十六歲時，挖著馱子渡河幾乎把性

命去了。他不曾結過婚，但曾經留過些

冒險的戀愛事蹟，他說：

「我的生活，真可以做一篇苦兒流

浪記……但我才抱怨我底命運——我以

為天公這樣安排我，却是很稱我底心的

——冒險是最值得驕傲的事情」

「我反對無代價的冒險。我以為我

塞好子彈、
踏着血跡沖鋒上。

掃蕩日本虎狼、
還我河山、
算清血賬！

跳躍的心

木楓

一年見多少次太陽、

我可難尋到絲亮光、

少壯半生歷史、

頁頁記載着失意後的悵惘。

不會羨慕夏娃、

也不嫉妬亞當、

快活的伊甸園、

我知僅讓幸運的人遊逛。

我幾經想到死、

但又懷念帝王、

沒甚慾求啊！

只希消失掉胸中憎恨。

滿目的坎坷、

遍身是枷鎖、

最切齒封建餘殘的暗潮、

們應該珍貴自己，要準備擔負巨大的時 或許會幫助我再到上海，南京，我與入
代任務，要做新社會的酵母。」我冷冷，軍事學校——我想殺人——一種傲慢，
地回答他。

我們已經走到柏樹盡頭，冬日的郊

他坐了起來，盤起雙足，一隻手敲

原雖不如春天，但是乾淨，爽朗。地面 著膝頭，一隻手并著地上的蒙茸的草
上陸續蒸發出一種乾燥的淡薄的芬芳。 輕輕地吸了一口氣，又歎惜似地說：

使人呼吸了覺得清爽，有力，我們選擇 。

了一個草皮厚厚的地方，躺了下去，望 真實可靠的同志，一般朋友都祇是查查

著蔚藍的天空，越望越高。柏樹的樹葉 泄泄的，只知道謀眼前私利，我自信縱

鋪在天空如象池中的浮藻，輕輕飄飄地 在什麼環境之下不致於腐化，但不長進

又掠過一朵兩朵白雲，太陽用適當的溫 就會落伍的。」

度薰沐著我們。他疲勞似地噓了口氣。 「知識饑荒，良好青年稀少，真也

「你疲倦了嗎？」我問。 令人憂心。我感覺在我們這個年紀的同

「不疲倦……很奇怪，這兩天，談 輩朋友們中，更不容易得到一個思想健

談走走，病倒鬆些，我現在打算隨著同 人——私利心非常重，與人間的城

鄉人回到家鄉去，到邦海去找老梁，他 府非常深；對於革命理論不肯細心認識

時向我肢體射落。

誰和你憐憫？

誰與你同情？

忍不住劇痛的亨聲、

旁人却誤爲你無病呻吟。

雖在黑暗籠罩的宇宙裏、

我仍四顧探索光明；

全身像已強死、

祇餘顫跳躍的心。

空軍炸沉寇艦長門號歌

適齋

淞滬三升抗倭暴、

我以血肉禦槍砲；

大場突破杭灣登、

寇遂深入我堂與；

海軍魚貫溯江行、

中有鉅艦長門號、

載重二萬二千噸、

稱霸東亞此爲慕、

進泊八圩港、

上有鋼網罩、

；對於革命行動又畏縮觀望；虛榮心，
領袖慾非常之高；越聰明的人越會出賣
靈魂，出賣朋友。如你的年紀這一輩，
就比較多有幾個天真，勇健容易改造的
青年，然而能誘導上路的還是很少。要
有希望還怕是更年幼的那些，他們受到
的社會毒菌比較少。所以魯迅先生有過
『種口號說：「救救孩子們！」』我的話
本還不會落腳，他又接下去了。

『你不要緊！我們的身體是精踏慣了
的；一面打擺子，一面趕馬的生活，
也過過——只要不倒床，我的病是自已
會好的，尤其是近來患的這點風溼病，
只要得吃二三瓶馮了性藥酒就不成問題
了；無奈找眼時沒有錢買。』

『我可以想法！』

『說蒸。你也沒有錢呀！』

『本來沒有錢，不過，少數是不成
的治窮方法。』

『世界也不知那天才會翻過身來？』
『在動搖着了！』

『那就好了！如果一月前就得到藥
排砲日轟擊、
攻我江陰澳、
空軍壯士怒沖冠、
誓摧敵艦沉江掉、
飛機十五騰空飛、
鷲鳥搏擊如鐵鷂、
伴作敵機態、
江陰空中繞、
上旋三匝、
下旋二匝、
敵艦謂是日機到、
張網喜迎回、
我機趁勢蹕、
全傾炸彈猛撲之、
飛機鉅艦同時爆、
呀嗟乎！
抗戰開始來、
空軍偉績耀、
今夕建奇勳、
鬼神泣且嘯、
待取最後勝利時、
雲臺永畫諸君貌！

『在動搖着了！』

『那就好了！如果一月前就得到藥

酒吃 現在已經不是病人囉……你回家 人，在這地方呆著，真是急人得很。」
 是幾時動身？我們大家同路，時光不待 「我快要動身了……不過，你還是



海上是罪惡淵藪
 買辦流氓妓女的世界

大小找一點職業在裏混著，將養你底 酬豐，從不肯做壹點便宜他人，有益社
 身體，不必忙著回去……青年界，智識 會的事。像我們這種人，社會上也不珍
 份子不為不多，然而都把自己底那些零 貴我們，我們還不自己珍貴自己嗎？所
 碎智識當做專利品，而且要出力少，報 以，我希望你老實注意自己底健康。」

雲南婦女戰地服務團行

適齋

淞滬淪陷，南京不守，
 大河南北、長江左右，
 妖氛瀰漫逼倭醜，
 華族存亡繫此時，
 四萬萬人齊怒吼，
 吼聲非僅發健兒，
 蛾眉倒豎及閨婦；
 卸卻蘭妝、穿戎裝，
 走出閨房、跑上戰場，
 戰場將士多負創，
 裹創傷愈須再戰，
 救護無人反倉皇；
 滇南女子心惻然，
 長征萬里赴前方，
 吁嗟乎！
 誰謂弱女子，
 今亦圖自強！
 華族號共四萬萬，
 男女個個俱抗戰：

「在這種社會 怎麼會令人健康？
我底心要爆炸。」



「吃牛肉去！」

「好！」

我們漫談著國際情形，國內黨派的
對峙，走到牛馬路裏去。

★ ★ ★

他的病果然漸有起色，到了舊曆新
年就能大踏步地在街上走逛，走起路來
頭總是低着些，不多看左右的人。

枕頭兩側，也漸漸堆起書來了。他

常歎氣似地說：

「不看書真是不了事啊！可惜現在

看書，腦力不能持久。」

「你平時喜歡看些什麼書？」有一次

我問他：

「凡是新智識方面的書，無不政治

經濟的論文或文藝我都喜歡看——尤

本質的差異。

一陣涼風掠過來，吹得腹內的車輪

在響 我乘此岔開話題，約他：

「你未免太脆弱了，地獄社會的內
容，你還不會完全看透哩！就這樣急燥
了嗎？」

「你太過於世故化了」

「啊——這已經不用再辯明了，這是

男兒上前綫，

視死如歸無顧盼；

女子任後面，

救死扶傷到醫院，

抗戰分工成視此，

社會政治新組串，

分工合作盡所能，

團結一心無渙散！

最後勝利唱凱歌，

國旗光輝拂雲漢！

抗戰歌有序

石父

廿六年七月七日，倭奴復在
蘆溝橋開聲，蓋欲貫徹大陸政策
意步乎？我方沉着應戰，感奮絕
倫，爰作抗戰歌，壯我國魂！

怒冲霄、毗欲裂、

九一八恥猶未雪；

七七又來開變端、

吾輩惟有鐵與血！

抗抗抗!!!戰戰戰!!!

吾輩惟有鐵與血！

爲喜歡看戰爭小說如像「鐵流」「毀滅」和

「八月的鄉村」；它能給人以充實，堅固

，勇敢的人生——我同詩人沒有緣，我

也不會作歪詩，尤爲討厭青年詩人，他

們用幻像來觀察一切，不豎立生活路線

，不打掃自己底內心，顛著身子走路，

自命不凡。」一種疾惡如仇的憤怒，從

他底臉上噴射了出來。

「詩人是用另一種方法指示人生路

線的，如德國的哥德，帝俄的普式庚，

英國的雪萊，用他們底詩喚醒他們底民

族。你所罵的並非真正的詩人；那是才

子派的小詩販。」

「哈……哈……」他發出一種粗大的

賞心的笑聲。

元霄節後，我受了朋友們的催促，

齊抗戰、快快起、

一致精誠抗到底；

毀家紓難電紛紛、

後方民衆相繼起、

抗抗抗!!!戰戰戰!!!

後方民衆相繼起!!!

大團結、平外患、

萬衆一心赴國難；

中原不有降民族、

死贖一人還要戰、

抗抗抗!!!戰戰戰!!!

死贖一人還要戰!!!

除漢奸、振國威、

殷汝耕輩是罪魁；

喪心病狂大不韙、

不殺此輩實可危、

頑頑頑!!!戰戰戰!!!

不殺此輩實可危!!!

絕仇賀、保財源、

士農工賈起相聯；

赤心結成堅壁壘、

不容仇賀入中原。

緊緊地抓著，腳要死勁地立著，隨時都是一面指謫，一面動手去幫我整理馬上的。是提心吊胆的；車子的響聲把一切的聲音蓋住，你想互相交談。到了店家，洗臉，吃飯之後，就呼呼地睡了。

就這樣地過了兩天兩夜，算是到了下關。他，要打坐著等別同伴；我是第二天就要啓行，雖然還有一晚間的相聚機會，但因我們各人都要寫信，找人，究竟也不會得談過什麼話。

第二早晨，趕馬人牽了牲口來——同來的五個人中，祇有盧和我先行——我們置了馬鞍，搭好服箱，吃著飯。他大步地走了進來，聳起眉頭，端詳馬上的服箱……「蹬高了……肚帶也鬆……」

「此就分別了！」
我走得遠了，回過頭去望望，他像木椿一樣地立着，目光如炬地望著我，見我回頭，便點頭微笑。
——這個笑的痕跡，怎麼今晚格外的服箱……」

苦 茶

岳軍

頑頑!!! 戰戰!!!
不容仇賀入中原!!!
驚如雕、捷如鷹、
我國自有飛將軍；
掃射敵機紛紛落、
如雷炸彈破敵魂。
頑頑!!! 戰戰!!!
如雷炸彈破敵魂!!!
怒如獅、猛如虎、
赤膊將軍真神武、
縱橫彈雨槍林中、
大刀殺賊如殺鼠。
頑頑!!! 戰戰!!!
大刀殺賊如殺鼠!!!
收失地、平敵壘、
重新山河雪國恥；
斬盡敵人唱凱歌、
血花璀璨民族史。
頑頑!!! 戰戰!!!
血花璀璨民族史!!!

抗戰小曲

艾而

這小城，雖是被橫斷山脈隔絕在外，但使人覺得中華民族到處總萌芽着生機。

爲要趕赴風儀搭車進省集中受訓，東方剛放微明，我們就踏上征程。

店家跑來告訴我們，山下的路又被水

冲了，須得繞過下邊那個嶺崗。坡愈

來愈陡，路在崎嶇的夾漈中盤旋而上

，不怕黎明時有些薄寒，此身全已充

滿熱氣。一路紫羅蘭，使我想起兩年

前初次出鄉，不五是紫羅蘭花開時，

爬着這個嶺崗？同行的 MAW 到

省還對我有所囑託：當他們掙通山頂

，在賣茶的老奶奶處吃過茶後，摸摸

口袋，却已空空如也；他們交代給賣

茶的說：

「老奶奶，我們底茶錢待後來的夥
一件付罷！那團團的胖子就是。」

「不相干！錢不便可以！」

伊很乾脆地答，還指路給他們說，

由山兩岔去過河才走得通哪。我到後，

吃茶、付錢，伊也照樣指路給我，却未

提起夥伴的茶錢正待我付呢。MAW

考取憲兵團離省進京，注意囑咐我：別

忘記陪還漾鼻坡頭那老奶奶底茶錢。

之後，省鄉幾度往返，但都跟著被

水冲得河東河西，忽上忽下的路繞，宿

願未償，內疚日深；而今首都陷落，已

快三月，AW 杳無音訊，M 失敗回省

，又投入軍隊裏去了。

山頂矗立著的茶屋幸而無恙，

老奶奶一張乾枯的臉還強撐着歡迎

此曲原編有歌譜，因排版困
難，故刪去，又取其便於入
譜，故歌詞極通俗。

海上妖風、激動波濤、

來了倭奴賊強盜。

鐵甲與鋼車、飛機和大砲；

燬我屋舍、炸我同胞；

慘酷無人道、

欺人太甚了！

心頭恨、萬難消、

起來四萬五千萬同胞！

齊心來抗戰、殺敵要趕早；

鐵血男兒、有仇須當報、

趕赴沙場立功勞、

中華萬歲呼聲高！

感 時

俊輔

中原何日掃機槍？

鼙鼓聲高動夕陽。

百戰乾坤成感慨；

六朝金粉付蒼茫。

瘡痍滿目英雄淚；

客人，只頭上的白髮越更透頂，兩眼也昏昏欲睡。約莫七歲左右的一個小女孩幫着伊斟茶、送凳，呷着胡香而回味的茶，我問：

「老奶奶，你還記得兩年前有一天幾個青年吃了茶後沒有錢付嗎？」

「記不起拉！上路人太辛苦，一杯苦茶算甚麼！」伊昏花的老眼擠了擠，輕輕地繞著頭說，

「謝謝你，他們要我來陪送你！」我送了一張小角票給伊。

伊略一猶疑，說：

「啊！我收着罷！你們真是好人，要當官才對，你們都是學堂裏的少爺嗎？」

「不，我們是吃糧的——□□縣的志願兵。」

他親切地問。

「要打日本去嗎？」

「是的！」

「這年頭已經夠難過，那裏還當得起亡國！是嗎？孩子們，我家大寶

前次就同六十軍出發了，你們去，會在一塊，說把他遇見我拉！」

「可以在一起……」我們漫應着伊。伊怎料及東戰場、西戰場、北戰場、處處都流火哪！

「客人常說的，被佔去的地方，男的殺，女的羞，老人孩子都不免！」——「獸！」伊像家人母子似地向我們說，「干及要告訴大寶，別挂家！我是早晚的客人了；媳婦同村裏人去幫着修公路，大脚大手的；他底阿囡也長大了，為我招拂得水。年青人為著家裏老小，戰場上要下點勁呀！……」伊拉過提著開水壺的小女孩來撫摸，孩子黑圓的眼珠在閃爍著生之恐懼。

——年青人為著家裏老小，戰場上要下點勁呀！……多麼沈痛而嚴肅的叮囑。我們要告訴大寶，我們要告訴前線或後方的每一個救亡將士。

臨行付錢，他堅拒不受，說：「孩子！就當它做送行酒罷！只杯苦茶。」

都市為墟劫火場，
退日揮戈休餒氣，
犁庭飲至搗扶桑。

贈嘉藝師弟

禾書

燃燒起青春的火焰，
去掙扎、奮鬥、追求，
使人生如像鐵匠底砧，
被鐵錘打透。

祇要是天真地
都是合理的，
這時代的一切，
屬於青年自己。

有些人當結做朋友，
有些人當看做仇敵；
去！

莫感傷、莫畏怯、莫懷疑，
要如獅如虎地到青年羣裏！
莫要叫長輩們稱一聲「乖子弟」；
這世界已經不是他們的。



漫談戲劇

艾而

文藝作家具著最敏銳之時代預感，故偉大的文藝作品每每成爲時代的預言；把這話再說得明白些，或者竟直截了當地搬弄一句新成語：文藝是社會的反映，同時也是社會進展過程中之嚮導與宣傳。

根據一個社會學上的鐵則，某種樣式的不宜將其端到了場面上來的。

式的社會必然產生出某些文化產品，當然戰時與平時所必有與所需要的文化事件完全要異其性質：把歌舞昇平的雅樂拿在暴亂時代裏演奏，這只足以見其迂腐與不切實際；何況，就我們眼前的實際說，國難到了一般地步，幾凡有閑階級者們之輕鬆享樂與執持行爲是萬萬

件下，便產生了優孟衣冠一類的人物。此類專供貴族者們逸樂的人物，當然他底社會地位是比諸娼妓未見其能高出幾許的；以卑賤的人物去從事的業務，此項業務在一般人眼中的價值當然不會提得有多高；戲劇的價值就如是之被歪曲了。然而也用不著幫戲劇的本身惋惜，那是因它出生在封建社會，故不能不如此。封建社會裏的東西那一件不是貴族們御用的呢？

可是，時代的大流隨時洗滌著世界使社會翻新，戲劇到後來也乘機翻身而起另獲得其本身之上新價值；這以後，它可以不專作某種人物底消閑品，它會應時代的需要而表現其本身對於社會所應具的意義及價值，它會和詩歌小說

用以逸樂他自己，於是在所謂閑的條

(二)

一樣，利用人類底同情心激起社會的情緒來向著新時代的大路前進。這話的意思是說：新的戲劇不是靜止的古玩——宮院裏御用的淨閑品；而是動蕩著的、激揚著的、在革命進行中盡其社會的能事，將人類拉攏起來、團結起來、共同前進之那力量。

我們眼前是處在一個生死關頭之非常時期裏，因之，社會上的任何東西都應該要適應著此非常需要而建立起來，也要能適應此非常需要的東西才算是有意義的東西。然則，我們眼前也需要戲劇，但所需要的不是鑼鼓披掛、絲絃胡琴之皮貨或襲襲，而是能激發起民衆情緒、推動著社會向活潑的路上去的表演。

這就是——尤其是戰時所需要的戲劇。

戰時的一切都是簡單而又直截了當的，戲劇也不能例外。

故，戰時戲劇不必需要一個舞台，爲了救亡，羣衆們集合在廣場中高呼抗戰，用講演宣傳等方式激發起

這一線內的同胞，佔在抗敵的立場上，各人準備應得的犧牲，挺槍前進，到了前綫去，縱然流到最後一點血，抗戰的情緒依然狂熱地在我們身上跳舞，這是最偉大的戲劇，最有價值的表演。

雷雨在騰衝表演

禾

「雷雨」是繼魯迅底阿Q正傳，茅盾底子夜被稱爲世界文學名著的，所不同者，前兩種是小說，後一種爲戲本，在作風上、在結構上、在時代的表現上，它比田漢、洪深諸人底作品更偉大、更真實、更具體。據我所知，這戲本祇有在南京、上海和日本的

東京三處上演過，三處都得到觀衆底好評——豈止好評，凡看過的人，無有不被戲中人的表情攝住，而感覺到一種酸溜溜、辣咀咀的味道的。

我之認識「雷雨」是在去年十月間，隨越簡師舉行募捐游藝會的時候；這偉大之戲本居然繼南京、上海之後而

在戲院出演，那完全是由於生勉古琴家們太過於熱烈地愛戀它的原因。

先前，他們就煩煩二次地提出公演雷雨的意見，但都因為顧慮到戲情內容將為現社會了解不相宜而被拋棄。

然青年底欲求是無法阻止的，想到那裏就要做到那裏，在雷雨被拋棄的時候，什麼劇本他們都認為不對。我們怎麼可以讓青年底火熱的情緒冰冷了？於是又轉回來決定公演它。

奇怪！這劇本有妖怪一般的魔力，公演的時候，許多難客，老人，孩子都被它吸住了，全場肅靜無聲，如像真地震駭在雷雨之下一樣。

我細想所以得到這種空前成績的原因是在那裏呢？第一：由於演員們

對於劇本有了深刻的愛和認識，他們能抓住劇中人底個個身找出劇中人底

表情與根源——脚色之配搭，也是非帶合格，勻稱，演四風之生勉，演繁漪之古祥，演魯媽之劉勿異先生，他們都替戲中人流下了傷心的真實的眼淚，這

就足以叫即使對戲中情節不甚了解的人受了強烈之感動。第二：因為戲情本身是一段逆倫故事，內容充滿著反抗，追求的力；結構方面，又極緊張、奇突

，把二十年之悲、歡、離、合集中在半個日夜之間表出出來。在今日這樣麻木的社會裏，驚人情節，才足以刺激觀衆的心，像如「父歸」「哪拉」那一類叫人靜

中去探討，回味的戲，是已經如陶淵明底詩一樣，不再有人能夠領略。因為社

會心理已經騷亂，要強烈的刺激才能引起反應，祇須看有些人常常喜歡聽

驚人之污穢的謠言，而能博得大眾之稱賞與關心，就可知現時的社會人心是怎樣地不耐煩平靜啊！這兩個因素使雷雨的演員們在臨戲得到優待的功

功。可惜的是這戲本是抗戰！在作品，中國之社會情況戰前與戰後有著顯然分別；所以，在現時而如像繁漪

底不幸，魯媽底可憐，周萍底煩惱，周冲底幻想，四風底蒙懂天真的人生，都不成其為問題，而被時代的車輪

粉碎了。而今的時代，已經是魯大海底時代，祇有魯大海那個人生，才足以應付現時。環境，可惜在劇本上還不會指出魯大海底下落，而周冲演的

雷雨，也是魯大海了。這很難怪，因為魯大海之人格表情非我們山國所有，演員無從摹仿，憑著一顆軟弱潔素的心，怎能把魯大海演得好呢？但演繁漪者却很成功，能哭，能笑，能婉轉，能潑辣，能追逐，能放棄，能慈愛，能殘酷，能開豁，能陰險，極端地表現了瘋狂，騷亂的情緒，不是平凡無素養的演員可能勝任的。

致於劇本本身乃是戰前時期底優秀傑作，具體的反映戰前將要動亂的社會。繁漪底心是千千萬萬被壓迫，失意的女子底心，然而，他已經起了反亢作用——不過他把生命的趣味，專一寄託在周萍身上，這是自己跌進羊坑。他不聯合一切的女性從新建築

婦女們底生活；強烈之憤怒，強烈之反抗，不用之以對付整個的社會，而僅以之對付周樸園一人；白熱化的愛情，不以之去愛世上一切英發奮進的青年，僅僅迷戀一個享福的畜牲，無生命威脅的自利主義者，一個軟骨動物——周萍。

這本來不能歸罪於繁漪，他是被資本主義家庭禁錮者不能接受外面的光明；他不知道此外還另有人生；他沒有機會接觸周萍以外的第二個青年。周樸園是一個快要沒落山權威者，正象徵著資本主義底一切主人，他那種橫強而力，是他成功的原素。但無論怎麼橫強，總逃不過時代，他底兒子如魯大海如周冲都在反對他了。他自認為最美滿之家庭，裏面却包含著不可告人之穢史，而且在利

那間就要發生悲劇；他的最後下場也只好喊天！四鳳是一個天真可愛的女孩子，不知道人生是什麼，癡心地愛戀小主人，照著他母親的足跡走去。不知周萍之愛他，祇是把他當做別有風味可消煩遣悶的東西。他拒絕周冲的愛去愛周萍，無非是周萍在愛的騙術上高明些，誘惑力量大些。他騙了繁漪，又要騙四鳳，使繁漪四鳳都死心踏地地愛著他。這種變男怨女，在明眼人看來比繁漪還要可憐萬倍罷？其次，我要提提魯媽，他有一個很好聽的名字叫「梅侍萍」，他有中國古詩人溫柔敦厚的情操；他犧牲自己，脫離周家，成前主人的門第光榮；他一生顛沛，遇人不淑，歷盡淒涼，窮困的

生活，却不會稍微損壞着他那恬和慈愛的心；他對於遺棄他的負心人，不用仇人相見分外眼明，報復手段，反而周全他，諒解他。他與酗酒賭博的魯貴成爲夫妻，真是天間平事。他是中華民族女性中正統遺傳，也可以說是優秀而崇高的典型，也可以說是被奴隸被犧牲的弱者。我想，這種美德祇適宜於平等社會環境之下才有它底人生價值。在被壓迫之下，在不平等待遇之下，這種性格的人，祇是成爲悲劇的主脚而已！比魯媽更令人可愛的是周冲，他有對人類的同情心，有光明純潔的愛火，有優美樂觀的理想，有萌芽的朝氣。然而他祇知盡人生底一面；他不知道世上也有艱難，也有醜惡。這種從單方面幻想的人生，縱然優美，終要幻滅。致於魯貴，那不過是在金錢萬能的社會之下，被生活壓迫，又失於教養的市井小人而已。在戲中不甚重要，借他底嘴敘述周家底家庭，彷彿紅樓夢上冷子興演說甯國府一般。總之：戲中這八個人——周樸園，繁漪，周萍，周冲，魯媽，魯貴，魯大海，四鳳——是代表了戰前社會人物的八大類型。在今日，這些類型的人，有些在發育滋長；有些被消滅淘汰；有些正在轉變同化中。

在全國一致動員抗戰，社會意識形態已經大大轉變的今日，我們爲什麼要來咀嚼回味這種非當務之急的玩藝兒呢？我以爲這劇本有一種不朽的價值存在着，而且我們還非常需要它，那就是：它裏面滿蓄着一種生命底力，它能令人緊張，能令人狂熱，使人們受慣些驚駭，學着些憤怒；如魯大海那種慷慨激昂堅貞勇邁的氣概，因然爲一般青年們底標準模範人物。即繁漪底如飢如渴的追求，魯媽底綿綿不絕的掙扎，周樸園那裏面橫強的風範，都有生命底力發射。在今日我們後援區域的社會裏，一切一切，都是曠曠曠的，做惡事的人，全待看只是藏頭露尾，放冷箭，使陰謀，當面恭維，背後毀謗，即正人之輩，也少有敢挺胸露面的；都是些既不得罪人，也不同情人，八面玲瓏，四方討好的超然主義者，對於艱難，不快意的問題，

(六)

連正眼也不敢看視。這病根就在缺乏真實的力。有誰能像鬚鬚那樣不顧一切的追求，反抗？有誰能像周撲園那樣虎虎有生的精神？大家都是溫涼，平和，滑頭，取巧。這種氣魄，這種態度，怎能担負時代底巨難呢？我們現在口口聲聲要作後援工作，要喚起

民族精神，要組織大衆，倘不從生命底源泉上去增加些活力，那不是依然敷衍了事嗎？所謂五分鐘的熱度，所謂虎頭蛇尾，也就是爲缺乏真實的力的原故呀。『雷雨』不朽的地方，值得我們咀嚼的地方就在這一點。

關於中樂之研究

芷谷

此家五叔於戰前自蘇州寄來一函也。家五叔研究中國古樂，幾二十年，初在雲南，即善操琴；民十六赴滬，供職某部，未幾，退寓海上，專攻音樂及文學，又未幾，轉遷蘇州，從陳石遺章太

炎兩先生遊，于是文學之道愈專，音樂之技愈嫻，因在蘇組織雲雷音樂社，專研究中國古樂。適國聯調查團來華，某團體在滬開會歡迎，家五叔被邀到會，演奏七絃琴，博得全場喝采，掌聲雷鳴。中國古樂

不聞於世也久矣；今由家五叔之研究而公開演奏，如發響振聵，爲世驚譽，一時中外報章，競相登載，中國音樂之價值，陡然增高，復爲世人所認識。有此意外之成功，家五叔對中樂之信心尤篤；乃於技術習練之外，並從事音樂理論及中樂整理之工作；爲研究中國樂源流及其衍進線索起見，乃於去春在蘇州召集南北僧道、開一盛大之音樂會，同時函命生莊代爲搜集夷樂材料。吾鄉有洞經調，其源流所自，無從稽攷，就其經典所呼靈號而言，當爲道家之物，然所用樂器，皆非中國所固有，而樂調平板單純。

與中國古琴調亦異旨趣、必係西域所產、於某時期隨同佛教經典東來、爲道家所剽竊、而譜入其經典之內、輾轉流傳、散於各地、今且失其所自來矣。生莊幼時、好奇習此、曾將其長短樂調凡十餘曲、練習甚熟、今事隔廿年不彈此調已久、奉家五叔函命四抄譜寄蘇、藉資研究。舊調重彈、尙能彷彿記憶、因約某當年會友(洞經會友)來、由其亨腔、生莊則依腔翻成簡譜、抄成一書、附加個人意見、寄往蘇州；此函即家五叔收到抄譜後之覆示也。

來性質、然對於中樂之理論的與史的研究、已示可靠之門徑；故將原函刊印於此、用作同好者之參考。生莊謹識。廿七年三月廿三日。……近年學術界，頗有新的動向，一切國故新知，皆有人整理，獨於音樂，最爲缺少。此學勿論在任何國家，任何時代，任何民族，皆佔學術界之極大領域，而又爲最高美之藝術。余於此道，好之數十年，但恨未能專攻；近年在京滬各地，時與中外音樂家接觸，頗欲急起直追；雖年歲已長，自量才力，未必遠後於人，將來努力爲一音樂理論家，實非至難之事，特患助手同調太少耳。近在蘇檢討之惜道及民間歌曲，歷時一週，頗引起社會之強烈注意，將來或將成一種研究風氣(以平民音樂爲對象)，亦未可知。僧道各有數派，大抵非伊

關係即龜茲系，而皆出於印度。若詳細言之，須撰專文，始可董理；今略就樂器、音程、音色、管色等考之，皆宋以來之遺式，(與隋唐五代諸樂迥不相同)與古之十二律呂及魏晉間之清商三調皆無涉；其實言之，則今之音樂，已混花部(皮簧梆子)、水磨、崑曲等腔爲一大雜拌矣。隋唐廿八調，至唐中葉，僅遺九宮及少數七調，(七角、七羽、七商等，每組只一二調而已)；降至南宋，僅遺七宮，今則並七宮而不存。崑曲所用笛調，與宋元並不甚合；現所通行者，厥惟西皮調(在胡琴爲工四調)、二簧(尺合調)、小工調(六上調，即二簧之反字，故名反二簧)、梆子及其他秦腔(即工四如西皮三種而已)；此三種者，求之諸樂管色，皆不能完全符合。

故就學理言之，可作歷史時階段分期研究：

- 一 周秦古樂期；
- 二 兩漢轉變期；
- 三 魏晉清商；
- 四 隋唐燕樂；
- 五 五代宋初佛曲道調；
- 六 金遼以後院本雜劇傳奇；
- 七 花部喇與期；
- 八 今後之動向。

以上八種，不過信筆寫來，示其大要而已。至其研究之途徑，當從積極、消極兩方面：天文、律、度、量、衡、算數、物理等，消極方面也；古器、古籍、比較音樂學、樂制、樂理、製器等，積極方面也。由此觀之，欲求整個制作，實非一人一時一地之能力所可勝任。今之西樂可謂極學術之能事矣；然人工過精失之轉遠；如鋼琴之廿四平均律已漸為歐洲學者所不滿；至演奏方面，因過重和聲之故，頗有削足適履之嫌，以其減調就音，

（今存者僅長音階短音階兩種其他皆不用，）違背自然之天籟也。夷族樂調雖簡陋，而表情極真，最有活潑之生命；况音樂本為藝術，發乎情者為上，理知過多，則感情之成分少矣。凡一時代必有一時代之音樂，由音樂之變遷，而文藝亦隨之變，觀於歷代詩歌、文學、戲劇之不同，可知全是音樂在幕後主持之故，音樂為主體，而非文學、戲劇為主動也。一民族必有一民族性之特徵，由其特徵之各異，而知發抒感情之形式截然不同；不過文明人表現之手段較高而已，斷不能奪野蠻人之魄，而易之以文明人之魂也。準此原理，雖謂文野並駕，亦無不可（此就情感而言，若就理性意志而言自當例外）。詩經十五國風，及各時代之俗曲俚歌，皆真摯可愛，一入學士大夫之門，則藝術漸退化，再進而入帝王之門，則藝術死滅，而新興者又代之而起矣。崑曲至美也，至其末流，適為俗俚之花部腔入續其大統。今中西大通，花部漸趨式微，則新興之藝術

，已遂姪姪之時矣。雖然，理知之學術，無疑地整個接受西洋文明，而感情之藝術，西人不能越俎代庖，以為我謀；由其民族性之不同，有如東西人之面貌也。又如簧皮梆子，在皖為徽調，在川為高腔，在滇為胡琴襄陽，在廣東為粵調，同一弋陽腔也，在北為四平調，在滇為勾腔（即戈腔，乃弋字之誤）等，洞經調同出於北平之白雲觀，流至某省某地而皆變；即如雲南省內，昆明、太和、鶴慶、文山等處，皆有玉江風，然奏法各各不同；此中理由，蓋可長思矣。來函謂：道調受佛曲影響，而佛曲為印度系；云云；其說甚是。但媚神樂，中國自古有之，如楚辭九歌，詩經大雅頌亦屬此類，非盡受佛教之洗滌也。琴雖為單音樂，但組織極完備，凡周秦以前先民之音樂理論，可不想像者，賴有琴在耳……

廿六年四月十九日蘇州



特載

騰越簡師對時局通電

(節略)

竊以天禍中華、倭寇披猖；侵略我土地；屠殺我人民；毀滅我文化；摧殘我生產。五年以來、使我吞聲忍氣、茹恨含冤。東省淪亡、平津失陷、亡國慘痛、身受目睹。我同胞心猶未死、血猶未枯、豈不欲奮起殺賊、滿雪辱恥；特以大國風度、包與為懷、是用姑容忍耐、任賊所為也。

乃頑寇一意孤行、不知悔禍；師襲法西斯諦之蠻暴行為、掙扎帝國主義之最後生命、開世界大戰之端、毀正義和平之約、甘冒不韙、戎首是當。我嬰其鋒、首受其禍、忍無可忍、起而抗戰；數月以來、我忠勇將士、以其血肉之軀、與敵飛機大炮坦克戰車相周旋、犧牲之烈、死亡之衆、為有史以來所未有。我統帥蔣委員長、以羣衆之領袖

、黨國之干城、帥領師士、親督抗戰；士卒用命、上下協心。然敵人舉其全國力量、挾最新式之機械化部隊以臨我；淞滬既陷、首都陸危；江南平地、明知難守、猶不能不勉盡人事、顯示我黃裔華胄、大漢民族、明恥善戰、不屈不撓之精神。故江陰失守、損失無算。敵軍既圍集首都城下、我統帥猶在危城中指揮殺賊；將士具必死之心、儒夫有起死之志。卒以腹心受迫、禍患已深、危城困守、無補大局；為謀持久之抗戰計、忍痛犧牲；乃將首都放棄、蓋猶不失為壯烈也。

善夫！蔣委員長之言曰：「我首都遷渝、則南京已喪其政治上之重要性。」然則放棄南京無異于放棄普通之一城鎮也。十七日晚、吾人又得於收音機中、恭聆我委員長發表告諭民衆之宣言、懇摯沉痛、正義凜然；益知我軍之退守南京、實為有計劃之戰略。夫戰爭原理、有進無退、尺寸之士、貴須保全。然此理可用于普通時期、不足以應于非常事變。蓋好勇鬥狠、無所取材；鄙夫之勇、勇而無謀。大丈夫能屈能伸、剛柔相濟；豈徒逞意氣之勇、不問代價、而作無謂之絕大犧牲耶？事至于不可為之時、即宜釜沉舟、孤注一擲、以斬最後之一逞者有之矣。但若雖覺難為而尚有可為之際、則犧牲其小者、顧全其大者、十君子忍辱負重；謀國者貴有遠識、誠以此時所遇之挫折、實為他日發揚之根基。只須人心不死、壯志凌雲、義之所在、正氣磅礴、掃蕩妖氛、終有其時。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况

我中華民國二十餘行省、我大漢民族四萬五千萬人，人人一心、同仇敵愾；三島蝦夷、其胡能逞！

夫法西斯諦之徒、暴戾恣睢、如出廢狂牛、其鋒難當。然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故其戰略在速決勝。苟能持之以久、矢之以恆、所謂抗戰到底、犧牲到底、避其鋒、抑其氣、分其力、乘其虛、當進則進、當退則退；試問彼有多少人力？長蛇封豕、適足以見其愚而貪也。

且南京非攻守之地、考諸歷史、事迹班班。今我以戰略關係而放棄之、對於抗戰前途、實無所損。雖然、南京、我首都也、致淪敵手、恥孰甚焉！吾人必須維護我民族之人格、之名譽、則不得忘會稽之辱、而知所以興奮矣。

本校僻處天末、距中樞最遠、消息傳來、氣憤填膺；爲抗戰前途求取光明計、誓以至誠、擁護領袖、擁護統帥、並信賴中央一切抗戰決策。謹此通電、敬希鑒察！

廿六年十二月廿二日（養）

雲南省立越簡易師範學校 女生縫製棉衣慰勞前方戰士宣言

在所謂全面的抗戰工作已達到十分危急的緊張時局之下，而節令又恰恰地逢遇著寒冷的冬天，縱然江南，也刮起了刺人肌膚的冷風，也凝結著和紛飛著冬的信號的冰與

雪，這時，在凜冽的風雪中，我們底前方將士，正冒著嚴寒，爲了民族生存，而進行著光榮的抗戰。

他們是拚著性命不要，幫我們去抵抗用暴力來侵略我們的敵人，他們的犧牲很重，責任尤大，他們揹負著整個民族之榮辱的重擔，拿他們底血與肉去和敵人底炸彈敵火作硬拚。

戰事消息傳來就我而言是一天比一天不好，日內南京即使幸而可守也已陷入危險狀態中；這事態說明著我們底抗戰是一天比一天喫緊，前方將士更無休暇的機會，他們忍著飢餓，冒著寒冷，露宿在冰凍的戰壕裏；他們是太過地辛苦，而也太過地勞頓啊！

他們說來算是盡了國民應盡的責任，而我們，一樣是國民，但試問，我們盡了國民應盡的責任沒有？我們始終居在後方，既不消聽敵彈轟炸聲，也不必受戰事的影響而轉徙流離，白天仍有兩頓飽飯可喫，晚間仍有一張棉被可蓋；我們底生活是安定的。但這安定不能不使我們慚愧，因爲我們們心確有些對不住在前方之生死線上勞苦著的將士他們。

我們是女學生，我們之愛國心並不敢後人，我們已認清楚戰時之我們的責任。新時代的女性應該担負起和男子一樣的工作，冲上前綫去也應該有我們的一份；不過，當我們底身子尚不能離開後方的時候，我們只能做一點後方

之我們所能做的事件；這樣，我們是決定了縫製棉背心五百件寄往前方，讓辛苦著的將士們披在身上，聊以禦寒。五百件背心為數原是很少很少的，但這是各盡各心，我們現在只有做這一點工作的力量；如果我們底能力加強，而且機會上感到需要時，我們當然還要做比這個更為有用的工作啊！

廿六年十二月十八日

雲南省立法感節節 參加滇緬修築公路 告民衆書

同胞們：

我們以教員學生的地位、現在來參加修路工作、職務、近于越俎；有些人或者還會譏助我們說：當教員不好好教書、當學生不好好上課、丟了學校的功課不幹、而來做些非自己份內所應做的事、真非常人所解者。那麼、我們要答覆如下：

第一 這是義務工役、國難期間、凡屬國民、甚麼人都應該盡的。我們不要任何報酬、我們只問心之所安、責任要我們這樣做、所以我們就這樣做；我們為國家出了些勞力、這勞力的代價勿論多少、而在我們、已覺得對得住自己、對得住國家。

第二 自來我們底抗戰軍事節節失敗、海岸統已失去

十之七八、加以海口既被封鎖、則我們底出國路線便根本成了問題、西南通緬路線的打通為現下後方工作之第一急務、我們是西國的國民、修築西南公路、倘非我們努力、有誰努力？

第三 莫說我們是當教員的人、更莫說我們底學生也是學著要當教員的學生、我們不是水晶板凳上喫空心包子吃享享調的活寶貝、我們身內有血、我們底血很熱、爲了抗戰、爲了救國、提槍擲彈、沖鋒向前都來；何況所提的不過鋤耨、所擲不過土塊、沖大路之鋒、向黃土之前、我們怕什麼？

第四 勤勞可以鍛鍊身體、苦難可以磨勵意志、人生而不受過風吹日曬者、那無異是太太小姐粉盒中的麵人、終日討生活于婦女人之撫玩中、那還有甚麼人氣？我們是男子漢、我們是大丈夫、我們要做工、我們要修路、我們在勞苦的實踐裏去體味出人生的真義。

於是、我們要轉過來勸告大家同胞：語云、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我們聽了這警語、豈得不於巢尚未覆之時、趕作修築工事呢？須知這是自我全身之最要法門；就眼前後方情形說來、修路即所以抗戰、抗戰即所以保國、保國即所以全身。

此時而言鐵路、經濟上的運輸、已落第二義；軍事上的運輸、才是這題目之頭一着；要我們底軍用品能向外國

(三)

購置運回備用、使接濟充分、惟有快快打過鐵路、直達仰光以出海、乃是此時之我們底命脈。

最後一句、我們是努力了、望同胞們更一致地努力！

廿六年十一月二十日

邊地服務團出發宣言

我們覺得做現在的中國人是誰都不得安穩的。原
因是我們底當前事實很嚴峻地擺在這裏。最重而危險之國
難警告我們不得不振作興奮。只要在可能範圍內，在有
辦法可想的時候和地方。我們便須盡我們底能力去做些對
於社會有益的無論甚麼事。又因為我們向來都是做着文化
工作的緣故，我們到現在所能做的也只是文化工作。平時
我們很不容易離開我們底工作地點，所以只好利用寒假期
間，跑到邊區各地方去從事於宣傳工作，將我們底文化工
作普遍到和擴張到我們平時所不容易去到的各地方：這
是本團所以組織起來之唯一理由。

至於我們底工作範圍大致可以分成下面三點：第一、

抗戰中之宣傳是自動勿論前方後方都迫切感到需要之工作
。戰時宣傳委員會的組織是普遍在全國的任何一個地方。
我們就是要負起此項使命跑到邊地去喚醒和激起民衆底抗
敵情緒來。第二、過去對於室內教育之經常工作做得太多
了，使我們感覺到將教育方式作一次改變之嘗試必要。
我們相信循環教育或臨時露天講堂對於民衆教育所收獲的
效果一定比室內教育好得多。我們就要在如是之嘗試裏去
發現教育之新經驗與新事實；用作我們後來辦事之幫助與
參考。第三、邊民的耳目當然較之內地人民的蔽塞。我們
要攜帶著些文化上之新的禮物與贈品去獻給邊地同胞們，
使他們知道現在是什麼時代和此時代有著些什麼東西。

本團是由華僑領袖贊助組織起來的。又對簡師一個學
校的力量稍嫌單薄。於是聯合龍神縣政府、縣黨部、敵抗
後援會共同組織而成；當初本擬定名為龍神邊地文化宣傳
隊，後來對於這村定名所帶區域色彩太過濃厚，因改做邊
地文化宣傳隊，這覺得這名稱標明文化宣傳，方面太狹，
最後才改定為邊地服務團。意思是：除作文化工作外，還
想做上一些跟文化有關而不屬於文化範圍以內的事情。

廿七年一月十五日

晨 叻 創 刊 號

編輯者 李生莊
 出版者 雲南省立越簡師範學校
 發行所 同上
 印刷者 騰衝華光印社

騰衝分售處：
 新文化書局
 時代美術社
 象徽美術社
 春茂和書館
 和順圖書館
 緬甸：
 仰光：張岑達
 瓦城：仲猷
 仰光：仲猷
 昆明：各大書店
 各縣：各大書店
 局教育
 外省：各大商埠各大書局

本 期 定 價 每 冊 國 幣 二 角 五 分
 外 洋 四 角 安

我們們的信條

奮鬥起來
團結起來
工作起來
行動起來